

●序号 篇名

李序

自序

例言

御制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序

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文

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

御制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纪事语

命于台湾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诗以志事

福康安奏：大剿诸贼，开通诸罗，并进攻斗六门，贼势溃散。信至，诗以志慰。昨改赐诸罗县名为嘉义。合县士民守城之忠，实堪彰善也（丁未嘉平月之中澣御笔）

福康安奏：攻克大里杙贼巢，诗以志事（丁未嘉平下澣御笔）

福康安等奏：攻剿小半天山贼匪，并围截贼首情形，诗以志事（戊申新正御笔）

福康安奏报：攻克斗六门，诗以志事（丁未嘉平御笔）

集集埔之战（己酉新正上澣御笔）

福康安摺奏：生擒贼首林爽文信至，诗以志事（戊申仲春御笔）

大武之战（己酉孤春上澣御笔）

枋寮之战（戊申新正御笔）

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至，诗以志喜（戊申仲春下澣御笔）

大埔林之战（己酉新正御笔）

福康安奏报抵厦门登岸，并巴图鲁，侍卫等皆平安渡海，诗以志事（戊申季夏上澣御笔）

赐凯旋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等宴，即席成什（乾隆戊申孟秋）

纂修职衔

彰化山川全图

彰化县城图

彰化县志目录

彰化县志卷一 封域志

建置沿革

星野

疆域

山川

形胜

海道

潮汐

风信

气候

彰化县志卷二 规制志

城池（寨附）

官署（公庙附）

仓廩

街市

保（庄社附）

津梁

水利

驿传

蠲政

养济

义塚（封茔附）

彰化县志卷三 官秩志

文秩

列传

政绩（殉难附）

彰化县志卷四 学校志

学宫

崇祀

祭礼

泮额

书籍

书院（社学附）

彰化县志卷五 祀典志

坛祭

祠庙（寺观附）

彰化县志卷六 田赋志

田赋  
户口（番丁番饷附）  
杂饷  
耗羨  
支运兵饷米穀  
存留经费  
彰化县志卷七 兵防志  
兵制沿革  
营制  
陆路兵制  
水师兵制  
军官  
列传（殉难附）  
屯政  
彰化县志卷八 人物志  
选举  
行谊  
封荫  
耆寿  
军功  
义民  
隐逸  
流寓  
技术  
列女  
彰化县志卷九 风俗志  
汉俗  
番俗  
彰化县志卷十 物产志  
穀之属  
蔬之属  
蓏之属  
果之属  
木之属

竹之属

花之属

草之属

药之属

畜之属

毛之属

羽之属

鳞之属

介之属

虫之属

货之属

币之属

彰化县志卷十一 杂识志

兵燹

灾祥

丛谈

彰化县志卷十二 艺文志

奏疏

札牒

书

议

序

告示

引

文

说

纪

记

诗

书后

●李序

邑之有志，所以正封域、纪山川、述政教、详人物也。邑之建置，百有余年矣；而志乘未有成书，是亦守土者之责也。

辛卯、壬辰间，余承乏兹邑，适临桂周君卸县事，来主白沙讲席，于考课

余闲，辄相与广搜遗典，博采旧闻。凡有裨于政治者则书之，有关于风化者则书之，有以资他日之掌故者则书之。书既成，凡为卷一十有二。总纂者若而人，分纂者若而人。周君前序详言之矣。抑余尤有感焉：修志难，修邑之志尤难。盖他郡之为是书也，率数十年而一举。为时既近，耳目较真，故其书卒少遗议。兹则事经创始，谘访颇难，且自建邑以来，历年久远，闻见不无异词，遗漏在所不免。惟识者有以谅之。彰邑负山跨海，秀异攸钟。文治之兴，振振日上。所愿守土诸君子有以作某气而励其材，安知下邦文献不足媲美于上国也哉。是为序。

奉政大夫、福建台湾府鹿港同知、前任彰化县事、加三级，滇池李廷璧拜撰。

### ●自序

县之有志尚矣。彰邑于台郡虽宪纲居台、凤、嘉之末，然山川之磅礴、物产之富饶、户口之殷繁、人文之蔚起，不惟足与三县相埒，抑又过之，夫岂可以无志哉？顾自当日伪郑归诚，台地始登版籍，分为南北两路，更设郡县。北路自莺松溪以上，直亘鸡笼，统属诸罗县所辖。迨雍正元年，以地方窳远，首尾不能兼顾，乃割虎尾溪以北、大甲溪以南，另为设县。而大甲至鸡笼则置淡水厅焉。此彰化有县所由始也。迄于今百余年矣。草昧既开，文明渐启，凡经制规画，土俗民风，大非昔日可比，是乌可不志以备輶轩之采哉？

余于道光丙戌权篆斯邑，未弥厥月，即值闽、粤分类，被参罢职，濡滞侨寓，得就郡伯邑侯聘主讲崇文、白沙两书院，如是者有年。每与邑侯李君筠轩，公余之暇，谈及时事，谓台郡四县，台邑有志，凤邑有志，嘉邑虽无志，然从前诸罗旧志犹有存者，亦尚可考；独彰邑缺如，岂不亦海外巨区一大遗憾乎？李君曰：唯唯。维时郡伯邓菽原先生，亦以续修郡志，驰檄来彰，议捐剗之资，遂毅然以纂修县志为己任。寻奉省宪委署噶玛兰别驾，旋又署嘉邑，托君秋枰来莅兹土，欣然乐成其事；而又虑学宫年久倾圮，亟宜兴修，爰集绅耆于署而剗切商之，筹所以资经费者。倡议劝捐，该地绅耆及殷实有力之家，亦颇知大义，俱各欢欣鼓舞，不数月即得数若干。未几而筠轩李君回任，其有各保庄未及题捐者，复为晓谕，更加踊跃，又得数若干。计可以鸠工庀材矣。乃开局于明伦堂后之静室、重修学宫、创修县志，两事并举；而以余谬膺总纂志事，余滋惧焉。

夫志难而志彰化则尤难。以煌煌大邑，前未经名人之游览，后未闻学士之品题，百余年来，无有为之撰述而编辑之者；欲征文无文之可征，欲考献无献之可考，而欲从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草莱荒芜之余，勒为成书，以储掌故，岂不大可惧哉？幸也共襄其事者，有本学司铎吴君廷香，本县

孝廉曾君雨若，编纂分辑有拔贡生廖君淡如，博士弟子员食廩饩杨占鳌，增广生杨奎等，学究典坟，业精邱索，广蒐博采，远引旁稽，俾天文星野之分，地理广轮之数，官师武备之设，农田水利之经，与夫选举科名，忠孝节烈，以及蔬果草木，鸟兽虫鱼之细，无不征其名而核其实，分门别类，纲举目张。虽其间或词意之所未该，或体例之有未当，不免贻讥于大雅；然在昔郑之为命，我孔子犹以草创予裨谏。此志亦特其草创焉耳。若夫讨论、修饰以迄润色，踵事增华，不能不重望于后之君子也夫。

署彰化县事临桂周玺撰。

### ●例言

一、志者，纪也。纪其地之山川、人物，俾后之君子因时立政，因地制宜，得所稽考；而藉以观感而兴也。然不衷诸实，则无以信今，其何以传后？台湾海外荒徼，职方之所不载，禹迹之所不经，沿波讨源，百不获一。全台且然，何有于彰。兹欲纂成彰志，草创于始，不能不规抚前人。查郡志及诸罗旧志，考据精核，论列详明。是编悉依二志作准；但诸罗志创自康熙五十四年。郡志续修，至乾隆二十九年以后都无可考。惟于见闻之确有足信，采辑之实有足凭，始行纂入。否则宁缺不录，无致疑以传疑。

一、志之体例，各有不同。或以邑里、山川、事物、词章，作四大部；或以天、地、人、物，作四大部；又或以土地、人民、政事，作三大部。而郑君六亭、谢君退谷两学博，合修「台湾县志」，则又分地志、政志、学志、军志，四篇为正志，其他遗迹、寺观等事为外编，着述奏疏等事为文艺。义例固各有短长，要皆纲维在握，语不外散。兹编一本郡志诸罗志作则，而折衷其间，仍分十二门，而以封域冠其首。其規制、秩官，以次序列焉。惟郡志秩官之后，即列赋役，而典礼、学校继之。诸罗志秩官之后，继以祀典、学校，而赋役后之。以崇儒重道，推尊文庙学宫之例而论，诸罗志较为得体。又郡志兵防之后，继以人物。诸罗志则继以风俗，而后及人物。以习俗成于人，风尚因乎物而论，似应人物在先，风俗在后。郡志较长于诸罗志，特从其长，以为编次。

一、山川形势，凡郡县志乘，所必详载者，非以夸一都一邑之名胜也。山有险易，川有阻深，何处易于藏奸，使不详加考核，备列志乘，将莅斯土者，茫然莫辨其方隅，其何以思患豫防乎？兹编于郡志、诸罗志所已载者，纂辑一仍其旧。所未载者，或耳目之所及，或舆论之所传，博采旁征，据实补入。某山某水为某方之扼要，某藪某泽为某地之保障；其讹舛者亦加考订，俾后之君子，展卷披阅，灿若列眉。或于因时制宜之义，不无稍助云。

一、規制，经前人硕画，凡城池、衙署、街市、乡保、祠坛、庙宇、津渡

、桥梁之类，相度机宜，经营创建，可谓井井有条矣。顾时地之废兴不一，今昔之情形不同。昔之所无，或为今之所有。昔之所有，或为今之所无。如城池昔不过蒺竹周遭，今则崇墉言言，崇墉仡仡，居然栖榭相望，雉堞参差也。亭台，昔有镇亭晴云，为县治八景之一，今则萧萧故垒，云自去留，无从辨其亭之何在也。寮望山，俗名八卦山，其寨堞近瞰城闉，远临全境，则又昔之所无，今之所有也。如此等类，不一而足。倘不分晰详志，不几鲁豕鲜所折衷乎？是编于创始必溯其原，更张必稽其代，务使增置改建，各归其实。虽年湮代远，咸晓然前人规制之遗意，不致泯没不彰云。

一、星野之说，原本术家。纷纷聚讼，毫无确据。惟诸罗志所引，原原本本，不敢臆断，甚合圣人存而不论之旨。今仍阙疑，以俟博雅。

一、学校、田赋、祀典、兵制，落落数大端，原属经邦要务，诸罗志于历代沿革源流，旁推曲证，允为详贍。是编但撮其要，归于切近之旨，不尚繁称博引。

一、人物一门，所登行谊各传，即为乡先生，亦乡贤之亚也。盖其人已往，不为据实立传，恐代远年湮，泯没不彰耳。如其人尚在，则仿史志旧例，留以有待。

一、军功技术之类，惟就见闻所及，不论其人存歿，概为据事直书，不敢过为文饰。

一、烈女一门，亦附于人物之后者，以事关伦纪之大，非秉乾坤之正性者，必不能守志立节，以树坊表；故闺阃之中一节，自堪千古。虽妇女亦不敢没其善也。

一、诸罗志风俗一卷，内分汉俗、番俗、杂俗，而附以方言。是编于汉俗、番俗、杂俗，仍依其例。但于方言则从略。

一、诸罗志于岁时记内，收入迎春一条，似属未当。盖迎春劝农而省耕以示惠，犹霜降讲武而大猕以示威。二者本属政典，不可混入风俗。

一、诸罗志以兵燹合于菑祥，不别分类。以寺观附于杂记，聊足成编。是编兵燹，别为一门，不系灾祥之内。寺观附于祠庙，不列杂记之中。体例虽殊，义各有当。

一、那志于选举之末，并列例贡。是编独略而不载。盖恩、拔、副、岁、优，各有科分可查。若例贡随时报捐，殊难稽考。邑治开辟百余年，其湮没不传者多矣。且兵燹屡经，嘉庆以前之案卷，焚毁殆尽，与其举一漏百，何如概置弗书。倘其人有行谊可传，耆寿、军功、技术堪纪者，别门登载，不至遗珠。

一、昔人修志，比于作史。非有才、学、识三长者，未敢率尔操觚。况邑

治开关百余年，兵燹屡经，销磨殆尽。既文献之无征，亦传闻之失实。惟霖小子，又何敢谬参纂辑，从煨烬之余，网罗放失，以勒为成书乎？所赖就正者，有前署县篆琢堂周老夫子，本学司铎廷香吴老先生，又得邑人司训罗小山先生，明经曾卓家族兄，选拔廖君澹如，廩生杨君腾六，增广生杨君君颖，相与赞襄纂辑，以匡不逮，故不揣浅陋，姑为草创成编。若引绳削墨之任，谨俟大雅。

### ●御制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序

近着「台湾剿灭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以为伊犁、回部、金川三大事，各有专文；王伦、苏四十三、田五次三事，不足芻其功。若兹林爽文之剿灭，介于六者间，虽弗称大事，而亦不为小矣。故其次三，讫未纪勳图像；而兹福康安、海兰察等，渡海搜山，竟成伟勳、靖海疆。吁！亦劳矣，不可湮其功而弗识。故于紫光阁纪勳图像，一如向三大事之为。然究以一区海滨，数月底绩，故减其百者为五十。而朕亲制赞，五十者为二十。余命文臣拟撰，如上次之式。

夫用兵岂易事哉？昔汉光武有云：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况予古稀望八之年，须鬓早半白；而拓土开疆过光武远甚，更有何冀而为佳兵之举？诚以海疆民命，不得不发师安靖，所为乃应兵、非佳兵也。然亦因应兵非佳兵，幸邀天助顺而成功速，此予所以感谢鸿贻，不可以言语形容，而又不能已于言者也。昔人有言，满洲兵至万，横行天下无敌。今朕所发巴图鲁、侍卫、章京等才百人，已足以当数千人之勇。绿营兵虽多，怯而无用。兹精选屯练及贵州、广东、湖广兵，得近万人，统而用之，遂以扫巢穴、缚逆首。是绿营果无用哉？亦在率而行之者，为之埋根倡首，有以鼓励之耳。若福康安未渡海以前，台湾绿营已共有四万余兵，何以不能成功？则以无率而行之者，岂不然哉？且台湾一岁三收，蔗薯更富，朕若微有量田加赋之意，以致民变，天必罪之，不能如是成功之速也。后世子孙，当知此意，毋信浮论「富国」之言。爱民薄敛、明慎用兵，庶其恒承天眷耳。

近日以宫商三百，逐章饜饫其义，竟如幼年书室学诗之时。然彼时但知读其章句，而今则究其意味。因思采薇、出车诸章，乃上之劳下，某义正，斯为正雅；祈父、北山诸什，乃下之怨上，其义变，斯为变雅。夫上劳下可也，下怨上不可也。何则？下之怨上，固在下者不知忠义；然亦必在上者有以致之，斯则大不可也。我满洲旧风，以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牖下为耻。其抱忠知义，较祈父、北山之怨上为何如？是则绿营之多恇怯思家，伊古有之，无足多怪矣。然为上者，不可不存采薇、出车之意；更不可不知祈父、北山之苦。如其一概不知，而但欲开疆扩土，是诚佳兵黷武之为，望其有成，岂非北辕而适越



乎？故因为功臣图赞，而申其说如此，以戒奕叶子孙，并戒万世之用兵者。

乾隆五十三年（岁在戊申）春三月上澣立。

### ●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文

昨记平定台湾生擒二凶之事，亦既举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为三大事，专文勒太学；其次三为诛王伦、翦苏四十三、洗田五，以在内地，怀惭弗芟其事。而平定台湾介其间，固弗称勒太学；然较之内地之次三，则以孤悬海外，事经一年，命重臣发劲兵，三月之间擒二凶、定全郡，斯事体大，讫不可以不纪。

因思热河文庙，虽承德府学耶，而予每至山庄，必先展拜庙貌。秋仲丁祭，尝遣大学士行礼，则亦天子之庠序矣。且予去岁筹台湾之事日于斯；天佑予衷，命福康安、海兰察率百巴图鲁以行，及简精兵近万，亦发于斯。而诸臣涉重洋、冒艰险，屡战屡胜，不数月而生擒二凶，且无一人受伤者。是非上苍默佑、海神助顺，曷克臻斯？则予感谢之诚，兢业之凜，亦实有不能已于言者。筹于斯、发于斯、臻于斯，文庙咫尺，我先师所以监而呵护者，亦必在于斯。记所谓受成、告成，正合于是地也。则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所谓礼以义起，非创实因。且予更有深幸于衷而滋惧于怀者，予以古稀望八之岁，五十三年之间，举武功者凡八、七胥善成。其一，惟征缅之事，以其地卑湿疠瘴，我军染病多，因其谢罪求罢兵，遂以振旅；是其事究未成也。近据云南总督富纲奏报：缅甸谢罪称臣奉贡之事，命送其使至热河，将以赐燕施惠；是则此事又以善成于斯矣。夫奉天治民，百王谁不为天子？而予以凉薄，仰赖祖宗德施，受天地恩眷独厚，近八旬之天子，葳八事之武功，于古诚希，示后有述。使一事尚留阙欠，予之怀惭，终不释也。自今以后，益惟虔巩持盈，与民休息；敢更怀佳兵之念哉？夫天地，天子之父母也。子于父母之恩，不可言报，中心感激，弗知所云已耳。系之辞曰：瀛壖外郡，闽峽全区；厥名台湾，古不入图。神禹所略，章亥所无。本非扼要，弃之海隅。朱明之世，始闻中国；红毛初据，郑氏旋得。恃其险远，难穷兵力；每为闽患，讫无宁息。皇祖一怒，遂荒南东；郡之县之，辟我提封。一年三熟，蔗薯收丰。渐兴学校，额进生童。始之畏途，今之乐土。大吏忽之，念其贪取（台湾远隔重洋，风涛冒涉。其始陞调之员，原以为畏途；既以该郡物产丰饶，颇获厚利，调任之员，不以涉险为虑，转且视为乐土。如近日福康安等参奏：文职自道员以至厅县，武职自总兵以至守备千总，巡查口岸出入船只，于是定例收取办公饭食之外，婪索陋规，每年竟至盈千累万。而督抚大吏，辄委之耳目难周，不能详查，于是益无忌惮。兹据参奏，不可不分别严加惩治，以儆官邪，而申国宪）。既嬉其文，复恬其武。匪今伊昔，叛乱屡睹。向辛丑年，昨丙午岁，一贵、爽文，其乱为最

（地方文武，既皆习于恬嬉，则文员祇知饱其欲壑，岂复以抚字为心？武员甚纵兵离营谋利，并自总兵以下，各衙门设立四项听差名目，多者三百人，少亦三十余人。存营之兵无几，又岂复以操练为事。以致奸民既得藉口，更无畏心，煽诱愚民，屡形叛乱。其甚者，如康熙辛丑年之朱一贵及昨丙午岁之林爽文，戕官、据城、僭号，竟为罪大恶极）。水陆提督，发兵于外；奈相观望，贼益张大（林爽文滋事之始，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一同带兵渡海，谓可即时扑灭，不意南北互相观望，遂致贼势日益披猖）。天启予衷，更遣重臣，百巴图鲁，勇皆绝伦。川、湖、黔、粤，精兵万人，水陆并进，至海之滨（上年三月，虽烛于几先，命李侍尧代常青为总督，而以常青为将军，专司征剿，常青究未经行阵，祇能保守府城，不能奋加剿杀。幸天牖予衷，六月内谕令福康安入觐热河，继而常青亦请旨另简重臣来闽。随于八月初，令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带巴图鲁、侍卫、章京等百人，并预调四川屯练兵二千、广西兵三千、湖南兵二千、贵州兵二千，水陆并进，以待福康安至彼领剿）。至海之滨，崇武略驻；后兵到齐，恬波迳渡。一日千里，以迟为速（叶）；百舟齐至，神佑之故（福康安至厦门，于十一日自大担开舟，连次遇风阻回，复在崇武澳守候逾旬。适四川屯练与广西之兵踵至，而风亦转利，遂于二十八日申刻放洋，至二十九日申刻，兵船共一百余只，齐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日而达，其始似觉迟滞，而既渡之后，所向无前，转得迅成大功，信非神灵佑助，何以致斯）。驰救诸罗，群贼蜂拥；列阵以待，不值贾勇。如虎搏兔，案角陇种；顷刻解围，义民欢动（维时贼匪久围诸罗，闻大军既至，亦蜂拥迎拒。福康安、海兰察及巴图鲁等，即日统兵前进，剿杀无算，立即解围。义民等无不欢欣踊跃，出城迎师）。斗六之门，为贼锁钥；大里之杙，更其巢落。长驱扫荡，如风卷箴；夜携眷属，内山逃托（斗六门为贼门户，最为险要，官兵乘锐立拔，随即捣其大里杙巢穴。林爽文胆落，连夜携其家属逃至埔里社、埔尾一带，遂成釜底游魂矣）。生番化外，然亦人类；怵之以威，赉之以惠。彼知畏怀，贼窜无地；遂以成擒，爽文首系（先闻林爽文计穷，即欲逃入内山，而生番狙犷，未必能喻利害，或将逆首藏匿，即难速葺。预命福康安既怵以威，复赉以惠，生番等果即倾心效命，协同官兵、社丁人等，竟于正月初四日，在老衢崎地方，将林爽文生擒解京，俾元恶不致漏网。可知凡有血气，无不各知自为，顾所以经理之者得当否耳）。狼狈为奸，留一弗可。自北而南，如上临下（叶）。海口遮罗，山涂关锁。遂缚大田，略无遗者（叶）（林爽文逃入内山，势已成擒；庄大田在凤山一路窥伺府城，虑其事急遁海而逃，乃福康安悉心筹画，预命乌什哈达带水师兵丁，绝其去路，而分巴图鲁等为六队，各自山梁挨次排下，四面合围。适值顺风，乌什哈达水师之兵，连檣而

进，沿海密布，庄大田逃窜无路，立即就擒，并其头目四十余人，无一脱者。又杀贼众二千余名，又有逃入柴城、琅■〈王乔〉各社番者三百余人，被生番等立即擒献伏诛。于是贼匪一时歼戮殆尽，合郡顿称平定。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曰福康安，智超谋深；曰海兰察，勇敢独任。三月成功，勳扬古今。既靖妖孽，当安民庶。善后事宜，康安是付。定十六条，诸弊祛故。永奠海疆，光我王度（此次台湾用兵，其始不能灭贼，非尽由士卒怯懦之故，亦由领兵者不得其人，遂致稽延时日。若福康安之智谋，算无遗策；海兰察之勇敢，所向披靡，可谓一时无两。而又同心共济，以此士卒用命，势如破竹。未及三月，而大功告成，洵能不负任使。至于平定之后，不可不亟筹善后之方，以为永靖之计。嗣采福康安奏定祛除积弊十六条，俱能悉心算酌，切中肯綮。已令大学士九卿议行。以后地方文武，实力遵守，海疆庶可永庆安恬矣）。凡八武成，蒙佑自天。虽今耄耄，敢弛惕干？如曰七德，实无一焉。惟是敬谨，励以永年。

乾隆五十三年（岁次戊申）秋八月吉日立。

#### ●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

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是三事皆关大政，各有专文勒太学。诛王伦、翦苏四十三、洗田五，是三事虽属武功，然以内地，怀惭弗芟其说。至于今之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则有不得不详纪巅末，以示后人者。

向之三，予惟深感天恩，蒙厚赐。次之三，予实资众臣之力，得有所成。若兹台湾逆贼之煽乱，乃卒然而起，兵出于不得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

盖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之后，历雍正迨今乾隆戊申，百余年之间，卒鲜周岁宁静无事。而其甚者，惟朱一贵及兹林爽文。朱一贵以据府城、僭年号；林爽文虽未据府城，然亦僭年号矣。朱一贵据府城，蓝廷珍率兵七日复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虽未据府城，亦将一年始获首渠，平定全郡；则以领兵之人有贤否之殊，故曰事在人为，不可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际，一总兵率千余兵灭之而有余。及其蔓延猖獗，全郡骚动，不得不发劲兵、命重臣，则予「迟速论」所云，未能速而失于迟，予之过也。然而果迟乎，则何以成功？盖迟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筹策之予心。故始虽迟，而终能成以速，非夸言也；盖纪其实而已。若黄仕简、任承恩初迟矣，而予于去年正月，即命李侍尧速往代常青为总督，办军储；常青往代黄仕简，蓝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剿贼之事。而郡城与仕简，弗致失于贼手，是幸也，是未迟也（黄仕简、任承恩既至台湾，南北互相观望两月余，遂至与贼以暇，日以滋蔓。幸予于正月初旬，值李侍尧入觐，即命往代常青为总督，而命常青代黄仕简，又随命蓝元枚代

任承恩。是以郝壮猷于三月初八日自凤山弃城败归，立即置之于法。常青适于初九日到郡，整顿兵威，屡挫贼锋，郡城得以无失。使常青不即到，则郡城必失守。仕简或被贼获，皆未可知。是始虽迟而实未为迟也。既而常青祇能守郡城，蓝元枚忽以病亡，是又迟矣。而天启予衷，于六月即自甘省召福康安来热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兰察率百巴图鲁及各省精兵近万，往救诸罗，是又未迟也（常青虽固守郡城，未能亲统大兵往救诸罗；蓝元枚正筹会剿，旋以病亡。又幸予于六月丙子，令福康安来觐热河，即命于八月初二日同海兰察率百巴图鲁、侍卫、章京百余人，驰赴闽省，并预调川、湖、黔、粤精兵近万人，分路赴闽。维时诸罗被围日久，粮饷火药道梗不能运送，若非天启予衷，及早命重臣统劲旅前往，几至缓不济事。是常青等救诸罗虽迟，而予所办亦未为迟也）。福康安等至大担门，开舟阻风，风略定而启行；又以风遮至崇武澳不能进，是又迟矣。然而候风之际，后调之兵毕至，风平浪静，一日千里，齐至鹿仔港，是仍未迟也（福康安到厦门，于十一月十一日，自大担门开舟，被风打回。十四日得风驶行半日，又以风遮至崇武澳停泊，似觉迟滞。然当此候风之际，四川屯练二千、广西兵三千俱至，而风亦适利，遂于二十八日申刻放洋，至二十九日申时，兵船齐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帆直达。其余之兵，亦陆续配渡。福康安率此生力之兵，旬日内顿解诸罗之围，继克贼巢，生擒逆首。是未渡以前若迟，而计其成功，又未迟也）。夫迟之在人，而天地神明护佑，每以迟而成速，视若危而获安。有如昔年「开惑论」所云者。予何修而得此于天地神明之锡祉哉？如是而不益深敬畏，勤政爱民，明慎用兵，则予为无良心者矣。予何敢抑又何忍乎？夫用兵岂易言哉。必也凜天命、屏己私，见先几、怀永图。方寸之间，日日如在三军前，而又戒掣肘，念众劳。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尚健，不肯图逸以遗难于子孙。臣庶藉以屡成大勳。此非天地神明之佑乎，亦岂非弗失良心得蒙天监乎？

福康安等解围歼贼以及生擒贼渠诸功绩，已见联句之诗序，兹不赘言。独申予之不得不用武，又深惧用武之意如是，以戒后世占验家，以正月朔旦值剥蚀，为兵戈之象。远者旧考自汉至明，屡逢其事。然亦有验有弗验（元旦日食，至汉迄明有四十世，其本系正治废弛，及僭窃伪朝无论已，如唐之太宗、宣宗，元旦日食，某年俱宁静无事。至宋仁宗四十余年之中，元旦日食者四，最后嘉佑四年亦无事：此其弗验者也。惟宝元元年元昊及康定元年元昊寇延州，皇佑元年广源州蛮浓智高寇邕州；又元代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元旦日食，是年广西上思州土官黄圣许结交址为援寇陷忠州、江州及华阳诸县：此其有验者也）。若昨丙午，可谓有验矣。以予论之，千岁日至，可坐而致；剥蚀亦可坐而定也。既定矣，其适逢与不逢，原在依稀惝恍之间；且亦乏计预使之必无也

。若使之无，是为诈也。不惟不能避灾，或且召灾。故史载宋仁宗朝第二次康定元年春正月朔当日食，司天杨维德请移闰于庚辰岁，则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闰所以正天时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许。夫日食必当在朔，可知古称月晦日食者，见移闰曲避之术耳。至于不得已而用兵，惟在见几而作，先事以图。迟不失于应机，速不失于不达。惟敬与明，秉公无私，信赏必罚。用兵之道，其庶几乎。夫行此数端，甚不易矣；知不易而慎用兵，又其本乎！

凡军旅事必当有方略之书。书成即以此语冠首篇，亦不更为之序矣。

乾隆五十三年（岁次戊申）春三月吉日立。

### ●御制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纪事语

昨生擒林爽文，则剿灭逆贼事，可称葳大端。兹生擒庄大田，则肃清台湾事，方称臻尽善。二逆狼狈为奸，得一而不得二，余孽尚存，虑其萌芽；且彼既闻首祸被获，则所以谋自全而幸逃生，入山固易追，赴海则难捕矣。是以先事周防，屡申饬谕（庄大田在南路距海甚近，不虑其入山，而虑其入海，则追捕甚难。因屡次降旨，令福康安等慎防其入海之路，思虑所及，随时预饬）。兹福康安尽心画策，凡港口可以入海者，无不移舟设卡。因闻庄大田带同匪众俱在柴城，初二日欲往蛟率社，经番众极力抵御，复行退回。初五日黎明，官军由风港带兵越蓓穿林，遂有贼匪突出拒敌。我兵迎击，海兰察率领巴图鲁，侍卫奋勇齐攻，杀贼三百余，生擒一百余；追至柴城，贼愈众多，然恐攻扑过急，庄大田或临阵被杀，或乘间窜逃，转不能悉数成擒。福康安分兵数队，以徐合攻，自山梁怖阵抵海岸。适乌什哈达所带水师，得顺风连檣齐至，沿海进围，水陆合剿，自辰直至午刻，杀贼二千余。群贼奔溃投水，尸浮水如鴈鹜，而独庄大田伏匿山沟，以致生擒。是岂人力哉？天也！

二逆以么■〈麻上骨下〉小民，敢兴大乱，杀害生灵，无虑数万。使获一而逃，未为全美。斯皆生致阙下，正国法而快人心。反侧潜消，循良乐业。福康安、海兰察等，画谋奋勇，不负任使，固不待言。然非天佑我师，俾获万全，岂易致此哉？

更查康熙六十年四月，朱一贵于台湾起事，提督施世骠、总兵蓝廷珍，于五月由澎湖进兵，至六月收复台湾府城，计阅七日；于闰六月，始擒获朱一贵，计阅一月余；至雍正元年四月，而余党悉剿尽。自朱一贵起事，至台湾全郡平定，始末阅两年。兹林爽文于五十一年十一月起事，其黄仕简等前后误事经一年；福康安等于上年十一月，由鹿仔港始进兵，某间解诸罗县之围，克斗六门，攻破大里杙贼巢，至本年正月获林爽文，计越四十二日；继获庄大田，计阅三十二日。自林爽文起事，至台湾全郡平定，始末共阅一年三月。是较之蓝廷珍等，成功更为迅速矣。

夫逆贼入内山，生番非我臣仆，性情不同，语言不通。其遵我军令与否，未可知也。福康安示之以兵威，使知畏；给之以赏项，使知怀。其筹画周密，贤于施世骠、蓝廷珍远甚。又得海兰察率百巴图鲁，攻坚陷锐，遂得前后生获二囚。且李侍尧悉心董理军储，毋误行阵。使不以李侍尧易常青之总督，则军储必误；不以福康安易常青之将军，则成功必迟。兹尽美尽善，以成功于三月之间，则上天之所以启佑藐躬，俾以望八之年，而获三捷之速，则予之所以深感昊慈，岂言语之所能形容也哉！

自斯以后，所愿洗兵韬甲，与民休息，保泰持盈，日慎一日，以待归政之年，庶不远矣。虽然，仔肩未卸，必不敢以娱老自怠所为；犹日孜孜，仍初志耳。

●命于台湾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诗以志事

三月成功速且奇，纪勳合与建生祠。乘思琬琰忠明着，消彼萑苻志默移。台地恒期乐民业，海湾不复动王师。曰为曰毁似殊致（近年以各省立生祠，最为欺世盗名恶习，因命严行饬禁，并将现有者概令毁去。若今特命台湾建立福康安等生祠，实因台湾当逆匪肆逆以来，荼毒生灵，无虑数万，福康安等于三月之内，扫荡无遗，全郡之民，咸登衽席，此其勳绩，实有可纪。且令奸顽之徒，触目警心，亦可以潜消狼戾。是此举虽与前此之禁毁迹虽相殊；而崇实斥虚之意，则原相同。孰能横议？且励大小诸臣，果能实心为国、爱民，而确有美政者，原不禁其立生祠也），崇实斥虚政在兹。

乾隆五十三年仲秋月。

●福康安奏：大剿诸贼，开通诸罗，并进攻斗六门，贼势溃散。信至，诗以志慰。昨改赐诸罗县名为嘉义。合县士民守城之忠，实堪彰善也（丁未嘉平月之中澣御笔）

笨港虽攻取，诸罗仍艰进，幸早续发兵，重臣威名震。勇将选以百，新兵强凤振。渡海虽迟日，以迟翻成迅。齐力遂翦羸，一日风资顺。进由鹿仔港，三朝倏临阵。大克仑仔顶，一当百以奋。蔗田及草寮，蹂躏嘉秫尽。即解诸罗围，资贼粮胥运。劳军及义民，欢呼追饥馑。全活数万命，旌功恩不吝。彰善树风声，嘉义名新晋。筹攻斗六门，破竹应解刃。伫剿大里杙，贼首生擒讯。指日以俟之，速递大捷信。

●福康安奏：攻克大里杙贼巢，诗以志事（丁未嘉平下澣御笔）

斗六门既取，直前抵贼巢。跃溪飞马渡，扫穴短兵交。背垒犯雄阵，乘宵挥遁鞘。渠魁犹待获，盼切捷旌捎。

●福康安等奏：攻剿小半天山贼匪，并围截贼首情形，诗以志事（戊申新正御笔）

晓接军营报，攻平小半天。前称获眷属，今复走凶孱。与暇近旬日，聚群至二千。层层涉持重，屡屡戒迟延。将士真宣力，领军可谢愆。并行赏与饬，期速奏功全。

●福康安奏报：攻克斗六门，诗以志事（丁未嘉平御笔）

斗六门攻克，今朝至捷音。迟闻因海上，别信递山阴。百战雄皆胜，诸臣嘉不禁。东南望翘企，实报首凶擒。

●集集埔之战（己酉新正上澣御笔）

攻闻大里逆潜逃，领众追踪布置牢。齐率健兵涉溪险，别差精骑据峰高。有奔无路贼投水，恩并威行士饮醪。此是内山第一战，首凶将逮釜其膏。

●福康安摺奏：生擒贼首林爽文信至，诗以志事（戊申仲春御笔）

大里灰摧破巢穴，频繁驰谕戒逍遥。抚降辑众日无暇，执讯招番井有条。究得生擒尽美善，不教余孽伏根苗。移师南指如破竹，待捷音惟暮与朝。

●大武之战（己酉孤春上澣御笔）

首逆已从内山获，次惟南路大田存。当车尚作螳臂计，武壠空传蚁阵屯。攫戾破坚千队奋，駉惊喙窜一时奔。舟师更遣预防海，余狃真成釜底魂。

●枋寮之战（戊申新正御笔）

枋寮，武壠比邻接，败后贼人聚守岑。颇解沿山截后路，那堪剿队出深林！蜂屯蚁杂都丧胆，倡乱逞奸尔悔心。投海沙虫不计数，大田山窜待生擒。

●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至，诗以志喜（戊申仲春下澣御笔）

正殷捷信盼连朝，忽接佳音至自遥。鹿耳，鲲身防海逸，柴城，琅■〈麻上骨下〉获山跳。一之为甚竟致再，鸱既成擒岂赦鴞。永靖瀛壖扬国武，益深兢业昊恩昭。

●大埔林之战（己酉新正御笔）

诸罗围解迤南通，斗六门当所必攻。不与暇因操胜计，破其坚乃易成功。路经三埔皆酣战，贼拥千群尚肆诇。大膊大鞞消顷刻，雄风何异卷飞蓬。

●福康安奏报抵厦门登岸，并巴图鲁，侍卫等皆平安渡海，诗以志事（戊申季夏上澣御笔）

往征进旅迟成速，回渡登舟危得安。可识臣忠天必佑，益钦神护众胥欢。除凶旋凯事全葳，盱虑宵萦念始宽。自顾何修叨助顺，持盈惟励慎君难。

●赐凯旋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等宴，即席成什（乾隆戊申孟秋）

去年此际未登程，葳绩今朝凯宴迎。来往算仍失一月，驰驱真是赖群英。国威海峤扬维烈，祖德山庄佑实明。回忆盱宵斯擘画，不徒劳耳慰犹诚。

慰中岂不自怀惭，何致愚民蹈法甘？论武遥防乃就弛，曰文诸吏率为贪。僨轘方悉诚吾过，伏蹶奚辞信彼堪！善后虽云大端定，犹余廛念望东南。

善后详陈十六条，用斯两月驻成遥。纾猷山海安万姓，赐宴君臣会一朝。念汝父当愜怀永，视如子合受恩饶。受恩饶处人知否？不嗜杀徼天惠昭。

西域金川宴紫光，台湾凯席值山庄。敢称七德七功就，又报一归一事偿。戒满持盈增惕永，安民和众系怀长。养年归政应非远，益此孜孜励自强。

### ●纂修职衔

监定：陞授同知彰化县知县托克通阿（满洲人，丙子举人）、陞授鹿港海防兼理番同知彰化县知县李廷璧（云南人，庚申举人）、彰化县知县贾懋功（山西人，辛未进士）。

总纂：原署彰化县知县周玺（广西人，己未进士）、彰化县学教谕吴春兰（建宁人，丁卯举人）、彰化县学教谕方岱（福宁人，戊辰举人）、军功陞授州同同安学训导陈震曜（嘉义人，优贡生）、教谕衔管闽清县学训导事曾作霖（邑人，丙子举人）。

分纂：拔贡生廖春波（邑人）、军功六品衔廩生杨占鳌（邑人）、增广生杨奎（邑人）。

总理志局事：军功六品衔候补训导罗桂芳（邑人）、恩贡生曾拔萃（邑人）、军功八品衔贡生戴天定（邑人）。

采访：军功候补直隶州州同林廷璋（邑人，丙子举人）、恩贡生赖占梅（邑人）、岁贡生纪梦熊（邑人）、岁贡生罗在田（邑人）、廩生陈仁世（邑人）、生员李凤翔（邑人）、生员张襄（邑人）、生员庄日跻（邑人）。

监刻：贡生杨廷琛（邑人，丁酉副举人）、监生洪对扬（邑人）、监生曾廷纪（邑人）、军功八品衔监生陈国材（邑人）。

校字：

### ●彰化山川全图

彰化县城图

彰化县城图

### ●彰化县志卷一

封域志

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形胜海道潮汐风信气候

古肇九州，画野分疆，制为封域，以治其民。台湾跨海而东，地在中华以外。自康熙初列入版图，始为闽、浙之护卫，亦吴、粤之藩篱也。山川还遶，土田膏腴，视彼琼州，殆有过焉。彰化原属诸罗，廷议以地輿广远，遂南截



虎尾、北抵大甲，分为彰化。深山大泽，磅礴郁结，洵据东瀛之上游，为北路之奥区也。志封域。

建置沿革

星野

疆域

山川

形胜

海道

潮汐

风信

气候

建置沿革

彰化县，故属诸罗半线（诸罗即今嘉义县，半线社名）。古荒裔地，不入版图。

明宣德间，太监王三保（通志作郑和）因风过台，则今之台湾府治，未入诸罗也。

嘉靖四十二年，海寇林道干导倭人掠近海地；都督俞大猷征之，追至澎湖。道干走台湾。

万历末年，荷兰据台湾，筑城于一鲲身之上，曰台湾城。台湾之名昉诸此。天启二年，荷兰据澎湖，又城焉。

天启五年，海寇颜思齐入台湾，郑芝龙附之。思齐引倭奴剽掠海上，以台湾为巢穴。其所部属多中土人。中土人之入台湾，自颜思齐始也。于是思齐与荷兰，共据台湾之地。思齐死，众立芝龙为长。郑氏之有台湾，盖自此始。

崇祯元年，芝龙率所部属，降于督师熊文灿，时犹迁延海上也。

国朝顺治三年秋八月平闽，芝龙乃就抚。芝龙既降，而荷兰遂尽得台湾之地。

顺治十八年辛丑，郑成功（芝龙子）自江南败归，因甲螺何斌以取台湾。比至鹿耳门，水骤涨，遂克台湾；逐荷兰归国。成功改台湾城为安平镇，总号台地曰东都；置一府曰承天，分南北为二县：南曰万年，北曰天兴，即今诸罗地。康熙二年夏五月，成功死，子经嗣。改东都为东宁，二县为二州。设南北路澎湖安抚司。康熙二十年正月，郑经死，子克塽嗣。

康熙二十二年夏六月，将军施琅克澎湖。秋八月郑克塽降。于是琅疏请留台湾为外蔽。诏报可。二十三年，设诸罗县，隶台湾府。南自茑松、新港，北至鸡笼山后，皆属焉。

雍正元年，乃分诸罗中间百余里之地，南截虎尾，北抵大甲，设彰化县治，而彰化之建置自此始。

### 星野

周官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建封域，各有分野，以观妖祥。其时扬州之域，南越、瓯、闽，未通上国，无所谓台湾也，况诸罗乎？「晋志」于吴、越州郡，各详所入度，独闽、粤阙焉。闽、粤与会稽同度。会稽入牛一度，则建安以南，其为牵牛、织女之分无疑也。诸罗僻在台北，古王会不载，星野分属于何方而辨？白麓郑氏亦邹之说曰：诸罗系于台湾，台系于闽，星野宜从闽。「禹贡」扬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牛、女于辰为丑，银海之属，星纪之次。明时，澎湖属于泉，泉分野从闽为牛、女，则台从泉为牛、女无疑。台南邻于粤，北对峙于闽安，而西逼近于漳。漳分野视闽，粤分野视台。台与漳接壤，分野从漳为牛、女无疑。唐开元僧一行有云：星纪当云汉下流，百川归焉。其分野下穷南纪之曲，东南负海为星纪。「尔雅」云：星纪，斗牵牛也。台郡宅东南，分野应属牛、女无疑。则又有为之说者曰：星纪吴、越分也。银海元武象也。刘向曰：吴、越属斗、牛、女分。晋、隋、元志吴、越其辰在丑。台在泉之穷南，去闽省远矣，不宜为银海之属。又在漳之极东，去吴、越更远矣，不宜为星纪之次。穷南极东，星土亦稍异矣。台分野其在女虚之交乎。则为之辨曰：虚、元枵之次，在子之辰。齐、青州分野。分星所主在北，以台之稍迤而东，遽疑其越次越辰，是坐井观天之见也。且从泉、近事也，从漳、纪地也。东南负海为星纪，僧一行之说也。台分野以牛、女为定，又何疑乎？石氏引陈元麟之说则不然。其说曰：台湾海岛之地，不在九州之限。按古四译馆，因外夷来贡，以外夷分方纪星。台湾原属岛夷，其次为鹑尾，其宿为翼，其辰为巳。天文宋志云：鹑、尾在翼、轸之交，居南方七宿之末，随南极而半入海，吕宋、淡水、台湾是也。利玛窦云：鹑、尾之次，于建仲吕，冈山分野（台有大小冈山）。「尔雅」云：鹑尾、翼轸也。郭璞注云：翼、轸南方之倾，地势之下，翼巳之间，火星所属，故谓之鹑尾。至其分度，往往不同。唐开禧起翼二十度，宋元会元历起翼二十度杪。明授时历又起翼二十度。本朝钦天监所定时宪历，则止十七度整。吕宋居于巽巳，入翼十度。日本在寅艮，入轸八度。台湾背接吕宋，右连日本，其值翼九度无疑。俗以附漳、泉分野。不知漳、泉系丑地牛、女之分，与巳位无涉。故占验之家，概以台湾同岛夷一体测验，而以里差计之，台湾为翼九度。诸罗在台北角木，远照斜插隐见属翼八度七分之三。凤山在台南，亦同属翼九度杪，牛、女星纪，约略之见，不可从也。

按海外闻见，如扶余、日本、占城诸国，历代所纪，皆略可考。诸罗由明

以前，中国人迹所未及，象纬占候，班固以来无述焉。考步之家，言人人殊，裨邻次舍，各有差谬。此以为轸，彼以为角。甲以为氏，乙以为房。南斗六星，即斗、牛之斗，而分野在北。北斗天枢同在张宿十度，而分野在南。盖自昔已然。天道幽远，其理固有不可究诘者，姑合诸说而并存之。以俟博雅知星者论定云（以上全录「诸罗县志」）。

郑六亭、谢退谷二先生，续修「台湾县志」所引诸说，与上略同。而终谓台湾之分野不可知，不敢凿其说以实之。亦仍付之阙疑而已。盖分野之说，始于周官，而不详其所辨之法。则九州之内，其星野已无确据，况在九州之外乎？台湾孤悬海外，从前人迹不到，非独文献无征也；星野之说，尤多聚讼；而究亦不必深求也。彰化故属诸罗，则亦仍依诸志之分野录之，以备观览而已。

### 疆域

彰化县在福建布政使司东南大海中。计水、陆程共一千零六十里。在台湾府北，陆程二百余里。县东负山，西面海，东西距九十余里，南北延袤一百二十里。东至平林仔庄七十五里，西至大海二十五里，南至虎溪与嘉义县北交界七十里，北至大甲溪与淡水厅南交界五十里。东不尽内山，西不尽大海。东北至东势角庄六十余里。东南至水沙连保六十余里。西北至大甲溪海岸五十余里，西南至旧虎尾溪北丰保海岸七十余里。

### 山川

邑治负山面海，拱神州而西向，丛于东而发轫于北，延袤于南。全郡绵亘千有余里，而彰化适居其中。凡山之险阻，人迹不到者，统称内山。其脉络相联，可指而名者，则发源于福宁府海岛，东入于海关潼、白岫（二山名），护送大海中，乃渡重洋而结脑乎鸡笼（鸡笼屿突起海中，上有荷兰故城）。由鸡笼屿穿港而东，曰大鸡笼山，巍然高峻，陡插云霄，是全台郡邑之太祖山也。由大鸡笼而西为金包里山（山背有旗干石对峙），作中流之砥柱。又西为小鸡笼山（山之右有石，空如门，曰石门）。由小鸡笼蜿蜒而南，矗起大山，屹立于淡水港之东北者，曰大遯山。其却而仄立于东者曰磺山。自大遯以南，山势渐趋入内，烟霏雾结，峰峦莫数，奔腾而南下者三百余里。乃特起大山，独立空际，如鹤立鸡群一样。以其高大而郁然，名之曰大乌山。是邑治之祖山也。由大乌山分脉而西曰大员山（俗呼熬酒桶山）。转水底寮，出大满山、石冈仔，至千丝帐落脉，过葫芦墩、岸里社，再起红圳头山，自北而南，至大肚山止，无邑治之护卫。自八卦山前观之，俨若屏障然。由大乌山分脉南下，则从福骨、万雾二社、斗截等山，逶迤曲折至水里社，乃起高峰，旋转而行，至集集大山，圆秀特立，则邑治之少祖山也。其巍峨庄重，面独西向，状若华盖者，即名华盖山。由华盖盘曲而出，中开平洋，四山环遶，自成一局者：埔里社

也。自埔里社过内鲂，至水社，中有大潭，长十余里，阔三、四里许。潭中有小山，曰珠仔山（状若球，故名），圆浮水面（「诸志」所谓：水沙浮屿是也），潭水两边，分为二色，故名日月潭。真海外别一洞天也（堪舆家以此潭为磨龙池）。自日月潭边水社之南，逶迤而下，特起主山，曰集集。由集集大山出脉诸山，联络向西狂奔，在浊水溪之北，势若万马奔驰，不可羁勒。至浊水庄后，穿洋过峡，约十里开平；远望之则见降势落脉，分明在目；近瞩之但见一片平铺，莫寻踪迹，如草色，遥看近却无。自过平至松柏坑、屈尺址，乃起峰峦，别抽一枝南下以塞水口（俗称外触口）。其大干则由南逆北，旋起旋伏，上皆平坦，可垦为园；惟摺叠处则多曲折，高峰旋转，视若平地。至牛港岭，又起一山，横亘其间。自山上平处望之，真若山上有山者。中干向北而行，两旁分支下垂，统大势观之，恍如蜈蚣一样（或谓瓜藤龙）。自牛港岭至同安寮，上俱开平。至米粉寮山，细束蜂腰而过，陡起二坪，转落鹤膝，乃起大坪曰红涂崎（俗呼跌死猿，奇险可畏）。即四方大土屏也。彰化诸山分脉，皆从此出，是邑治之父母山也。由红涂崎山分支，向东北去者，为内、外快官山。其分支向西北行者至乌头坑山，又分为二：其一自北逆折而南，过草子山，陡起四方大屏亚于红涂崎者，曰龙颌山。由龙颌山纡回盘曲，转折顿起，自南而西，高峰接续，至■〈彡姜〉仔寮山，开屏列帐。复从东出西者，为九脑芙蓉帐，落脉中抽连起珠泡乃顿土屏。自是而出者为虎山、岩山、马仔山、龟山、李仔山、水坑山、埤仔后山、邱厝宅山、赤涂崎山，至白沙坑溪南而止。由■〈彡姜〉仔寮山分支向南者，为葛松坑山、内庄山、枫脚庄山、员仔内山，至三家春庄前山而止（此与邑治分支南下山也）。由乌头坑山分支北行者，为猴狮头山、为鹿寮山、坑仔内山、打铳山、番仔井山。又转西而南者，为待人坑山、观音山。此皆邑治之护卫也。而观音山蔚然秀拔，以作学宫之朝拱。其由草子山向北而行，至十六份山，门屏束峡，自市仔尾转北面南，至八卦亭山而止，则邑治之主山也（「诸志」云：高峰秀出者曰望寮山，其下有北路中军之旗鼓，则半线之营垒也。即今八卦亭山，一名定军山，距县城东门不过数百武也）。

北有大甲之银锭山，南有斗六之尖山。二山遥遥相对，则邑治之左右辅也。

内山峰峦参差，浓遮密阴，翠若列屏，则邑治之后幃，环列于东也。

东南九十九尖，匝笋瑶簦，排空无际，有万笏朝天之象，即邑治之尖峰也（俗名火焰山，即焰峰朝霞之景）。与火焰山相映，中隔乌溪而起于平地者，曰茭萆山。山后一窝平地，为内木栅庄。茭萆山关拦于外，若水口之锁钥焉。东北为猫雾揀诸山，中开平洋，良田万顷，为邑治一大聚落也。

东北葫芦墩山，落脉出西。由横山而过，再起峰峦曰蓬山。蓬山之南曰鳌头山，以山之形若鳌头故也。又南为沙辘山，又曰龙目井山。树木参差，山峰特秀，为北方诸山之冠。又转而南曰大肚山。在西望之，俨似月眉一样。在猫雾揀以为案山，实邑治之北障也。

东南三峰并峙，高插云霄，若隐若现，奇幻不测，即邑治之案外尖峰也（俗呼香炉烛台山，状似笔架，在诸罗八同关地界）。

山

大乌山：在猫雾揀上保东势角内极东。于万山之巔，独见高大。为邑治诸山之祖（距县治百余里）。

大半天山：在水沙连内浊水溪南。山势幽深，危险莫比。前林逆曾遁于此，恃险自固，为我军奋勇攻克。

小半天山：与大半天相连，高插云霄（距县七十里）。

大平顶山：与大、小半天山相接，上颇平坦；可以屯札。昔大将军福公，尝由此攻克大半天。

溪洲仔山：在沙连浊水东南畔护卫县龙转身处。

阿拔泉山：在沙连界阿里山发祖。山麓之水流与故虎尾溪会，旧有阿拔泉渡。

雪山：在水沙连内。山经年积雪，莹澈光明，晴霁望之，辉如白玉。即「诸志」所谓：「玉山」也。高插天外，常隐不见，奇幻莫测。

集集山：在水沙连内，高峰耸拔，峻秀无双；为邑治少祖。山上有两池，分居左右，周围八、九丈。虽遇大旱，水终不涸（堪舆家名为磨龙池，为邑治聚秀之应）。昔大将军福公，尝破林逆于山麓。险阻可恃，为八埔水二社之要路。今山下有集集街（距县七十里）。

水沙连内山：在县治东南一百里。内有大围，四周皆山。共番二十四社，负山隔湖而居。路极险绝，驾藤为桥，内分南北两港：其南港有映山、木扣山、卓咯山、丹山、头围山、二围山、木武郡山；北港有猫里眉山、致雾山。因人迹罕到，莫能详考。

内触口山：在县治东南六十余里，清、浊二水经此会合西出。北连集集山、八纪仙山、风炉山。南连清水沟山、牛稳格山、猪母勝山。

八娘坑山：在县治东南六十余里，山麓稍平。

虎仔坑山：在县治东南五十余里。左连八娘坑外触口山。

牛相触山：在县治东南五十余里。南北两峰，如牛奋其角而将触。中隔一溪，南连斗六门，北接大武郡。欲入水沙连内山，以此为总路要区。

牛牯岭山：在县治南三十余里。山上平坦，可耕、可居，横亘十数里。

大武郡山：在县治南三十余里。由牛相触山分支，右出横亘二、三十里，下有清水岩。

南投山：在县治东南四十里，山麓为县丞署。

施厝平顶山：在县治南四十里。上颇平坦，居民数村；其东面有碧山岩。

猫罗山：在县治南二十余里。东面山下，有宝藏寺。

同安岭：在县治南二十余里，与猫罗相接。山形似蜈蚣，下山两旁分支。

红涂崎山：在县治东南十余里。上平而方，高出众峰之上，为邑治父母山。左分支为燕雾山；右分支为快官山；中峰叠翠，层峦耸拔。

白沙坑山：在县治南六里。峰峦特秀，奇丽莫匹。内有龟山、马仔山、埤仔后山、虎山、岩山、树木阴翳，松竹交加，颇饶游观之胜；故以「虎岩听竹」为邑治八景之一。邑之书院名曰：「白沙」，盖取白沙山川之秀，为邑治遥拱，主人材蔚起之象。

观音山：在城南三里。尖峰秀拔，为邑治之朝山。

望寮山：一名定军山，一名八卦山，在邑治东门外。其内为坑仔内山、鹿寮山、番仔井山。以望寮山为邑治主山，上建镇番亭。「郡志」谓：「镇亭晴云」，即其处也。嘉庆十七年，邑治建城，乃就镇亭故址，改建砖寨，为邑治八景之一，曰：「定寨望洋」是也。

北投山：在县治东南，与施厝平相接。山麓有碧山岩寺，颇觉幽静。每当清晨，遥望九十九峰，苍翠在目，殊有佳致。为邑治八景之一：「碧山曙色」是也。

许厝寮山：即大武郡山之曲处。清水岩寺在其麓。邱壑林泉，颇饶幽趣，春日尤佳。为邑治八景之一，曰：「清水春光」是也。

华盖山：在县治东百里有奇。台郡诸山大干皆自北而南，故自淡水以下，山势南趋；惟此山面独西向，秀挺超拔。南北两溪会合于下。乌溪之源出焉。其南为埔里，北为眉宗，俱开局面，洵邑治第一山也。

火焰山：在县治东五十里。夹猫罗、猫雾二山为之左右，峰尖莫数，秀插云霄，状若火焰。树林茂密，上多松、柏。其下为乌溪之流所经。山半有蝙蝠洞，其蝙蝠多且大。山上有池，周围数丈，虽大旱水终不涸。相传池中有文龟，天欲风雨，文龟见于水面。其峰尖锐若削，曙色初开，霞光灿烂。「郡志」谓：「焰峰朝霞」，即邑治旧八景之一。「诸志」所云：九十九尖，亦指此山也。

茭萇山：在北投之东。平地突起，中有高峰。方言云：茭萇，竹器也。其山员顶，象形以名。父老相传：林爽文谋逆时，聚众此山，以磁碗作箬，各唱名掷下，以箬不破者为盟主。

内木栅山：在北投之东。地颇平旷，北近火焰山，东接三层崎。虽草莱新辟，而居民数庄。

万丹山：在县治东五十余里。其内山弯转屈曲，有八纪仙、捩仔湾、龙眼林、番仔吧等山环两旁，中通一溪。

大哮山、万斗六山、军工寮山、登台山与大姑婆、车笼埔等山：绵亘数十里。山麓平坦，可垦田园。距县治东南三十余里。

黄竹坑山：在县治东三十里。山上皆竹，尝结实；道光辛卯年春，居民取竹实蒸为■〈食臭〉饵，其味甚佳。

阿里史山：在县治东北四十余里，其山顶欹面侧，落脉斜飞至大里杙降势而止。林逆滋扰时，以大里杙为巢穴，大将军福公攻克之。

大员山：在县治东北七十余里。山顶员形，似熬酒桶，故俗呼酒桶山。与水底寮、大湍山、罩兰山、大茅埔山：俱在东势角左右。

朴仔篱山：在县治东北五十里，下连岸里社诸山。

红圳头山：在县治北四十里，与横山接壤。一片平铺，自东而西，山麓平坦，亘十余里。

鳌头山：在县治西三十里。山形似鳌头，因以为名。北接蓬山，南连沙轆山，多平坦，可垦为园。

龙目井山：在县治北二十余里。山下有二石，状若龙目。石旁清泉涌起数尺，雅有可观。为邑治八景之一：「宠井观泉」是也。

大肚山：在县治北十里。远望之样似峨眉，与望寮山对峙。山后秀净，为猫雾揀一带案山。山麓树木阴翳，樵采者行歌互答。「郡志」：「肚岭樵歌」是也。今则萌孽无存，已见濯濯矣。

猫雾揀山：在县治东北二十余里。沃野平原，良田万顷，邑之米粟，多产其地。

## 川

凡水皆东流，邑治之水独归西。以台之东皆倚山，西抗皆海也。水源自山汇流扬波，谓之溪。溪渐于海，潮汐应焉，谓之港；海■〈汙义〉无源，潮流而瀦，随其所到以为远近，亦谓之港。邑治之背为东洋，前距西海二十余里。以海为带。南北之水，皆环抱注海，会于鹿港为朝宗。今略计之，以溪名者十有五，以港名者十，港与溪合者八，海汙自为港者三，潭池、陂圳之属不与焉。

## 溪

阿拔泉溪：发源于阿里山。西北过竹脚寮山，为阿拔泉渡，西合于虎尾。

虎尾溪：发源于水沙连内山。南出刺嘴（社名，以番女皆刺嘴吻也），过

水沙连社，合猫丹（社名）、蛮蛮（社名）之浊流，西过牛相触（山名），北分于东螺。又南汇阿拔泉之流为西螺，过黄地仑（庄名）、布屿稟（社名），出白沙墩之北，至于番仔挖（港名，港口原有浮屿，内可泊小船），入于海。

东螺溪：分自虎尾之牛相触（水色皆黑。土人云：虎尾东螺水清则时事有变），北折而西，过打马辰、树仔脚、猫儿干（上三庄名，皆有渡），汇于海丰港（港口旧有商船到此载米粟），入于海（海水入至北路汛防前而止）。遵海而北，为三林港（海■〈彳义〉港口有商船到此载米粟。港水入至二林社止）。

西螺溪：源出浊水溪，至崁头厝（庄名），与三条圳合，入于海。

三条圳溪：源分浊水，在东、西螺交界之中。西至崁头厝，与西螺溪合，入于海。

大武郡溪：发源于大武郡山，西出马芝遴（社名），又西至鹿仔港（港口今设正口，配运官粟，大小商船皆泊于此），入于海。

浊水溪：发源于内山，莫知所自出。相传水源本清流，至一潭，方变为浊。至福骨、卓扣合南港丹蛮郡（三社名）之水，过集集（山名），迳外触口，分为虎尾、西螺、东螺三条圳；西折崁头厝、三条圳，一又与西螺合，至番仔挖，入于海。

大肚溪：源出南北投（庄名）。南合猫罗（庄名），北收猫雾揀诸水，会于双溪口。又西至扫帚尾（庄名），入于海。

清水溪：发源于水沙连内山，至内触口、杉木岭，又西折至外触口，入于浊水。

万丹溪：源出自内山。西汇为葫芦肚，迳城头坑，会猫罗，入于大肚溪。

万斗六溪：发源于内山，迳火焰（山名），合大肚，入于海。

猫雾揀溪：发源于内山。由岸里（社名）迳北庄（社名），南至学田（庄名），出新庄仔（庄名），合大肚，入于海。

大甲溪：发源于沙里兴（社名）。由大茅埔（庄名）、东热角（庄名）、朴仔篱山脚，过岸里社后，西折红圳头（庄名），南分为寓鳌头圳，西南至高密（庄名），入于海。

蛤蒲溪：源分大甲，西至高密庄北，入于海。

港

番仔挖港：在县治西南四十余里。北之大肚、鹿港溪，南之大突、二林溪诸水，俱汇此入海。

五义港：海■〈彳义〉，在沙轱庄北。



水里港：海■〈汙义〉，在大肚溪北。

草港：海■〈汙义〉，在鹿仔港北。

涂墘窟港：海■〈汙义〉，在大肚溪尾。

海丰港：海■〈汙义〉。

## 井

古月井：在东门外八卦山麓。前系居民李氏园中，忽涌甘泉，人争汲焉。邑令胡公捐俸购之为井（古月即胡字也。有碑记及诗，刻城隍庙壁）。

番仔井：在东门外里许。泉清而甘。以在番仔井山下故名（或曰山因井而得名，非井以山名也）。

红毛井：在东门外半里许。泉有数穴，味亦清甘，但吝于出。汲者每环井以俟其出。故老相传：以为红夷故井云。

龙目井：在邑治北十七里。其泉涌起数尺，如喷玉花。山下田数百亩，皆资此泉灌溉。色清味甘，里人多汲焉。旁有两石，状若龙目，故名。

国姓井：在邑治东北六七里柴坑仔庄后。其水清澄，视之深仅尺许，白沙明净。里人以绳缚石坠之，则深靡所底，绳尽少顷，石自涌出。以足探之没胫，则似有从中挽下者。故老相传：昔有两牛相触，一牛误陷井中，俄顷沉没，终无浮出。

柴头井：在县治南二十四里。泉清而洁，可造红曲。近庄曲窑十余，皆资此泉制造（枋桥头街天后宫内有碑纪其事）。

## 潭

水里社潭：一名日月潭，在水沙连内。潭中水色，两边不同；中突一屿，曰珠仔山。潭长八、九里，阔三、四里，深二十余丈。潭底有大茄苳树一株，水清可见。故老相传：雍正间，巡道吴冒祚讨生番骨宗，屡围莫获，吴乃相地势，砍茄苳，骨宗始就擒。或曰：骨宗即茄苳树精。「诸志」称此潭为海外别一洞天，有：「沙连浮屿」说及诗，见艺文。

月眉潭：在县北十里和美线庄畔，形似月眉。水色澄鲜，印以皎月，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秋景尤佳，故为邑治八景之一：「眉潭秋月」是也。今潭水久涸，已填为埔矣。

水涟潭：方广三丈余，形若井，崇山环列。天将风雨，则水涨发声如潮，番民以占阴晴。

鬼面潭：在半线社东山内，水泉停滞为潭。夏、秋则溢，春、冬则涸（或云鬼面即

水涟，音相近而误也）。

大窟潭：在火焰山半壁。水只微出，大旱不涸，潭底龟鱼甚多，相传内有

文龟。

石螺潭：源从乌溪流入，形如石螺，故名。

马鸣潭：在猫雾揀内，详见水利。

泉

半壁泉：在内木栅庄畔。峭壁削立几十丈，其泉从半壁飞下，恍如瀑布一样。泉清味甘，里人多汲焉。余泉灌田数千亩。

寓鳌头泉：在寓鳌头山下。泉从石隙流出，清甘绝伦，里人多汲焉。山下田数千亩，皆藉灌溉，大旱不涸。

出水庄泉：在大武郡保出水庄后坑内流出，清洁可爱，里人多汲焉。余泉灌田数千亩。每泉大涌，则时事有变。泉若骤枯，则穀价高昂，历验不爽。

形胜

邑治居全台之中，山川秀丽，广袤蜿蜒，内控十三保半之民番，外扼一百余里之要领。揖鲸海而枕狮山，东西壮其流峙；左鳌头而右虎尾，南北肩乎户庭。山以珠而着，潭以宝而传。水沙浮屿，辟异境而拟瀛洲；蒲里开洋，垦平畴而分绣壤。足征气象之峥嵘，标土田之沃衍已。乃若烟火万家，鹿水为财帛之聚；飞泉半壁，乌溪擅邱壑之奇。碧山曙色，恍图画之天开；清水春光，疑净罗之入梦。洵为海外雄图矣。

邑中八景：丰亭坐月、定寨望洋、虎岩听竹、龙井观泉、碧山曙色、清水春光、珠潭浮屿、鹿港飞帆。

丰亭，县署后丰乐亭也。前嘉庆三年，邑令胡应魁，以邑之主山名八卦山，乃于署后建太极亭，取太极生两仪、四象生八卦之义。亭为重楼，上有护栏，复道相通，可以眺远；户牖轩豁，具有雅致。十六年，邑令杨桂森重修，改太极亭为丰乐亭。是年三月，穀价高腾，四月，早禾大熟，乃改是亭以志喜。即年丰民乐之意也。

定寨，定军山上砖寨也。定军山即八卦山，雍正间，巡道倪象恺平大甲西社番林武力等之乱，乃建亭山上，名山曰定军，名亭曰镇番，纪武功也。乾隆六十年三月，陈周全滋扰，亭毁于火，遗址无存。嘉庆十六年，邑令杨桂森倡建县城。又于定军山上造砖寨，曰定寨。门楼高敞，登临一望，远瞩全邑之形胜，近瞰一城之人烟，甚壮观也。而大海茫茫，飞帆在目，则又得一胜概矣。故以「丰亭坐月」、「定寨望洋」，冠乎八景之上，所以尊县治也。

虎岩曰沙坑内虎山岩也。乾隆十二年，里人赖光高募建。岩左右依山环抱，茂林修竹，翠巘丹崖，游览之胜，与碧山岩等。每当春、夏之交，禽声上下，竹影参差，清风徐来，绿阴满地，置身其间，仿佛神仙境界。

龙井，蛇仔仑庄北龙目井也。其泉清而味甘，涌起尺许，如喷玉花。井旁

有二石，状似龙目，故名。里人环井而居，竹篱茅舍，亦饶幽致。

碧山岩，在北投庄西山上。乾隆十七年住僧募建。岩有树木、溪流环其前，林泉幽寂，颇饶游观之趣。清晨四望，崇山峻岭，罗列寺前。焰峰九十九尖，状似玉笋排空，参差无际，洵属奇观。

清水岩，在许厝寮山麓，乾隆初寺僧募建。嘉庆二十四年重修。岩左右青嶂环遶，树木阴翳，曲迳通幽，邱壑之胜，恍似画图。春和景明，野花浓发，士女到岩游览，俨入香国中矣。

珠潭，沙连日月潭也。四周大山，山外溪流包络。自山口入潭，广八、九里，屈曲如环。水深多鱼，中浮一屿，曰珠仔山。番欲诣屿，划蟒甲以渡。屿员净开爽，青嶂白波，云水飞动，海外别一洞天也。

鹿仔港，烟火万家，舟车辐辏，为北路一大市镇。西望重洋，风帆争飞，万幅在目，波澜壮阔，接天无际，真巨观也。

### 海道

环台皆海也，自邑治计之，南至郡城，旱程二百里；又至凤山之沙马矾头，旱程四百九十六里。水程视风信为远近，风利则船捷，易到而近；不利，则船缓，难到而远，故不能定程也。北至淡水厅，旱程一百四十里；又至鸡笼鼻头，旱程四百三十里。水程亦以风信为迟速。西至鹿仔港，旱程二十里。由鹿港至泉之蚶江水程九更，泉之獭窟八更。以东北、东南风为顺，西风为逆。由鹿港至厦门十二更，以东北风为顺。

彰邑与泉州府遥对。鹿港为泉、厦二郊商船贸易要地。内地来鹿者，厦门以南风为顺，磁头深沪次之。崇武以北风为顺，獭窟次之。故北风时，厦船来鹿，必至崇武、獭窟方放洋。南风时，蚶江、獭窟船来鹿，必至磁头、深沪方放洋。

澎湖与笨港相对，故澎船往返，洋中可双见山。其来鹿港，以西南风为顺；回以东北风为顺。若冬天北风盛发，则不便来鹿。

凡北船来鹿，至四、五月便回。南船来鹿，至七、八月便回。顺风故也。

凡船自内地来台者，皆横流而渡，故曰横洋。

黑水沟有二：大沟阔而浅，小沟狭而深，故又曰重洋。

舟人揆舵扬帆出海曰放洋。舵工定针路而视所向用字也。

凡舟行务依上风。夏令多南风，放洋必从南。冬令多北风，放洋必从北。若误居下风，则针路便失，故舟人争上风，犹作文之力争上流也。

自鹿港出洋，水色皆白；间有赤涂色水者，则溪流所注也。回顾台山，罗列如画，苍翠在目；已而渐远，水色青蓝；远山一角，犹隐约波间。旋见青变为黑，则小洋之黑水沟也。过沟，水色稍淡，未几深黑如墨，横流迅驶，即大

洋之黑水沟也。险急既过，依然清水，转瞬而泉郡之山影在水面，若一抹痕。俄而水渐碧色，碧转为白，则泉之大队山在目前矣。

黑水小沟仍属台湾。黑水大沟则台湾与内地分界处也。阔约七、八十里，视之水黑如墨。以桶汲起，汲清水也。小沟深险绝伦，船难寄椗。大沟水亦如墨，深约四、五十丈。南流急时，风静波恬，犹堪寄椗。其流湍急，冠绝诸海。船利乘风疾行，乱流而渡；迟则波涛冲击，恐失针路。大沟既过，再行二更，则令亚班登桅遥望，以认内地山影，方知船之高低。在上风曰高，在下风曰低。上风则入澳较速，下风则入澳较迟。船已见山，如日色过晚，料难入澳者，夜间便须寄椗，不敢迫山。待至黎明，方好驾驶入澳。近澳处每有渔人布网，恐船碍网杙，或牵网索，便费力也。

泛海不见飞鸟，则渐至大洋。盖水禽陆栖也。若近岛屿，先见白鸟飞翔（本「府志」）。

海波夜动，焰如流火。天黑弥漫，船在洋中，可击水以视物。一击而水光飞溅，如明珠十斛，倾撤水面，晶光莹然，良久始灭（本「府志」）。

鹿港向无北郊，船户贩糖者，仅到宁波、上海；其到天津尚少。道光五年，天津岁歉，督抚令台湾船户运米北上。是时鹿港、泉、厦郊商船，赴天津甚伙，叨蒙皇上天恩，赏赉有差。近年四、五月时，船之北上天津及锦盖诸州者渐多。

鹿港、泉、厦郊船户欲上北者，虽由鹿港聚载，必仍回内地各本澳，然后沿海而上。由崇武至莆田，湄洲至平海，可泊百船。其北即南日小澳，仅容数船，是福清、莆田交界处。从内港行经门扇，后草屿，至海坛宫仔前，有盐屿，即福清港内。过古屿门，为长乐县界。复沿海行，经东西洛滋澳，再过为白亩关潼，可泊数百船，乃福省半港处；入内即五虎门。由关潼一潮水至定海可泊数百船。复经大埕、黄岐至北交，为连江县界；再过罗湖、大金，抵三沙烽火门。由三沙沿山钱驶一潮水过东壁大小目、火焰山、马屿进松山港即福宁府。由烽火门过大小仑山■〈山上秦下〉屿水澳，至南镇沙埕，直抵南、北二关，闽、浙交界。由北关北上至金香大澳，东有南纪屿，可泊千艘。其北为凤凰澳，系瑞安县港口。又北为梅花屿，即温州港口。过龕内三盘，伪郑尝屯札于此。再过王大澳、玉盘山坎门、大鹿山，至石塘，内为双门卫。复经蜚壳澳、深门花澳、马蹄澳、双头通至川礁，为黄岩港口。从牛头门、柴盘，抵石浦门，由龙门港崎头，至丁厝澳，澳东大山叠出，为舟山地。赴宁波、上海，在此分■〈舟宗〉。从西由定海关进港数里即宁波。从北过岑港、黄埔至沈加门，东出即普陀山。北上为尽山、花鸟屿。尽山西南有板椒山，属苏州府界。又有羊山，龙神甚灵。凡船到此，须稍寂而过。放大洋抵吴淞，进港数里即上海

。再由舟山、丁厝澳西北放小洋，四更至乍埔。海边俱石岸，北风可泊于洋山屿。向北过崇明外五条沙，转西三十四更，入胶州口。过崇明外五条沙对北三十二更至成山头，向东北放洋，十一更至旅顺口。由山边至童子沟岛，向东沿山，七更至盖州，向北放洋，七更至锦州府（本「台邑志」）。

鹿港，泉、厦商船向止运载米、糖、■〈米凡〉油、杂子，到蚶江、厦门而已。近有深沪、獭窟小船来鹿者，即就鹿港贩买米、麦、牛骨等物，载往广东、澳门、蔗林等处。回时采买广东杂货、鲢、草鱼苗来鹿者，名曰南船。

彰化港口，以鹿港为正口，然沙汕时常淤塞，深则大船可入，浅惟小船得到。如王宫番仔挖，迁徙无常。近日草港、大肚尾、五■〈汙义〉港等澳小船，遇风亦尝寄泊；惟配运大船，则不能入耳。沧桑之变，类如斯夫。

### 潮汐

画曰潮，夜曰汐。或谓汐为夜潮，故言潮可统汐也。凡潮，月自初一至十五日为一周，后半月与前半月适相同焉。台湾一日起巳亥初四刻潮满，二日巳亥正三刻潮满，三日午子初三刻潮满，四日子午正一刻潮满，五日午子正四刻潮满，六日未丑初三刻潮满，七日未丑正三刻潮满，八日寅申初二刻潮满，九日申寅初四刻潮满，十日申寅正三刻潮满，十一日酉卯正一刻潮满，十二日酉卯正四刻潮满，十三日戌辰初三刻潮满，十四日戌辰正二刻潮满，十五日戌辰正四刻潮满，是为一周。十六日与初一日同，盖周而复始矣。凡阳时管三日，阴时管二日。凡潮自始长至满历三时，自满至涸亦历三时。故语其满，而前后可推也（图见后）。

邵子曰：海潮所以应月者，从其类也。余襄公安道云：阳燧取火于日，阴监取水于月，各从其类。潮有涨退，海非增减，月之所临，水往从之。故月临卯酉，则水涨于东西。月临子午，则潮平南北。彼竭此盈，往来不绝，皆系于月。昼夜之运，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阴西没，常缓于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缓，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缓一夜潮。自望至晦，复缓一夜潮。春夏昼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春为阳中，秋为阴中。岁有春秋，犹日有朔望也。潮之极涨，常在春秋之仲。涛之极大，常在朔望之后。又云：海之极远者，得气尤专，潮亦因之。东海、南海，其候各有远近之殊。「旧志」云：以水从月，最为确论。台湾地处东南，月常早上，初二、十七日夜初昏即临卯酉，故潮亦因之。又「旧志」台湾潮信与内地「惠安志」所载略同。视同安、晋江各差一时。如初一、十六日台湾潮水涨满在巳亥时，同安则在子午，晋江则在辰戌也。晋、同潮水入溪，差至两时，以道路迥远之故，无足异者。台处海中，潮信宜可为准，乃南北二路，复自不同。鹿耳门至南路打鼓港较同安金厦潮平四刻，水长五、六尺，打狗港至琅峤竟平一时，水止三、四尺。北路

三林港至淡水复与金、厦同时，水长丈许。又自彰化以下，潮流过北，汐流过南。澎湖亦然。彰化以上，则潮流过南，汐流过北。一郡似此悬殊，何况东海、西海、南海、北海，相去不可量数者乎！

右图十二辰指掌定位也。推潮长法：以初一初二加于卯位，左旋顺数至寅而止。推潮满法：以初一初二加于巳位，左旋顺数至辰而止。阳时管三日，阴时管二日，而一月之大概定焉。初一初二长在卯，则长半在辰，满在巳。初退在午，退半在未，涸在申。再长在酉，长半在戌，满在亥，初退在子，退半在丑，涸在寅。自长至满历三时，至涸亦历三时，而潮信可知也。

### 风信

舟人呼大风曰颶，更大曰台。「台湾府志」云：颶之甚者曰台。颶倏发倏止，台常连日夜。

颶骤而祸轻，台缓而祸久。「台湾县志」谓：颶字当作暴。引诗：「终风且暴」为证。又云：颶与颶亦异。颶乃海中灾风，其至叵测。暴则每月有期，所传名称，虽涉怪诞，而验之多应。凡暴期将至，舟必泊澳以待。俟颶发后，辄尾之而行，最便利，不为灾。又云：六书无「台」字。所云台者，乃土人见颶风挟雨四面环至，空中旋舞如筛，因曰风筛。谓颶筛雨，未尝曰台风也。台音筛同台，加风作台。诸书承误，今删之。按「韵会」：「海中大风曰颶」。「投荒杂录」云：岭南诸郡皆有颶风，以四面风俱至也。颶字补妹切，海之灾风也。颶字音惧。颶字音贝。字典引杨升庵说，颶作颶，或颶作颶，本各有其义。而正字通云：颶即颶字之讹。则颶可不作暴也。台、颶二字，类见闽书，则二字之承传已久，不必改易也。

### 逐月颶风日期

正月：初四（诸神下降）、初九（玉皇诞，是日有风，则一岁之颶期多验，否则无准）、初十、十三（关帝诞）、十五日、二十四（小妾颶）、二十九（龙神会，此颶最准，或前一日。俗呼洗吹笼，或本风连后三日，俗呼乌狗报白须）。

二月：初二（土地公诞）、初七（春期）、初八（张大帝诞）、十九（观音诞）、二十九（龙神朝天）。

三月：初三（真武）、初七（阎王）、十五（吴真人）、十八（诸神会）、十九（后土）、二十三（妈祖，俗云真人多风，妈祖多雨）、二十八（东岳）、二十九（诸神升天）。

四月：初一（白龙）、初八（太子）、十四（纯阳仙师）、二十三（太保）。

五月：初一（南极星君下降）、初五（竞渡风，洋船最忌）、初七（朱太尉）、十三（关帝降神）、十六（天地合日，防恶风）、二十一（龙母）、二十九（威显）。

六月：初六（大禹王，前后七日宜谨防，六月防初、七月防半）、十二（彭祖）、十八（彭婆）、十九（观音）、二十三（小夷）、二十四（雷公，最准，亦最狠）、二十六（二郎神）、二十八（大夷）、二十九（文丞相）。

七月：初七（井女会）、十五（鬼子，最宜防）、十八（神煞交会）、二十七（天地合日，防恶风）。

八月：初一（灶君朝天）、初三（防恶风）、初五（九皇）、十四（伽蓝）、十五（龙神大会）。

九月：初九（落帽风）、十一、十五（百神俱起）、十六（张良）、十七（金龙）、十九（观音）、二十七（冷风）。

十月：初五（小春风信）、初六（天曹下降）、初十（水仙）、十七（水府朝上帝）、二十（东岳朝天）、二十六（翁爹）。

十一月：十四（水仙）、二十七日（普庵）二十九（西岳朝天）。

十二月：二十四（百神升天，俗呼扫尘，自本日至二十九日年送年风）、二十九（大盆）。

气候（占验附）

气候非天为也。地偏则所得于天者如是。台湾本瘴毒地，雨阳燠寒，皆非气之正。建置而后，居民广集，人类孳生，瘴氛屏销，雾露风雨，无所挟而为疠。固知阴阳和、寒暑时，古今来有力持之者，岂非人事哉。

台处闽东南隅，地势最下，四面环海，遥隔重洋。其气候与内郡悬殊，大约暑多于寒。花卉不时常开，木叶历年未落，瓜蒲蔬茹之类，虽穷寒亦华秀：此寒暑之气候不同也。春频旱，秋频潦，东南云蒸则滂沱，西北密云鲜润泽，所以云行雨施，必在南风盛发之时：此雨阳之气候不同也。四时之风，南颺居多，七、八月间，因风击浪，摧檣倾楫；其涛浪之声，远闻百里外；风之所自，晓东暮西，与中土顿殊：此风颺之气候不同也。即一郡之中，而穷南极北，气候迥不相侔。自邑治北至淡水渐北渐寒，南至郡治，渐南渐暖：此南北之气候不同也（参「台邑志」）。

邑治居台湾之中，寒暖适均，与淡水之极北而多寒霜雪频降者异矣。人居稠密，烟火万家，零露既稀，瘴气不入，与凤山之极南，甫晡而露降、日出而雾消者又异矣。狂风虽作，一、二日即休，与鸡笼之北风盛发，累日不止者异矣。三月以后风多南，八月以后风多北，与东港、琅峤等处，永年不闻朔风者

又异矣。故夏暑而冬寒，秋暖而春和，此其气候亦适中也。

海气山岚，交酿为露，值夜霏霏如霰，村舍山林，咫尺莫辨，茅檐日高，尚溜余滴。故冬春无雨，二麦瓜菜不以为病。又有红日三竿，天气晴朗，忽阴翳溟蒙，更为浓露，变幻俄顷，殊不可测。

内山终岁不离云，或幂于顶，或横于腰，惝恍飘渺，莫穷其际。偶于侵晨片晌，翠黛笋簇，望之如洗，须臾即云合矣。若日中云收，峰峦可数，必不日而雨。海内之山，未有以晴朗为雨候者。

夏秋红日当空，片云乍起，倾盆立至。一日之内，阴晴屡变，或连月不开。冬春二时，或昧旦霜飞，日中雨注，方在摇扇，旋苦寒风。客斯土者，宁过暖而无受寒，则邪气不得而中之矣（俱「诸罗志」）。

三月辄着轻纱，至十月不更。每朔风骤凛，忽易薄裘。曦光一射，乃被縠衫。一日之间，暄凉数变。故讌集之顷，袷毳兼携，以备不时脱换。砌虫夜响，竟岁皆然。春初已绽夏萼，胆铤长插，石榴与山茶掩映，不足怪也。更有狂飚怒号，转觉灼体；风过后木叶焦萎如蕪。俗谓麟麒颺云。风中有火，殊可记异（「海东礼记」）。

旧传野不苦旱，以土沙含润，又山气露重也。予尝秋郊早行，辨明时草露已曦，「志」所谓入夜霏霏如霰，茅檐日高尚溜余滴者：无有也。或因近年人烟渐稠，故露气减于昔云（同上）。

海上天无时无云。虽浓云鬣鬣，但有云脚可见，必不雨。云脚者，如画家绘水口石，其下横染一笔，为水石之界者是也。无脚之云，如画远山，但见山头，不见所止（「稗海记游」，下并同）。

日色被体如灼，三日内必雨。

日出时，有云蔽之，辰刻云渐散，必大晴。日初出即开朗，是日必不晴。暑月久晴则不拘。

日落时，西方有云气横亘天上，或作十数缕各不相属，日从云隙中度过，是谓日穿经纬；来日大晴。或云色一片相连，其中但有一二点空窈得现红色，是谓金乌点睛，亦主晴。

日落时，西方云色黯淡，一片如墨，全无罅窈，又不见云脚者，主来日雨。若云色浓厚，当夜必雨。

日落时，西北方云起，如层峦叠嶂，矗起数十层，主大风雨，山崩水溢之征也。居山陬水涯者，宜防之。

晨起，雾遮山脚，主晴。云罩山头，主雨。

初雨如雾，虽沈晦，至午必晴。

久雨后，近暮遍天红色，来日必晴。谚云：「火烧薄暮天」。久雨后暂辍



，犹见细雨如露，纵令开朗，旋即雨至。谚曰：「雨前蒙蒙终不雨，雨后蒙蒙终不晴」。

断虹两头不连者，俗呼破篷。虽见东方，来日不免风雨。惟虹霓申酉见东方，主晴。

诸山烟霭苍茫，若山光透露，便为风雨之征。

春日晚看西，冬日晚看东，有黑云起，主雨。谚曰：「冬山头，春海口」（「赤嵌笔谈」）。

## ●彰化县志卷二

### 规制志

城池（寨附）官署（公廨附）仓廩街市保（庄社附）津梁水利驿传蠲政养济义塚（封茔附）

古圣人之制治，兵、农、礼、乐、数大端有关于教养者，莫不具有成规。降而城郭、宫室、都鄙、庐井、关市、津梁诸务，亦必豫为之备，使百姓日用而不知。故筑斯凿斯，城池固也。止水荡水，旱潦备也。柱成梁成，桥渡修也。求仓求箱，积贮裕也。以封以树，坟墓安也。置驿置铺，邮传速也。设局设院，而鳏寡孤独废疾者，莫不有养也。间或偏灾偶告，又为之议赈议恤，使凶年饥馑而民无菜色也。治天下然，治一邑何独不然。彰化设治百余年，草昧既开，规为渐备；得督司牧，实心实政，抚绥而振兴之，蒸蒸有纲举目张之效焉。志规制。

城池（寨附）

官署（公廨附）

仓廩

街市

保（庄社附）

津梁

水利

驿传

蠲政

养济

义塚（封茔附）

城池

县故属诸罗，「志」谓望寮山有中军之旗鼓，半线之营垒，即今县治也。自雍正元年设治，十二年，邑令秦士望始仿诸令周钟瑄之法，于街巷外遍植荆竹为城，分东西南北为四门。彰化之有竹城，实权輿于此焉。自是岁有栽种

，亦颇茂密。迨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乱，砍伐殆尽。六十年，陈周全再扰，两经蹂躏，固宜濯濯矣。嘉庆二年，邑令胡应魁仍依故址，栽植蒨竹；又于四门增建城楼。然海外土松，时多地震，经十余年，城楼半就倾圮。

十四年，制宪方巡台抵彰，绅士王松、林文浚等呈，准民捐建土城。制宪方据情入奏，诏报可。于是邑令杨桂森分俸倡捐，州同衔赖应光等一十六人先捐银一万五千元助之，遂庀材兴工。旋以士民向义乐输，王松等以土城易圯，议易以砖，谓足资巩固而垂永久。杨县令再为通详列宪，兼筹形式，依旧址而窥之，似葫芦吸露之样。以地势而相之，若蜈蚣照珠之形。辛未年经始，至乙亥年告成。

城周围九百二十二丈二尺八寸，高一丈五尺。雉堞七百八十三垛，垛高三尺。城外连垛计高一丈八尺。城内高一丈二尺，基宽一丈五尺，深一丈，上宽一丈。为楼四座，各二层，高三丈九尺。炮台十二，水洞六，堆房十六。东西径一里又十分里之四；南北径一里又十分里之三。东曰乐耕门，西曰庆丰门，南曰宣平门，北曰共辰门。

#### 寨（附）

定军山寨，周围计长六十丈，雉堞五十六。内高一丈二尺，外高一丈五尺，连雉堞高三尺，共高一丈八尺。基宽一丈五尺，上宽一丈。炮台四座，水洞二，楼门一。嘉庆十八年，王云鼎、林文浚、赖应光、詹捷能等监造。

#### 官署

彰化县署，在城中南向，雍正六年邑令汤启声建。前为大堂，中为川堂，后为后堂、为库房、为箱房，左侧厨房，右侧小轩。乾隆五年，邑令许廷璠重建六房。八年，邑令刘靖建幕厅。十三年邑令陆广霖、十四年邑令苏渭生相继修监狱。十八年，邑令刘辰骏建天后宫。二十五年，邑令张世珍建官厅。五十一年，林逆之乱毁于火。五十三年，邑令宋学灏领帑重建，略依旧式。嘉庆三年，邑令胡应魁建太极亭于署后。十六年，邑令杨桂森重修，改太极亭为丰乐亭。

典史署，在县署西偏，乾隆十二年典史朱江重建。二十六年，典史仇作霖修。五十一年，林逆之乱毁于火。五十三年，邑令宋学灏领帑重建。

县丞署，在南北投保南投街外，乾隆二十四年建。五十一年，林逆之乱毁于火。五十三年领帑重建。

教谕署，在学宫西北畔，嘉庆二十三年邑令吴性诚谕绅士林文浚、罗桂芳等，劝民捐建，在白沙书院后（乾隆五十一年，林逆之乱，教谕训导署毁于火，后请建未建。嘉庆二十二年，裁训导缺，移设于淡水厅学。于是专建教谕署，始因书院后旧址扩之）。

猫雾揀巡检署，在犁头店街，雍正十年建。乾隆五十一年，林逆之乱毁于火。五十三年重建。

北路理番同知厅署，在鹿仔港粟仓南畔，嘉庆二年建（旧署原在县城内南街，乾隆五十三年，移驻鹿仔港）。

鹿仔港巡检署，在米市街，雍正六年建（嘉庆十四年，裁巡检缺，移驻于大甲署，遂废）。

北路副将署，在县城内县署东畔，南向，乾隆五十三年重建。

都司署，在副将署西偏南向，乾隆五十三年重建。

水师游击署，在鹿仔港街尾土城内南向（旧在鹿仔港北头营盘内，乾隆五十三年建，六十年陈逆之乱毁于火，乃移建在土城内）。

公廨（附）

大公馆，在县城南门内城隍庙东畔。

仓廩

一在县署后，名丰盈仓（计三十间，足贮穀万石。嘉庆十五年邑令杨桂森新建）。

一在鹿仔港米市街西畔（计一十六间雍正年间建，门首有匾曰天庾正供）。

一在沙连林圯埔街（计二十一间，乾隆十六年庄民捐贖鳩工共建）。

一在半线保县治东门外（计一十五间，康熙五十二年诸邑令周钟瑄建，后屡重修。嘉庆十六年，邑令杨桂森移建城内，议改建主静书院于此，后不果）。

一在猫雾揀保（计三间，雍正初建，今并废）。

一义仓，在邑内小西，计一十九间，道光十四年四月，台湾府周彦、邑命李廷璧谕绅士罗桂芳、杨廷琛、纪梦熊等，倡首捐建穀石。

街市

凡有市肆者皆曰街：闐闐嚣尘，居处丛杂，人烟稠密，屋宇纵横。街旁衢衢曰巷。郊野之民，群居萃处者，曰村庄，又曰草地。番民所居曰社。

街在县城内者曰：东门街、南街、大西门街、小西门街、暗街仔、总爷街、打铁街、新店街、北门街。在城厢外者，有北门口街、市仔尾街、南门口街。

巷，在县城内者曰：赐福巷、文书巷、锁匙巷、城隍庙巷、天公坛巷、暗巷。

街，在县城外者，曰：

鹿港大街：街衢纵横皆有，大街长三里许，泉、厦郊商居多，舟车辐辏

，百货充盈。台自郡城而外，各处货市，当以鹿港为最。港中街名甚多，总以鹿港街概之，距邑治二十里。

东螺北斗街：故东螺街被水冲坏，举人杨启元、林焕章、武举陈联登、监生陈宣捷、总理高培洪等议移建于此。街分东西南北中，为大街纵横整齐，距邑治三十五里。

西螺街：属西螺保，距邑治五十里。

员林街：属燕雾保，距邑治二十里。

麦仔寮街：属海丰保，距邑治七十里。

埔姜仑街：属布屿保，距邑治七十里。

二林街：属二林保，距邑治四十五里。

林圯埔街：属沙连保，为斗六门等处入山总路，距邑治六十余里。

集集街：属沙连保，民番交易之处，距邑治六十五里，为入山要路。

南投街：属南北投保，距邑治四十里。

北投街：属南北投保，分为新、旧街，距邑治三十里。

大墩街：属大东保，距邑治二十五里。乾隆丙午林逆在此攻陷官车。

犁头店街：属揀东保，距邑治二十里。巡检署在此。

葫芦墩街：属揀东保，距邑治四十五里。

大里杙街：属揀东保，距邑治二十五里。乾隆丙午林逆巢穴。

四张犁街：属揀东保，距邑治三十里。

寓鳌头街：属大肚保，距邑治三十里。

沙轆街：属大肚保，距邑治二十五里。

大肚街：属大肚保，距邑治一十二里。

小埔心街：属东螺保，距邑治三十五里。

东势角街：属揀东保，距邑治六十里。

石岗仔街：属揀东保，距邑治五十里。

三林街：属二林保，距邑治五十里。

圳头厝街：属海丰保，距邑治六十里。

海丰港街：属海丰保，距邑治七十五里。该处旧有澳口，可泊商船，今随澳迁移，如王功宫、番仔挖等处，以泊船处为街。

打廉街：属马芝保，距邑治二十里。

悦兴街：属东螺保，距邑治四十里。

社头街：属大武郡保，距邑治二十五里。

永靖街：属大武郡保，距邑治二十五里。

枋桥头街：属大武郡保，距邑治三十五里。

挖仔街：属二林保，距邑治二十五里。

大城厝街：属深耕保，距邑治四十五里。

王功港街：属深耕保，距邑治四十里。

番仔挖街：属深耕保，距邑治五十里。

保

即保甲之义也。彰化草莱渐辟，村庄日增，原十三保半，今增为十六保。

半线保，邑治西北，今分为半线东保、半线西保。

燕雾保，邑治南，今分为燕雾上保、燕雾下保。

马芝遴保，邑治西，今分为马芝上保、马芝下保。

猫雾揀保，邑治东北，今分为揀东、揀西二保，其东西保中，又分为上下保。

大武郡保，邑治南，今分为武东保、武西保。

东螺保，邑治南，今分为东螺东保、东螺西保。

西螺保，邑治西南。

二林保，邑治西南，今分为二林上保、二林下保。

海丰港保，邑治西南。

深耕保，邑治西南。

布屿稟保，邑治西南，今分为布屿东保、布屿西保。

水沙连保，邑治东南。

大肚保，邑治西北，今分为大肚上保、大肚中保、大肚下保。

猫罗保，邑治东南。

南北投保，邑治东南。

鹿仔港保，邑治西，分马芝界为半保。

半线东西保，县城外各庄名：坑仔内、瓦碓庄、湳尾庄、乌瓦碓、大岸头、待人坑、乌碓仔、市仔尾、中寮庄、李厝庄、五条圳、竹仔脚、溪洲庄、后庄仔、窟庄后、查某潭、三块厝、苎仔潭、郑厝庄、涂厝厝、仑仔脚、孟仔厝、下犁庄、牛埔庄、径口厝、溪口厝、沟内庄、塭仔庄、草湖庄、和美线、番仔沟、面前厝、营盘埔、竹围仔、火烧庄、七张犁、四张犁、大霞佃、山寮庄、新埔庄、欧湖厝、阿束社、西势社、水尾庄、甘仔井、牛稠庄、番社口、大竹围、柴坑仔、渡船头、下尾寮、中庄仔、下山脚、平和厝、荊桐脚、霞佃尾、公厝庄、砖仔碓、西庄仔、饶平厝、乌瓦厝、青埔庄、倒廊庄、新庄仔、国姓井、苦苓脚、阿夷庄、下廊庄、皮寮庄、新竹围、过沟仔、菜公寮、打铁山、茄藜庄、诏安厝、树仔脚、树仔庄、顶山脚、漂沙坑、安溪寮、北桥头、洋仔厝、吴厝庄、施厝寮、查某旦、南势庄、福口厝、望影厝、下竹围、水汴头

、顶泉州厝、下泉州厝、大月眉庄、小月眉庄、十二张犁、十五张犁、七头家庄、沙墩前庄（月眉）、三块厝（溪底），六块寮。

马芝遴上下保各庄名：圳头厝、海埔厝、下厝庄、竹围庄、澎湖厝、王爷厝、脱库庄、南桥头、新厝仔、顶廖庄、下廖庄、查亩庄、南势庄、兴化厝、石碑脚、埔脚庄、云霄厝、碑头庄、头仑埔、浸桥庄、草港庄、沟墘庄、乌瓦厝、崎沟庄、头前厝、孩儿安、安东厝、枫仔林、打铁厝、马鸣山、山寮庄、青埔庄、后湳庄、三块厝、杨厝庄、大仑庄、半路店、萆麻厝、学仔庄、番婆庄、霞盃仑、巫厝庄、后溪庄、四块厝、出水沟、打廉庄、菜堂庄、上南港、下南港、下廊庄、下仑脚、角树脚、干溪庄、三角完、湾仔内、埔盐庄、南势埔、新庄仔、三省庄、过溪寮、西势湖、好修庄、瓦碓庄、番童埔、阿力庄、顶仑脚、牛埔厝、埔心仔、粘厝庄、镇平庄、秀水厝、同安寮、大有庄、台湾沟、外埔庄、外中庄、惠来厝、曾厝厝、大仑尾、马芝遴社、顶埔姜仑、下埔姜仑。

鹿港保：（系马芝保属，因设街市，驻海防营汛，人众事杂，另分为半保）安平镇、菜市头、车路口、泉州街、柴寮仔、九间厝、下厝仔、米市街、北头、官后、中大街、菜园、车围。

燕雾上下保各庄名：内庄庄、桥仔头、茄苳脚、内中庄、番仔墩、湾仔内、枫脚庄、三家春、苦瓜寮、姜仔寮、陕西庄、田尾厝、北势洋、新兴庄、秀水庄、口庄庄、湳尾庄、仑仔顶、白沙坑、碑底庄、大坑内、溪北庄、刘厝庄、庄仔庄、港墘厝、员林街、菜园内、西庄庄、车路口、圳头厝、五条圳、南平庄、水碓庄、北势庄、大埔厝、东势庄、杉桥庄、田中央、大仑庄、碑脚庄、佳锡庄、外仑仔、内仑仔、茄苳林、过沟庄、摆塘庄、港尾庄、东山港、三块厝、黄厝庄、碑仔头、犁头厝、大三角潭、小三角潭、燕雾大庄。

大武郡东西保各庄名：万年庄、竹篾店、三条圳、番仔仑、挖仔庄、湖水坑、泉州寮、林厝庄、柴头井、下坝庄、大分寮、榻窝寮、漳埔寮、社头街、火烧庄、旧社庄、广兴庄、三块厝、红毛社、牛埔仔、邱厝厝、崁顶庄、卓乃潭、田中央、大新庄、小新庄、圳墘庄、枋桥头、半路厝、许厝寮、湳仔庄、吕厝庄、内湖兴、埤斗庄、内湾庄、太平庄、石厝庄、锦湖庄、普兴庄、香山庄、鹿堀庄、茄走庄、下竹围、大溪墘、二重埔、新厝庄、崁仔脚、大水堀、大车路、三条仑、粗坑庄、竹脚寮、丙即庄、浮圳庄、张厝庄、观地厅、同安宅、福兴庄、四块厝、杨厝庄、水漆林、罗厝庄、竹仔脚、后壁厝、湳墘庄、永靖街、大沟尾、新兴庄、湳底庄、湳港西、镇平庄、曾厝仑、陈厝厝、五汴头、苦苳脚、仑仔庄、九分玲、太平前、径口厝、梧凤庄、坡脚庄、油车店、二抱竹、仑仔脚、三角仔、新福庄、阿妈厝、大埔心、芎蕉脚、皮寮庄、瓦碓

厝、惠来厝、溪心坝、圳心石埗、排仔路头。

南北投保各庄名：新街、旧街、下南势、牛埔头、石头埔、顶茄萇、过溪仔、田厝仔、溪洲仔、牛屎崎、番仔田、内木栅、项坎仔、草鞋墩、崎仔头、圳寮庄、匏仔寮、新店仔、隘寮庄、南埔仔、营盘口、溪洲庄、内辘庄、牛路头、沟仔墘、山脚庄、林仔头、中庄仔、大坪林、龟仔头、九芎林、爽文路、龙眼林、月眉厝、南投街、半运堀、半山庄、林仔庄、苦苓脚、茄苓脚、枫树脚、包尾庄、三块厝、万丹庄、牛牯岭、牛食水、柑宅庄、柴头井、虎仔坑、半路厝、福兴街、番仔寮、二重溪、福兴庄、挹仔湾、中寮仔、八圯仙、乡亲寮、后寮仔坑、万宝新庄（新庄）、南势仔（坪顶）、竹仔城（黄圯）、埔林庄（北势）、滴仔庄（崩坎）、■〈刁姜〉仔仑。

西螺保各庄名：西螺街、市仔头、菜公沟、牛埔厝、崩沟仔、槎仔脚、水尾庄、新安庄、菜园仔、永定厝、大北园、出九厝、荷包屿、扬贤庄、新庄仔、九眠庄、沟仔墘、后埔心、旧摆塘、茄苓脚、大茄苓、后滴仔、前滴庄、饶平厝、孩沙里、何厝庄、甘厝庄、鹿场庄、埤头庄、番仔庄、小茄苓、鱼寮庄、三块厝、公馆仔、永春厝、七座厝、后厝仔、新兴庄、蓝兴庄、广兴庄、黄荆仑、顶滴庄、太和寮、南势沟、九块厝、下滴庄、番社边、新社庄、社口庄、火烧仑、下茄塘、茄塘厝、詹厝仑。

深耕保各庄名：归德庄、后厝仔、田厝庄、圳头厝、新盘庄、涂垄厝、犁头厝、过沟仔、丈八斗、桥仔头、面前仑、瓦碓仔、傅厝庄、大排栅、东势栅、万合庄、内溪墘、顶廊仔、埤北庄、过埤庄、番仔挖、外沟墘、王功宫、番仔田、下沟头、大埔庄、菜寮庄、海墘厝、西港庄、大城厝、大潭墘、新厝仔、下沟墘、四股庄、大滴庄、刘厝庄、顶山脚、下山脚、丰硕庄、游厝庄、洲仔庄、菜公塘、竹围仔、北势庄、新庄庄、儒都厝、康能湖、长窖厝、饶丰厝、马岗厝、界埤庄、仑仔脚、仑仔顶、内新厝、西寨庄、三块厝、九块厝、五条圳头、三林公馆、东势牛稠庄、西势牛稠庄、顶后厝保庄。

布屿稟保各庄名：大义仑、仑背庄、仑前庄、芦厝庄、店仔庄、荷包屿、埤脚庄、沟墘庄、水尾庄、菜寮庄、竹园庄、新庄仔、新竹围、后璧庄、满带厝、大新庄、八角亭、沟仔墘、三角仔、新店仔、惠来厝、打牛滴、荊仔围、田尾庄、田厝庄、滴仔庄、三座厝、港尾庄、下滴仔、二仑仔、深坑仔、水汴头、潮洋厝、马岗厝、瓦厝庄、山仔脚、溪墘厝、芋埔庄、埔姜仑、大坪庄、龙岩厝、猫儿干、管事厝、兴化厝、顶新厝、西势寮、名山庄、东势寮、溪朗庄、草湖庄、七张犁、崩沟寮、竹围仔、萧墘厝、长寮庄、阿劝庄、大有庄、田寮庄、番仔埔、格仔头、十八张犁。

海丰保各庄名：麦寮街、光在寮、四块厝、北港庄、火烧寮、前面厝、中

山庄、许厝寮、新打埔、施厝寮、牛食水、湖仔内、同安厝、苍岩庄、月眉庄、吕厝庄、牛埔头、圳头厝、鲤鱼庄、东势庄、大边堀、糠榔湖、湖头厝、后安寮、留厝庄、巫厝庄、澄海厝、泉州厝、菜公堂、吕祖厝、菁埔仔、五条港、南公馆、火烧牛稠。

大肚上中下保各庄名：寓都庄、社口庄、芋藜林、糠榔仔、大糠榔、麻踏仑、秀水庄、武鹿庄、塍仔寮、三块厝、南简庄、四块厝、青埔庄、客庄庄、顶湳仔、下湳仔、田寮庄、桥头庄、鹿寮庄、高密庄、旧庄庄、鱼寮庄、番仔寮、十块寮、杨厝寮、桥头寮、海丰厝、吴厝庄、西势寮、公馆庄、沙轱街、沙轱庄、陈厝庄、火烧桥、田中央、海墘厝、八张犁、鸭母寮、乌瓦礁、竹林庄、犁份庄、斗衣庄、埔尾庄、山仔顶、新庄仔、六路厝、诏安厝、埔仔庄、大肚街、三角街、竹围内、庙仔后、山仔脚、三坪坑、宫下庄、崁仔脚、茄投庄、塍仔墘、崁仔顶、牛埔庄、火烧寮、蛇仔仑、龙目井、海埔厝、竹坑庄、水里港、福头仑、福州厝、新庄仔、涂葛崛、头湖庄、杨厝庄、六块厝、汴仔头、渡船头、社脚庄、营盘埔、学田庄、乌日庄、半路店、顶勝■〈月胥〉、下勝■〈月胥〉、中湾庄、山仔顶、竹山庄、内湾庄、篮仔头、井仔头、南寮庄、寓■〈秋上鱼下〉头街、水里崎脚、土地公后、麻园车埔、三块厝仔、鹿仔港寮、下寮仔尾、寮仔大庄、山仔崎头。

东螺东西保各庄名：悦兴街、七张犁、四块厝、良吉庄、梅洲庄、兴化庄、宝斗庄、下水仔、麻园寮、圳墘厝、睦宜庄、仑仔尾、突后庄、打廉庄、田尾庄、饶平厝、鼻仔头、新厝仔、芎蕉庄、乌途庄、芎蕉脚、漳浦厝、下万年、新庄仔、二八水、番仔寮、半路厝、海丰寮、茄苳坑、松柏坑、十五庄、同安寮、沙仔仑、下水埔、顶下坝、湖仔内、溪头庄、牛埔厝、北斗街、溪洲庄、旧眉庄、番仔埔、茄苳脚、北势寮、五张犁、八张犁、海丰仑、龟壳花、扶树庄、西势寮、三条圳、湳堵庄、打马辰、大新庄、半廊仔、溪墘厝、诏安厝、新庄仔、凤凰厝、三块厝、路口厝、江西店、水漆林、仑仔脚、连交厝、顶后埔、下后埔、吴厝庄、顶麻园、见贵庄、西瓜寮、下麻园、下溪洲、圳寮庄、涂结厝、埤头庄、牛稠仔、埔心街、内十张犁、外十张犁、顶树仔脚、下树仔脚、内潮洋厝、十三张犁、三十张犁。

猫雾揀东西上下保各庄名：四张犁、陈平庄、七张犁、后庄仔、员宝庄、头家厝、水汴头、水廉庄、甘蔗仑、加志角、乌牛栏、校标林、社皮庄、牛埔仔、沟仔墘、车路墘、大埔厝、葫芦墩、南坑口、翁仔社、上圳寮、下圳寮、东势庄、西势庄、望楼庄、兆庄庄、杜口庄、新广庄、圳岛庄、洪圳头、马岗厝、枫树肚、华围庄、大思仔、港尾仔、上横山、下横山、六张犁、新兴庄、坝仔庄、四块厝、上员林、下员林、水堀头、饶阳厝、八张犁、土牛角、东势



角、石岗仔、九房厝、石墙围、埤头山、校标埔、上新庄、下新庄、匠寮庄、新社仔、鸟镜头、水井仔、罩兰庄、内新庄、外新庄、桥仔头、学官田、同安厝、番社脚、山仔脚、江西厝、新青埔、马龙潭、潮洋庄、惠来厝、上石埤、下石埤、镇平庄、刘厝庄、三块厝、新庄仔、水碓庄、永定厝、犁头店、麻糍埔、九张犁、番婆厝、头前厝、龙牙庄、土库庄、麻园头、后墘仔、赖厝廊、邱厝庄何厝、庄、早沟庄、半坪厝、大瓦厝、草湖庄、大里杙、土城庄、车笼埔、番仔寮、皮寮仔、凉伞树、詹厝园、瓦碓仔、五张犁、大突寮、大墩街、滴仔庄、大湖庄、三汴头、旱淡庄、公馆庄、棋盘庄、三份埔、二份埔、顶旧社、下旧社、军工寮、上坪林、下坪林、顶桥头、下桥头、上瓦碓、下瓦碓、上潭墘、下潭墘、大滴庄、溪洲大滴、十三张犁、三十张犁、顶枫树脚、下枫树脚、外廊外庄、滴仔西大新庄。

猫罗保各庄名：溪北庄、客哩庄、石螺潭、同安厝、溪心坝、顶廊庄、下哩仔、海丰厝、柳树滴、阿罩雾、大坑口、旧社庄、土城庄、四块厝、南势仔、茄荖厝、北沟庄、溪南庄、内快官、外快官、番仔田、荷包屿、田中央、石牌坑、竹林庄、旧社庄、大埔庄、匏哩庄、社口庄、枫树脚、茄荖脚、新寮庄、猴坑庄、宝斗厝、本县庄、油车店、苦苓脚、下茄荖、南丰寮、金瓜寮、德兴坑。

二林上下保各庄名：顶寮庄、溪湖厝、山寮庄、凤凰厝、北势尾、车店交、田中央、大突头、阿公厝、水汴头、大竹围、竹围仔、仑仔厝、番婆庄、茄荖沟、西势厝、大突庄、北势庄、牛埔头、下水仔、西势仔、二仑庄、车路口、新打埔、詹厝庄、青埔仔、周厝仑、石碑脚、前柳庄、后柳庄、西庄仔、七块厝、天盛庄、浸水庄、湖仔内、后湾仔、斗车湾、覆鼎金、挖仔街、打铜庄、澎湖厝、牛埔港、竹头仔、涂厝厝、后湖厝、港尾仔、港墘厝、岱妈庄、仑仔脚、四块仑、桃仔厝、万兴庄、二林街、中西庄、中罟寮、鱼寮庄、旧社庄、施厝寮、路上厝、后寮庄、鹿寮庄、隙仔庄、芦竹塘、内油车、四篱仔、番仔田、崁顶庄、沟头庄、面前厝、白庙仔、福兴庄、树仔脚、仑仔顶、崁头厝、大护厝、漏碓庄、五庄仔、大仑庄。

沙连保各庄名：林圯埔、三角潭、埔心仔、江西林、香员脚、下坪庄、冷水坑、花溪厝、中崎庄、柯仔坑、磁勝厝、猪勝棕、东埔蜡、圳头坑、笋仔林、小半天、车光寮、獐仔寮、粗坑庄、坪仔顶、清水沟、社寮庄、藤湖庄、木屐寮、他里温、水底寮、顶埔庄、后埔仔、水车庄、集集街、广盛庄、浊水庄、田寮庄、屈尺龟、崁顶庄。（以上各庄名系佾生程灿三采访）。

社（附）

生番、熟番所居之处统名曰社，今就可知者录之。

柴坑仔社、半线社、阿束社、马芝遴社、猫雾揀社、大肚社、南投社、朴仔篱社、乌牛栏社、北投社、猫罗社、猫儿干社、大武郡社、大突社、二林社、迁善社、感恩社、水里社、岸里社、南社、东螺社、西螺社、眉里社：以上二十三社，皆归化熟番所居。然或汉人杂处，或迁徙而墟其地，姑就原名纪载耳。

木武郡社、映里社、毛啐社、平来万社、内眉里社、猫丹社、社仔社、内斗截社、外眉里社、木扣社、子黑社、外斗截社、哆哈啞社、子希社、倒咯社、田仔社、田头社、猫兰社、思顺社、挽兰社、埔里社、蛮蛮社、致雾社、福骨社：以上二十四社，皆归化生番所居，在水沙连内，距邑治八、九十里。其未归化者。性嗜杀人，人迹罕到，无由知其社名而记之。

### 津梁

虎尾溪渡（嘉、彰交界处，冬、春水涸，沙草茫茫。夏秋雨水溪流涨满，非船不渡，有上中下三渡）、鹿场庄渡（西螺往嘉义要道，溪南为嘉义，溪北为彰属庄，邑治六十里）、三条圳渡（东西螺往来通津，距邑治四十五里）、公豸寮渡、打马辰渡（在西螺社之东，距邑治五十里）、树仔脚渡、猫儿干渡、西螺溪渡（南北往来通津）、苦拣脚渡、大仑脚渡、中渡头渡（在茄苳脚庄北，中渡头庄南，距邑治五里。为淡水、彰属通行要津。其水源从茄滑溪顺流入海）、柴坑仔渡（一名林仔潭渡，在茄滑溪之下，北为勝■〈月胥〉，南为柴坑仔，彰、揀往来要津）、溪心坝渡（在海丰厝庄外，猫罗、猫雾揀通行要津，距邑治一十五里）、大肚溪渡（一加滑溪渡、一柴坑仔渡、一中渡头渡、一寮仔渡，四处分为上中下渡，水从双溪口合流，乌溪、猫罗溪、猫雾揀溪三支并入，西出扫帚尾入海）、寮仔渡（在寮仔庄下，为大肚溪下渡）、加滑溪渡（今名新庄仔渡，在田中央之北，上■〈月胥〉新庄仔之南。彰、揀通行要津，距邑治十里）、大甲溪渡（溪南地距数里，淡、彰往来通行要津。溪多员石，石上生苔，圆滑可畏，其水湍急，称为绝险。距邑五十里）、浊水溪渡（在沙连为社寮、林圯埔通行要津，距邑治五十里）、集集渡（集集与沙连通行要津，距邑治六十五里）、二八水渡（一名香椽渡，二八水与沙连往来通津）、龙门庄渡、山仔脚渡、大突溪渡（鹿港、二林通津，距邑治二十五里）、桃仔仑渡（鹿港、小埔心街通行要津，距邑治二十八里），东势角渡（溪不甚阔，水极急流。道光十四年生员刘济川、军功六品衔贡生刘章、职军功六品衔即用训导罗桂芳鸠金设立义渡，以济行人）。

杨公桥：在鹿港街尾，溪流冲决，崩坏甚多。嘉庆十七年，邑令杨桂森兼署分府篆捐俸倡造，两旁筑堤。由是鹿港永无水患，里人名曰杨公桥。

苦拣脚桥：在邑治北五里。

隐居桥：一在鹿港许厝埔，为鹿港、县城通行大路；一近大埔心庄，为员林往鹿港通行大路。

荊桐脚桥：为县城、鹿港通行大路。

福兴桥：在柴坑仔庄渡船头，为彰、揀往来大路。前任永定县学教谕杨梅捐建。道光九年被水冲坏，贡生江梅羹等鸠金重造。

麻糍埔桥：在犁头店南，彰、揀往来大路。

大岸头桥：监生王奋瑞造。

马鸣山桥：在邑治西七里。

大仑桥：在邑治西十二里。

秀水庄桥：在邑治南八里。

七张犁桥：在邑治西北八里。

牛车桥：在邑治西北十里。

番仔沟桥：在邑治西北十里。

番婆庄桥：在邑治西北十二里。

大霞佃桥：在邑治西北六里。

## 水利

彰化水利，在筑陂、开圳，引水灌田，为兆民赖。陂者何？因溪水山泉，势欲就下，筑为堤防，横截其流，潴使高涨，乃开圳于侧，导水灌田；即古堤防遗法也。圳者何？相度地势高处，导水引入小沟，用资灌溉；亦古沟洫遗法也。陂之高计以丈，低计以尺。圳之远数十里，近亦数里。筑费多数千金，少数百金。此皆通流灌溉，旱而不涸者。又有地势卑下，源泉四出，潴而聚之，任以桔槔，资为灌溉，名曰涸陂。小旱亦藉其利，久旱则涸者。凡陂、圳开筑修理，皆民计田鸠费，不糜公帑焉。

彰化陂大概有四：某由北而南者曰清水圳，引大甲溪水而导之。凡猫雾揀、半线、大肚诸保，良田数十万顷，皆资灌溉。其由南而北者曰浊水圳，（即八保圳。言灌八保之田也。亦曰施厝圳，言施家所开也），引浊水溪水而导之。凡东西螺、大武郡、燕雾、马芝数保之田，俱资灌溉。其由东而西者，则有南投溪、乌溪、大肚溪之水，各引灌田，其水亦清，而下流归西北入海。他若各处山泉，支分派别，皆可资以灌田，东西南北，因势利导，所谓水泉田也。惟滨海之地，惰农自安，水利未尽兴耳。大抵清水之田，其稻粟皮薄，而米稍轻；浊水之田，其稻粟皮厚，而米较重；泉水之田，其粟与清水等。此又水土不同，而产粟亦异也。

鹿场陂：在虎尾溪墘，源由浊水从虎尾溪分流。

打马辰陂：在西螺社东，源由虎尾溪分支，流出孩沙里、饶平厝，直至西

螺一带，灌田二千余甲。

马龙溉陂：在猫雾掠，今名马鸣潭。潭有泉源，合内山之支流长二十余里，陂流四注，大旱不涸，所灌之田甚广。

西螺引引庄陂：在西螺社。康熙五十三年诸罗县周钟瑄捐银二十两助民番合筑。

打廉庄陂：在东螺社西北。康熙五十五年，诸罗县周钟瑄捐粟五十石，助庄民合筑。

燕雾庄陂：在半线社南。康熙五十五年，诸罗县周钟瑄捐穀五十石助庄民合筑。

井仔陂：在寓■〈救上鱼下〉头街口。泉涌山麓，滚滚不竭，灌田甚多。

埔盐陂：水从施厝圳尾流出，埔盐业户施姓筑埤灌溉好修庄等处田数百余甲。

施厝圳：在东螺保，源由浊水分流。康熙五十八年，庄民施长龄筑，时圳道难通，有自称林先生者，绘图教以疏凿之方，于是通流。灌溉五十余里之田，迨圳成欲谢之，查寻并无其人。今圳寮奉祀神位，不忘功也。

十五庄圳：在大武郡保。康熙六十年庄民黄仕卿筑。

二八水圳：在东螺保，横亘施厝圳、十五庄圳中。

万丹坑圳：在南北投保之东。

万斗六溪圳：在猫罗保万斗六埔。水源详见山川。业户吴伯荣筑，灌田千余甲。

王田圳：在大肚保。业户董显谟筑，其水源从猫雾掠刘厝庄溪筑埤引入流下，循大肚山麓而西，灌溉七庄之田。

中渡头圳：在大肚保。业户王绵远开垦龟山等庄田三百余甲，自大肚溪中流头潭筑埤引水通流灌溉。

福马圳：俗名恶马水，从大肚溪合二八圳流灌李厝庄等处，共田千余甲。施长龄筑。

险圳：在南北投保，源从乌溪分脉，至茄荖山，穿山凿石数十丈，流出灌溉七十余庄之田。乾隆十六年，池良生开筑，里人名为：石圳穿流。

大肚圳：其水源从大肚溪筑埤引入。雍正十三年，业户林、戴、石三姓开垦百顺庄田六百余甲；又施德兴再垦新盛庄田二百余甲，皆资圳流灌溉。

快官圳：其水源从八几仙出大哮山麓，迳北投碧山岩前，过月眉厝坡至快官。筑圳为顶陂，流衍田中央、邑治北门外，又西过允龟桥边，浮现出荻桐脚等处，共灌田又千余甲。业户杨、曾合筑。

猫儿高圳：即快官下陂。水从顶陂分流出半线保，灌田十余甲。业户张、

陈合筑。

二八圳：水源与快官圳同，过猫儿高陂流出倒廊等庄，灌田千余甲。业户杨志申筑。

猫雾揀圳：在岸里阿里史等庄。水从打兰内山流出，灌溉揀上保田千余甲。业户张、蓝、秦合筑。

大甲溪圳：水源与猫雾揀圳同，流至大甲溪，筑埤引入，灌溉寓■〈救上鱼下〉头沙轆等处之田。

南投圳：水从哮猫流出，筑埤蓄蓄，南投保之田皆资灌溉。

马助圳：在险圳下，源从乌溪分出，灌上下茄荖田五百余甲。

阿轆治圳：在马助圳之下，水源亦同，灌石头埔等庄田五百余甲。

福口厝圳：在马芝保。水从快官圳、施厝圳二支合流，筑陂灌上下廖田百余甲。业户陈士陶筑。

泉（附）

半壁泉：在北投保北势滴庄青牛埔山嵌。半壁泉从石罅涌出，味极甘美，里人乏井，皆往汲焉。虽旱亦涌，灌田十余甲，名曰：石壁飞泉。

寓■〈救上鱼下〉头泉：在寓■〈救上鱼下〉头街南山麓，涌出，街民资汲，灌田千余亩。

龙目井泉：在龙目井庄。庄民资汲，灌田千亩。

驿传（递铺附）

「春秋内传」：成公五年，晋侯以传召伯宗。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驿传之设久矣。彰化海隅，虽有大路之冲，而水陆向无设驿；故棚厂无建。跼马、跑夫、扛夫，随时要事酌办，并无经费报销。遇军务羽檄，暂设腰跼，凯奏即撤焉。仅设铺递凡七所，每铺设兵三名，而依山一带，则并铺递亦未设矣。

铺递（每铺铺兵三名）

半线铺、大武郡铺：在县南三十里，南至嘉义县北交界。

西螺铺：在县南五十里，南至虎尾溪十里，与嘉义县北交界。

草埔铺：在县□□□□里□至□□□□□里与□□□□□交界。

埔姜林铺：在县□□□里□至□□□□□里与□□□□□交界。

小冈铺：在县□□□□里□至□□□□□里与□□□□□交界。

大肚铺：在县北一十里，北至大甲溪四十五里，与淡水厅南交界。

铺司站

彰化额设六站半，每站号书一名，递夫六名，东依山一带无设铺站。

县口站：在县城内南二十里，与员林站交接。北十五里与龙目井站交接。

员林站：在县南二十里。南二十里与东螺站交接。北二十里与县口站交接。

东螺站：在县南四十里。南十五里与鹿场站交接。北二十里与员林站交接。

鹿场站：在县南五十五里，南抵虎尾溪与嘉义县夹界交接。北十里与东螺站交接。

龙目井站：在县北十五里。南十五里与县口站交接。北十五里与寓■〈救上鱼下〉头站交接。

寓■〈救上鱼下〉头站：在县北三十里。南十五里与龙目井站交接。北二十里与淡属夹界交接。

鹿仔港半站：在县西二十里。东二十里与县口站交接。西透递内地往来公文。

### 蠲政

国家承平百余年，灾祲不作，大有频书，似毋庸蠲贷之议矣。然而尧、汤之世，犹有水旱之厄。偏灾偶告，不可不亟为之所也。彰化自雍正初设治以来，或因水旱、或遇兵革，叠奉恩纶，豁免减则，恭逢覃恩，普免钱粮。列圣宽大之恩，至于海隅日出，罔弗沾被。而缓征平糶，借仓赈济，又在旷典之数也。

乾隆十一年奉旨蠲额征租粟（先是十年九月二十日，奉上谕：闽、广丙寅年地丁钱粮，已全行蠲免。惟是台省府属一厅四县，地亩额粮，向不编征银两，历系征收粟穀。今内地各郡既通行蠲免，而台属地亩，因其编征本色，不得一体邀免，非朕普遍加恩之意。着将台湾府属一厅四县丙寅年额征共粟一十六万余石，全数蠲免）。

乾隆三十六年，诏蠲全年地丁租税。

乾隆四十五年，诏蠲全年租税。

乾隆五十二年，诏蠲本年地丁租税。

乾隆五十三年，诏免本年正供及地丁银。

乾隆五十六年，诏蠲正供粟（分三年轮免）。

嘉庆元年，诏蠲正供粟（全台分作三年轮免）。

嘉庆二年，诏蠲本年正供租税。

嘉庆二十二年，诏蠲免积欠租税。

乾隆三年，奉旨豁免水冲田园一百五十余顷。

乾隆十三年，奉旨豁免水冲田园计七十九甲零。

乾隆十八年，奉旨豁免水冲田园。

乾隆三十三年，奉旨豁免水冲田园计一十九甲零。

乾隆三十七年，奉旨豁免水冲田园计十顷五十七亩零。

乾隆六十年，本县赈济饥民。

养济

养济院：在邑治东门外八卦山下，共房屋□间。乾隆元年，邑令秦士望建，收养麻疯残疾之人。

留养局：在养济院之左。乾隆二十九年，邑令胡邦翰捐俸倡建，房屋四十三间。收养孤贫一百名。年征收租银一千二百八十四元。

留养局碑记（附）

邑养济院，例收麻疯残疾，孤老不与。余维无告为皇仁所必矜，因审案查出公地与院基毗连，支俸买之。清出官税，捐置田租，建房四十三间，名曰：「留养局」，岁可活百余人。交替之暇，条议具上列宪。惠养有加，则以俟后之君子。局地东至杨老园，西至陈志和竹围，南至养济院，北至街，计地一十二亩五分零四丝。府宪蒋，捐银三百元。知县胡，捐银三百一十六元。县丞张克明、巡检程镗、杜瀚、典史夏宗本，各捐银二十元。举人张源仁、州同杨志申、贡生施国义、监生张凤华，各捐银七十四元。监生周士显，捐银一百三十元。监生吴朝捷，捐银一百元。民人陈起、张训、张子开、陈佛佑、黄突、陈提等，共捐银三百元。民人赖妙、赖香、陈高等，共捐银三百元。民人苏四，捐银一百元。民人王生楚等一百八人，每年捐认田租银五百六十五元，又银三钱五分。民人庄群等一十七人，每年捐认田租银四十五元。民人汪阳、罗三江，每年捐认田租银四元，又银七钱八分。民人方义，每年捐认田租银三元，又银八分。另买下茄荖庄田五十甲零，年收租银四百八十元，又银五钱四分零。又买上茄荖庄田五甲六分，年收租银三十八元，又银三钱二分。又年收店地等税一百四十六元，又银六钱五分。以上岁捐收银一千二百八十四元。知县胡，另建房一座二间，额租银一十二元，归孤贫首，取为大士香灯。

乾隆二十九年岁次甲申十一月日，俸满知县胡邦翰立。

留养局原案，因林逆之乱，焚毁无存。荡平之后，以当日承办之人，出为照碑记条目查收，养孤贫一百名。每名月给口粮钱四百八十文，逢闰加给，不扣小建。至冬寒时，加给绵衣钱八百文。如有孤贫病故者，每名给予棺木钱八百文。现存房屋二十四间，逐年给银补葺。所收租银，请给官串逐月造数报官查核。

敬义园：在鹿仔港街。乾隆四十二年浙绍魏子鸣同巡检王坦首捐倡，率绅士林振嵩及郊商等捐贖建置旱园，充为义塚。仍以赢余捐项，置买店屋租业，择泉、厦二郊老成之人，为董事办理。逐年以所收租税，作敬拾字纸、收敛

遗骸、施舍棺木、修造义塚桥路之用（有记见艺文）。

#### 敬义园租税（附）

一、鹿港大街，三山国王庙右畔瓦店一座，年收税银四十元。

一、鹿港潮州街，瓦店一座，年收税银四十元。

一、鹿港中街，瓦店一座，年收税银二十元。

一、鹿港仑仔顶，瓦店二座，年共收税银九十二元。

一、鹿港大街，瓦店一座，年收税银七十二元。

一、茄荖沟等庄大租，年实收穀三百石。

一、鹿港菜市头至街尾东西两向，年收地基税钱四十千余文。

#### 义塚

一、在县治东内快山上旱园，前彰化县苏渭生捐俸置。

一、在县治东八卦山上及番仔井等处，前彰化县胡邦翰捐俸置。

一、彰化县各处官山并无配纳供课者，前经县主秦土望、刘辰骏、胡应魁、吴性诚历任出示听民安葬在案。又嘉庆十六年，绅士王松、陈大用等稟称：县主杨桂森诣勘，清出各处官山塚地，严禁土豪势恶侵占私垦，出示勒碑在案。

一、在鹿港街后街尾，前巡检王坦捐俸置。

一、在鹿港三山国王庙后，前巡检王坦捐置。

一、在东螺北斗街外二处，武举陈联登、廩生陈乐、街耆吴士切等捐置（有碑记），各乡村义塚，未能尽录。

#### 封莹（附）

前明邓国公墓，在八卦山上。

前明蒋国公，在八卦山上（按邓、蒋二国公，不传其名，皆同为郑国姓踞台时将佐）。

诰封中宪大夫杨志申墓，在……。

诰授中宪大夫杨振文墓，在……。

诰授奉政大夫林国泰墓，在……。

敕赠内阁中书曾习辉墓，在番仔井山上，南门外有墓道碑。

敕赠内阁中书曾实光墓，在猴坑，东门有墓道碑。

#### ●彰化县志卷三

#### 官秩志

#### 文秩列传政绩（殉难附）

国家设官分职，陈殷置辅，凡以为民而已。故邑令之设，所以教养斯民而为之父母也。丞佐簿尉，受成于令者也。古之丞佐，或以鸣廉颂贤，或以真清



着誉。射鸭哦松，风流蕴藉，何憾其立身矮屋耶？至职居司铎，以身教不仅以言教，为人师不仅为经师，楷模多士，芳规未远。夫天司马以佐黄堂，民番资其保义，山海藉其奠安。彰为海外方隅，列圣澄叙，官方捧檄，而来者或勤求民瘼，或不迪民彝，口碑具在，没世不忘，勿谓蚩蚩罔知臧否也。志官秩。

文秩

列传

政绩（殉难附）

文秩

北路理番同知兼鹿港防总捕分府一员。乾隆三十二年，闽浙总督部堂奏准，将泉州府西仓同知，改为台湾北路理番同知。自淡水、彰化、诸罗（即今嘉义），一厅二县，凡有民番交涉事件，悉归管理（详见艺文内奏疏）。乾隆四十九年，鹿仔港开设新口，以商艘聚集，宵小易生，且稽查船只私渡奸匪，盗载禁物，并配运各事务，鹿港一巡检微员，难资经理。彰化县原有地方之责，不能兼顾。淡防同知，鞭长莫及。惟有理番同知，同驻县城，离港仅二十里许，堪以就近往来稽察；并督饬鹿仔港巡检，随时慎重办理。于是特兼海防。五十年始兼总捕分府。五十一年林爽文之乱，县内衙义被毁。五十三年，林逆平，遂移驻鹿仔港焉。

彰化县知县一员。彰化原属诸罗，雍正元年，新设彰化县治，南至虎尾，北至大甲，皆属管辖。

儒学教谕一员，儒学训导一员，今裁。彰化学教谕，雍正元年设。十一年增设训导一员。至嘉庆二十一年，裁彰化学训导，移设淡水厅学训导，驻竹堑城。

彰化县县丞一员。乾隆二十四年新设，驻南投。

彰化县典史一员。雍正元年设。

猫雾揀巡检一员。雍正十年设。

鹿仔港巡检一员，今裁。雍正十年设，嘉庆二十一年移驻大甲，隶淡防厅属。

附载官秩例

康熙三十年，奉旨：台湾各官，自道员以下，教职以上，俱照广西南宁等府之例，将品级相当现任官员内拣选调补。三年俸满即陞。如无品级相当堪补之员，仍归部选，着为令。

康熙六十年议准，台湾文武大小各官，不许携眷属。

雍正七年议准，台湾道、府、同知、通判、知县，到任一年，令该督抚于闽省内地拣选贤能之员，乘北风之时，令其到台，与旧员协办。半年之后，令

旧员乘夏月南风之便，回至内地补用。政绩优著者，准其加二级；称职者，准其加一级，以示鼓励。

雍正八年奉准，嗣后调台各员，到任二年，该督抚另选贤能，赴台协办。半年之后，将旧员调回。

雍正十八年覆准，台湾道员，准其照镇、协之例，三年报满。知府、同知、通判、知县准其照参将等官之例，二年报满。俟协办人员到台，半年之后，令各该员交代清楚，回至内地。该督抚照例察核，分别具题。如果实心办理，地方宁谧，俱准其以应陞之缺即用。再查道府应陞之缺，俱系特旨补用，应令该督抚给资赴部引见，候旨陞用。其同知、通判、知县，俱留于本省，遇有应陞缺出，该督抚即行具题陞补。

雍正十二年，总督郝玉麟奏准，调台官员，年逾四十无子者，准其挈眷过台。

乾隆七年，议准台湾知府缺出，倘所属知府内，实无合例可调之员，其任内有督催钱粮未完一分以下者，吏部于本内声明。其台湾知县缺出，仍令该督抚将应行调补之员调补。如实无可以调补之官，于应陞人员内拣选调补。

乾隆八年，奉上谕：外省佐杂等官，朕俱已赏给养廉，各就该省公项所余，以分多寡之之数。查福建一省，每员止给银二十两，未免用度不敷，可为轸念。着从本年为始，将通省大使佐杂等一百九十八员，每员加倍赏银二十两，以资养贍。在盐道库盈余项下支給。

又议准台湾训导三年报满，准其调回内地即升。遇应陞月分，以县丞、府经等官陞用。如该员俸次应陞学正教谕之时，吏部截定俸次，令该督抚挨次论俸陞用。

又议准，嗣后台湾府厅县，准其照道员教职官等，一体三年期满报明。该督抚照例具题，分别陞用，免其留台协办。

### 台湾调补例

一、台湾道并台湾府知府缺出，俱由吏部请旨简用。其余台湾各缺，俱令该督抚于内地属员内，拣选贤能之员，调补陞补。无论年岁若干、有无子嗣，如有愿带着口者，均准其携带。其不愿者，亦听其自便。同知、通判、知县，无论历俸年限、是否久任及知县本缺中简繁要，但得人地相宜，悉准调补（内地久任海疆各缺，俱不得援引比照）。其知县内有籍隶广东者，惟惠、潮、嘉三属人员，不准选调，余俱与别省通行，精择道、府、同知、通判、知县，均以到任日起，计扣五年。府经、县丞以及杂职等官，亦由内地人员调补。佐杂中有明白干练之员，虽籍隶粤省，仍准选调，均以到任日起，计扣五年。该督抚详加甄别，果系才守兼优、实心办事，道员、知府给资送部引见，候旨

陞用。同知、通判、知县，俱遇有台湾应陞之缺，该督抚即行具题陞补。至佐杂等官，果能称职，出具考语，咨部注册。无论该省有无荐举，卓异人员，遇台湾应陞之缺，即行题咨陞补。

以上台俸期满之同知、通判、知县、佐杂等官，如遇有内地应陞缺出，令该督抚先将台俸期满之员，升用一人；次将内地应陞之员陞用一人。仍照例一体分别题咨办理。其应行引见者，仍照各省题陞人员之例，一体令其送部引见；到任未届五年者，概不得以他缺题咨升陞。至该员等论俸推陞，亦应扣满五年后，再行按班陞选。其新设噶玛兰管理民番粮捕通判、头围县丞、罗东巡检兼管司狱事务缺出，该督抚即于台地现任人员酌量调补。五年俸满，亦照台俸人员期满之例，即行升用（以上新设通判、县丞、巡检、各缺例由台缺人员拣调，应毋庸计扣台俸年限，悉准调补，如调任后，仍准其接算前后俸次报满）。

再，台湾巡检，无应升之缺，内地应陞惟主簿一缺，如到任五年以上者，咨部量予主簿陞衔；俟再满三年，始终奋勉，咨部准其照陞衔遇缺陞转。其教授等亦由内地人员调补。台湾府学训导，并台湾等四县教谕、训导缺出，先尽泉州府属之晋江、安溪、同安，漳州府属之龙溪、漳浦、平和、诏安等七学调缺教职内拣选调补。倘有不敷，或人地未宜，仍于通省教职内，一体拣选调满补。俱俟到任三年俸满，令该督抚俟该员将满三年之时，于五月以前，先行拣选调往。令俸之员，交代清楚，回至内地。凡调往之员，除庸劣不堪者，该督抚随时咨参外，其期满调回内地之日，该督抚详加甄别，果能称职，出具考语咨部，以应陞之缺即用。或一时无应陞之缺，准令该督抚咨部以原官补用。将应陞之处带于新任。如系循分供职者，将俸满应陞之处查销，仍以原官补用。其有办事因循，年力就衰者，即行查参，勒令休致（史部则例卷七，道光四年修）。

北路理番厅（乾隆三十三年新设）

张所受，广东灵山人，附贡生。乾隆三十三年五月署。

李本楠，山东惠民人，拔贡。三十五年十一月任。

胡建伟，广东三水人，进士。三十八年五月任。

张可传，山东平定人，举人。三十九年四月护。

朱景英，湖南武陵人，举人。三十九年八月任。

沈荣勳，浙江仁和人，举人。四十二年十一月兼署。

成履泰，山西文水人，贡生。四十三年七月兼署。

史崧寿，江苏溧阳人，监生。四十四年二月任。

焦长发，直隶曲阳人，进士。四十六年七月护。

王隼，浙江仁和人，举人。四十七年十一月任。五十二年林爽文之乱，凤山贼庄大田应之，隼奉委赴凤山运粮遇害。

唐监，广东番禺人，举人。四十八年十二月署。四十九年移驻鹿港兼海防。

北路理番同知兼鹿港海防

长庚，镶蓝旗官学生，满洲人。五十年□月任。五十一年林爽文煽乱遇害。

黄嘉训，江西新建人，举人。五十二年二月署。

吴元祺，广东平乐人，进士。五十二年七月任。旋调署台防厅。

黄嘉训，五十二年七月再署。

宋学灏，汉军镶红旗人，贡生。五十五年五月兼署。

金荣，浙江仁和人，监生。五十五年八月署。

朱慧昌，浙江山阴人。五十□年□月。

王兆麟，六十年回任。陈周全之乱遇害。

朱澜，浙江仁和人。五十九年十一月护。

朱慧昌，六十年回任。陈周全之乱遇害。

汪楠，安徽旌德人，监生。嘉庆元年九月署。累陞台湾府知府，巡道兼学政，以疾终于官。

吉寿，满洲镶白旗人，举人。二年四月任。

承炷，满洲□□人。□年□月。

郭恭，广东三水人，举人。四年十月署。

吉寿，五年三月回任。

叶宝书，浙江慈谿人，监生。五年五月署。

翟俦，山东掖县人，廪贡。六年十二月署。

吉寿，八月十二日再任。

翟俦，九年七月再署。

茅琳，顺天大兴人，监生。十年二月署。

黄嘉训，十年十月再任。

汪楠，十二年二月再署。

陈起鲲，江西崇仁人，举人。十三年三月代。

薛志亮，江苏江阴人，进士。十三年八月任（有传）。

钱景文，浙江嘉兴人，监生。十三年□月署。

薛志亮，十五年三月回任。

朱潮，浙江嘉善人，监生。十六年三月署。

杨桂森，云南石屏人，翰林。十七年二月兼署（有传）。

顾朝栋，浙江会稽人，监生。十八年二月护。

韩政均，山西汾阳人，监生。十八年六月代。

张学溥，直隶清宛人，吏员。十八年十月署。

庞周，江苏江宁人，监生。二十年十二月代。

钱燕喜，浙江嘉善人，监生。二十一年四月护。

郑佐廷，安徽旌德人，举人。二十一年八月任。

张仪盛，浙江平湖人，监生。二十二年二月署。

王兰，江苏崑山人，监生。二十三年十一月署。

陞宝，汉军镶黄旗人，监生。二十五年八月署。

吴性诚，湖北黄安人，廪贡。二十五年十二月兼署。

吴秉纶，湖北泉湖人，举人。道光元年三月署。

张学尹，顺天宛平人，进士。元年九月任。

张家干，湖南湘潭人，附监。元年九月署。

邓传安，江西浮梁人，进士。元年十一月任。

丁嘉植，顺天大兴人，附监。四年正月代。

邓传安，四年四月回任。陞台湾府，署道、兼学政。

苏鳌，云南晋宁人，举人。六年十月署。

吕志恒，江苏阳湖人，监生。□年□月署。

邓传安，见上，□年□月回任。陞本府知府。

王兰佩，直隶天津人，举人。□年□月任。

张缙云，直隶安州人，进士。十年三月署。

王兰佩，见上，十年□月回任。疾卒于官。

陈盛韶，湖南□□人，进士。道光十三年七月署。

彰化县知县

谈经正，湖广远安人，举人。雍正二年任。

张缙，正黄旗人，廪生。四年任。

汤启声，江南江都人，举人。六年任。

张与朱，山东高唐人，举人。七年任。

路以周，山东招远人，举人。八年任。

张宏章，江南丹徒人，监生。九年以同知兼摄。

陈同善，陕西三原人，举人。九年任。秩满陞福宁通判。

秦士望，江南宿州人，己酉拔贡。十二年任（有传）。

刘靖，江南许州人，副榜。乾隆二年任。

许廷璠，广西桂林人，举人。五年任。

费应豫，湖广巴陵人，拔贡。教习。六年任。

陆广霖，江南武进人，己未进士。九年四月任。

曾曰瑛，江西南昌人，监生。十年三月以同知兼摄（有传）。

苏渭生，云南新平人，举人。十三年二月任（有传）。

程述祖，江南上元人，监生。十六年闰五月署。

程运青，江苏华亭人，举人。十六年八月任。

吴开福，江南全椒人，台县丞。十七年八月署。

王鸮，江南昆山人，监生。淡防，十八年五月兼。

刘辰骏，江南武进人，生员，保举。十八年七月任（有传）。

吴士元，河南光州人，举人。十九年六月署。

刘辰骏，十九年七月回任。

傅尔泰，淡水同知。二十年七月摄。

朱山，浙江归安人，进士。二十年十一月任。有传，超擢知府。

韩佐唐，河南人，监生，台县丞。二十二年三月署。

王锡晋，四川威远人，廪贡。淡防二十二年三月兼。

张天德，贵州贵筑人，拔贡，诸县丞。二十二年七月署。

张世珍，陕西临潼人，进士。二十三年三月任（有传）。

胡邦翰，浙江余姚人，进士。二十六年六月任（有传）。

韩琮，直隶通州人，举人。二十九年十一月任。

成履泰，山西汶水人，贡生。三十三年四月任。

王执礼，浙江仁和人，监生。三十五年五月署。

张可传，山东平定人，举人。三十六年十月任。

马鸣镛，浙江仁和人，进士。四十年四月任。

倪庆，四川华阳人，举人。四十三年九月任。

张东馨，浙江会稽人，吏员。四十四年九月署。

焦长发，直隶曲阳人，进士。四十五年七月任。四十七年泉、漳分类械斗被议。

王隼，鹿港同知，四十七年十二月兼理。五十二年凤山殉难。

张贞生，陕西华廕人，拔贡。四十八年四月署。

刘亨基，湖南湘潭人，举人。同知，四十九年四月兼理。

刘诗，山东人，荫生。五十年二月任。卒于官。

俞峻，浙擒临安人，举人，五十一年十月任，殉难。

刘亨基，见上，五十一年十一月摄，殉难。

张贞生，见上，五十二年二月署。

宋学灏，汉军镶红旗人，贡生。五十三年十一月任（有传）。

朱澜，浙江仁和人，议叙。五十七年十月署。六十年殉难。

单瑞龙，浙江钱塘人，进士。六十年三月署。

袁垞，广西平南人，解元。六十年五月署。

王增錚，河南永城人，监生。六十年六月署。

胡应魁，江苏丹阳人，会魁。嘉庆元年十二月任（有传）。

丁攀龙，山西灵邱人，廪贡。六年六月署。

翟侑，山东掖县人，廪贡。七年正月署。

曹世骏，山西介休人，附贡。七年二月署。

李锷，浙江余杭人，举人，教习。十年二月署。卒于官。

章汝奎，顺天大兴人，监生。十年闰六月代理。

翟侑，见上，十年八月署。

陈国麟，天津庆云人，拔贡。十一年九月任。

杨桂森，云南石屏人，翰林。十五年正月任。以终养去。

李云龙，顺天昌平人，吏员。十七年九月署。

钱燕喜，浙江嘉兴人，监生。十九年二月署。

吴性诚，湖北黄安人，廪贡。二十一年正月署。

吕志恒，江苏阳湖人，监生。二十二年七月署。

吴性诚，见上，二十四年二月任。有传。后陞淡水同知。

杜观澜，顺天宛平人，监生。道光二年七月署。

庞周，江宁人，监生。二年十月署。

杜观澜，见上，三年七月署。

李振青，贵州兴义人，监生。三年十月任。

周玺，广西临桂人，进士。六年三月署。四月闽、粤分类被议，留掌郡厅书院掌教，修彰化县志。

丁嘉植，顺天大兴人，监生。六年七月署。

李廷璧，云南晋宁人，举人。六年十二月任。

托克通阿，满洲正蓝旗人，举人。九年六月署。

李廷璧，见上，十年七月回任。

贾懋功，山西人，进士。十四年十月任。

南投县丞

张成器，江苏丹徒人，生员。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任。

张克明，浙江山阴人，监生。二十八年六月任。

礼思鹏，浙江钱塘人，监生。三十一年十一月任。  
杨思聪，陕西韩城人，贡生。三十四年六月署。  
礼思鹏，三十四年八月回任。  
朱镐昌，浙江嘉善人，监生。三十五年闰五月任。  
王廷璧，江苏江宁人，举人。三十八年六月任。  
周丰，江苏宜兴人，监生。四十一年六月任。  
王政，猫雾揀司兼署。  
周丰，四十四年八月回任。  
沈文凤，江南山阳人，州同。四十五年十月任。  
张士榕，陕西长安人，优贡。四十八年八月署。  
洪智，江苏江宁人，监生。五十一年八月任。  
周大纶，□□人，五十一年□月殉难。  
侯建章，顺天宛平人，吏员。五十二年三月署。  
史映彩，□□人，五十二年六月任。  
虞学溥，揀巡司。五十三年十一月兼署。  
徐英，浙江德清人，监生。五十三年十二月任。  
沈振镠，浙江嘉兴人，监生。五十四年五月署。  
李资拜，鹿巡检。五十四年十月署。  
吕岳，浙江余姚人，副榜。五十五年三月任。  
李尔和，河南永城人，监生。五十五年九月署。  
张承润，揀司。五十六年二月兼署。  
翟灏，山东淄洲人，增贡生。五十七年正月任。  
张承润，五十八年二月揀司兼署。  
熊中简，江西高安人，监生。六十年五月任。  
龙相清，鹿司。六十年九月兼署。  
翟灏，嘉庆元年四月回任。  
傅信，广东嘉应州人，监生。四年五月以斗六县丞兼理。  
张力恕，鹿司。四年六月兼署。  
翟灏，六年回任。  
苏鸿，揀司。七年三月兼署。  
翟灏，七年六月回任。  
李可复，揀司。八年兼署。  
章汝奎，顺天大兴人，监生。九年二月任。  
廖开泰，鹿司。十三年二月署。



章汝奎，十三年七月回任。  
范邦干，邑典史。十三年十一月兼署。  
廖开泰，十四年十一月署。  
冯宗炜，浙江山阴人，监生。十五年七月署。  
韩政均，山西汾阳人，监生。十六年二月任。  
邱焕，江苏清浦人，监生。十八年六月署。  
韩政均，十八年十一月回任。  
周朝经，浙江山阴人，监生。二十一年正月署。  
范邦干，二十二年十一月任。  
周朝经，二十三年十一月回任。  
范邦干，二十四年五月再任。  
沈应清，邑典史。二十五年八月署。  
陈文起，安徽石埭人，监生。道光元年七月署。  
张元疆，安徽桐城人，监生。四年五月署。  
田光■〈王句〉，掾司。五年正月兼署。  
史庆芬，江苏丹徒人，监生。五年五月任。  
蒋律武，江西铅山人，供事。六年十二月署。  
傅鼎，顺天大兴人，供事。七年六月署。  
朱懋，浙江会稽人，监生。八年十月任。  
陈文起，十年十一月署。  
朱懋，十一年□月回任。  
黄维绂，四川□□人，附生。十二年□月署。

#### 彰化县教谕

陈霞翥，福清人，戊子举人，雍正三年任。七年陞山东临淄县知县。  
陈芳濂，宁德人，辛卯举人。七年九月陞山东朝城县知县。  
林炯，莆田人，癸巳举人。十年任。  
萨学天，侯官人，辛卯举人。十三年任。  
邹熊，清流人，癸卯举人。乾隆三年任。  
范正国，上杭人，庚子举人。六年任。  
蓝孙璿，古田人，己酉举人，八年三月任。  
董天工，崇安人，癸卯拔贡。十一年六月任。  
李球，宁化人，戊午举人。十五年四月任。  
洪大鹏，惠安人，丙辰副榜。十八年十一月任。  
郑兆亨，闽县人，辛酉举人。二十二年四月任。

黎学安，宁化人，廪贡。二十三年署。  
萧际恩，惠安人，甲午举人。二十三年九月任。  
孙让，连江人，甲子举人。二十七年三月任。  
黄长茂，福清人，举人。三十年四月任。  
邱德孚，福清人，举人。三十年四月署。  
何嵩，闽县人，副榜。三十三年十一月任。  
邱德孚，三十四年九月再署。  
何朝炳，闽县人，举人。三十五年七月任。  
魏瑚，同安人，举人。三十八年六月任。  
董书，建宁人，举人。三十九年二月署。  
陈士诚，闽县人，举人。三十九年九月任。  
项世霖，连城人，举人。四十二年五月署。  
李吉，德化人，举人。四十二年十二月任。  
尤昌炯，永春人，举人。四十□年□月任。  
刘瀚，同安人，举人。四十六年三月任。  
陈■〈王定〉，顺昌人，举人。五十一年二月任。  
王梁，长汀人，拔贡，庚子举人。五十一年任。  
俞选，兴化人，戊子举人。五十五年六月任。  
林居义，霞浦人，戊子举人。五十九年二月任。  
杨梅，同安人，附生。军功六品衔。六十年六月署。  
粘继任，晋江人，举拔贡。六十年十一月任。  
罗大鸣，上杭人，举人。嘉庆元年四月任。六年卒于官。  
柯辂，晋江人，举人。六年十二月署。后陞江西安仁知县。  
吴春琼，福州人，丙午举人。七年二月任。九年卒于官。  
吴克光，本学训导，九年□月署。  
罗河岳，上杭人，辛酉拔贡。十一年五月任。  
陈鲤青，连江人，癸卯举人。十五年二月任。  
叶文载，本学训导。十七年二月署。  
上官资，光泽人，廪贡。十七年四月署。六月卒于官。  
卢绂，永定人，拔贡，顺天壬子举人。十七年十月任。十九年三月卒于官。

。

白奇馨，安溪人，廪贡。十九年三月署。  
孙承谦，本学训导。二十一年七月署。  
朱开垣，龙岩人，拔贡。二十二年二月任。

郑重，安溪人，戊申举人。二十三年六月署。  
黄金章，兴化人，举人。二十四年闰四月任。二十五年八月卒于官。  
骆钟球，惠安人，丁酉拔贡。二十五年八月署。  
谢代坝，建宁人，廪贡。道光元年正月署。  
蔡克全，平和人，廪贡。闰二月任。  
杨钟麟，连城人，庚申举人。五年九月任。  
吴春兰，浦城人，丁卯举人。九年三月任。  
庐化鲤，永福人，岁贡。十一年六月署。  
方岱，福宁人，戊辰举人。十二年十二月任。  
刘监光，闽清人，丙子举人。十六年三月任。

彰化县学训导

陈梯，建宁人，廪贡。雍正十年任。  
康岳，龙溪人，廪贡。乾隆元年任。  
胡檀生，永定人，廪贡。六年任。  
朱韶武，顺昌人，岁贡。十年二月任。  
陈大典，闽县人，廪贡。十四年五月任。  
钟灵毓，武平人，廪贡。十七年十一月任。  
陈鹏程，侯官人，廪贡。二十一年三月任，明年以内艰去。  
修史，武平人，廪贡。二十三年口月任，以内艰去。  
林虎榜，漳浦人，拔贡。二十四年闰六月任。  
柳世芳，大田人，廪贡。二十七年十一月任。  
黄长茂，见上，三十年四月兼。  
光昌炯，失考，三十年口月。  
黄长茂，三十二年五月又兼。  
邱德孚，三十三年四月兼。  
何朝炳，三十六年四月兼。  
董书，建宁人，举人。三十六年十一月任。  
陈士诚，见上，三十九年十一月兼。  
项世霖，见上，三十九年十二月任。  
李吉，见上，四十三年二月兼。  
余克家，晋江人，举人。四十三年三月任。  
李吉，四十四年十一月又兼。  
谢瑾，长乐人，举人。四十六年三月任。  
陈■〈王定〉，见上，五十年十一月任。

王梁，见上，五十四年二月兼。

庄纫兰，惠安人，举人。五十四年七月任。十一月兼署本学教谕。

邱廷清，宁化人，举人。五十八年二月任。

杨梅，见上，六十年六月署。

粘继任，见上，六十年十一月署。

罗大鸣，见上，嘉庆二年十一月兼。

何长资，光泽人，廪贡。三年八月任。

罗大鸣，见上，五年四月兼。

柯辂，见上，六年十二月兼。

吴春琼，见上，七年二月兼。

吴克光，南靖人，优贡。八年十一月任。

罗河岳，见上，十二年四月兼。

叶文载，海澄人，举人。十四年四月任。

上官资，见上，十七年四月兼。

孙承谦，见上，十八年四月任。

张梦麟，福州人，己酉举人。二十二年二月任。是年淡水厅开学，以彰学训导移驻淡水。

#### 彰化县典史

李成林，顺天大兴人，供事。雍正二年任。

王起龙，顺天宛平人，吏员。八年任。

邢继周，河南淇县人，吏员。十一年任。

张维周，顺天大兴人，吏员。乾隆二年任。

唐云汉，浙江山阴人，监生。五年任。

王兆基，顺天大兴人，吏员。九年三月任。

朱江，浙江山阴人，生员。十一年六月任。

陈于京，顺天大兴人，吏员。十六年四月任。

李令名，安徽宣城人，供事。十九年八月任。

张峻业，江苏武进人，供事。二十二年十二月任。

仇作霖，顺天大兴人，监生。二十六年四月任。

夏宗本，顺天大兴人，吏员。二十八年五月任。

余仍，广东大埔人，监生。三十二年闰七月任。

俞万华，浙江上虞人，吏员。三十五年四月任。

朱镐昌，浙江嘉善人，监生。三十六年三月兼。

裘以论，浙江钱塘人，监生。三十六年十月任。

郭道洪，安徽旗德人，监生。三十九年十一月任。  
钱焘，浙江山阴人，监生。四十三年正月任。  
马腾远，四川成都人，监生。四十六年十月任。  
陈庆，江西金谿人，吏员。四十八年五月兼。  
李尔和，河南永城人，监生。五十年二月任。  
冯启宗，浙江山阴人，吏员。五十一年八月署，林逆之乱殉难。  
郑启谟，江南泾县人，监生。五十二年三月任。  
费增运，江苏震泽人，监生。五十五年十月任。六十年陈周全滋事殉难。  
郑才纶，江西上犹人，监生。六十年四月兼。  
舒兆璉，江西靖安人，供事。六十年五月署。  
苏鸿，湖北汉阳人，监生。嘉庆□年二月署。  
刘文焕，顺天大兴人，监生。十年六月署。  
顾晋，浙江钱塘人，监生。十年八月兼。  
范邦干，浙江会稽人，供事。十年九月任。  
徐梦兰，浙江桐庐人，附贡生。十三年十月兼。  
范邦干，十四年十一月回任。  
徐梦兰，十五年十二月兼。  
徐延俊，甘肃宁夏人，附监生。十五年十二月署。  
金文彪，江西鄱阳人，监生。十七年二月署。  
黄瑚，江西新城人，监生。十七年八月署。  
周朝经，浙江山阴人，监生。十九年四月署。  
沈应清，浙江德清人，监生。二十年九月任。  
徐延俊，二十二年十一月署。  
沈应清，二十三年六月回任。  
陈钟麟，江苏上元人，供事。二十五年八月署。  
丁在中，顺天宛平人，供事。道光元年二月署。  
沈应清，元年七月回任。  
沈曰源，苏州元和人，监生。二年十二月署。  
陈钟麟，三年五月署。  
罗本仁，顺天大兴人，供事。四年三月兼。  
王寿萱，顺天大兴人，监生。四年闰六月署。  
蒋律武，江西铅山人，供事。七年七月署。  
徐熊光，顺天保定人，供事，祖籍崑山人。九年四月任。  
谢承庆，浙江上虞人，供事。十三年十一月署。

陈果，浙江人。

鹿仔港巡检

王洪仁，直隶沧洲人，供事：雍正十年任。

沈剑，直隶东安人，吏员。乾隆元年任。

鲁宏经，顺天宛平人，吏员。五年口月任。

沈佳瑞，浙江余姚人，供事：八年七月任。

包灏，顺天大兴人，供事。十二年正月任。

张振勳，正白旗人，吏员。十五年六月任。

曾瀚，湖南武岗人，吏员。十九年正月任。

张企文，四川合州人，吏员。二十年六月任。

陈登象，湖北通城人，监生。二十一年十一月任。

朱颜，江苏金匱人，吏唯。二十五年六月任。

杜瀚，江苏金匱人，监生。二十八年八月任。

江朝栋，安徽歙县人，监生。三十三年五月署。

礼思鹏，浙江钱塘人，监生。三十三年二月署。

瞿济，江苏常熟人，监生。三十三年七月任。

王执礼，浙江仁和人，监生。三十五年二月署。

龙相清，湖北江夏人，监生。三十五年闰五月任。

杨开泰，广西灕县人，廩贡。三十六年十月任。

胡松，江南上元人，贡生。三十七年九月任。

瞿济，四十年九月回任。

王坦，浙江会稽人，监生。四十二年七月任。

唐峻德，顺天涿州人，吏员。四十四年十一月署。

王坦，四十五年正月回任。

徐梦，浙江海盐人，监生。四十五年九月任。

冯启宗，邑典史。四十八年十月兼署。五十一年殉难。

李资泮，广东嘉应州人，监生。五十二年三月任。

郑启谟江南泾县人，监生，邑典史。五十四年十月兼署。

李资泮五十五年三月回任。

朱继功，江西安义人，供事。五十五年九月任。

郑才纶，江西上犹人，监生，邑典史。六十年四月兼署。

龙相清，六十年七月任。兼署县丞。

徐兆璉江西靖安人，供事。嘉庆二年十月兼署典史。

史焕章，顺天宛平人，监生。三年六月署。

张力恕，湖南长沙人，监生。三年七月任，兼县丞。

舒兆璉，四年二月邑典史兼署。

张力恕，六年八月回任。

舒兆璉，八年八月邑典史兼署。

廖开泰，江西奉新人，供事。九年六月任。

陈孝懿，浙江海盐人，供事。十二年五月任。

徐梦兰，浙江桐庐人，附贡生。十五年四月任。

李芸，顺天大兴人，监生。十六年正月任。

舒兆璉，十六年六月任。

李芸，二十年五月回任。此后移驻大甲，归淡属。

猫雾揀巡檢

杭国荣，顺天大兴人，吏员。雍正十年任。

吴文龙，湖广麻城人，吏员。十三年任。

吴宜厚，山西人，吏员。乾隆三年任。

耿允谦，山西绛州人，供事。五年任。

陈晋琇，山西绛州人，供事。八年任。

胡琦，浙江萧山人，供事。十二年七月任。

何虞廷，浙江山阴人，吏员。十五年十月任。

沈明禹，江南石埭人，吏员。十九年五月任。二十一年卒于官。

何腾彪，浙江山阴人，吏员。二十二年五月任。二十三年卒于官。

戴宏度，江苏勾容人，捐纳。二十四年六月任。

程镗，顺天宛平人，吏员。二十七年闰五月任。

汪国顺，顺天宛平人，吏员。三十年十二月任。

礼思鹏，浙江钱塘人，监生。三十四年正月兼。

杨四聪，陕西韩城人，贡生。三十四年三月任。

高万育，顺天大兴人，监生。三十七年六月署。

项光宗，江苏吴县人，吏员。三十八年闰三月任。

王廷璧，江苏宁县人，举人。三十九年正月兼。

王政，顺天宛平人，监生。四十一年四月任。

郭元章，顺天宛平人，监生。四十四年九月任。

周丰，江苏宜兴人，监生。四十五年八月兼。

陈庆，江苏金谿人，监生。四十八年十二月任。

张士榕，陕西长安人，优贡。四十九年三月兼。

陈庆，三十九年四月回任。

渠永湜，斗六门巡检兼署。五十一年十一月殉难。

虞学溥，□□人，五十二年□月任。

沈芬，□□人，五十四年七月署。

张承润，湖北汉阳人，监生。五十五年二月任。

吕岳，浙江余姚人，副榜。五十五年六月兼。

李和尔，河南永城人，监生。五十五年九月任。

张承润，五十五年十二月回任。

舒兆璉，邑典史，嘉庆二年三月署。

史焕章，顺天宛平人，二年五月署。

苏鸿，湖北汉阳人，监生。三年三月任。

张力恕，湖南长沙人。五年八月兼。

苏鸿，七年□月回任。

李可复，浙江钱塘人，监生。七年十二月任。

苏鸿，九年二月回任。

刘文焕，顺天大兴人，监生。十年六月署。

顾晋，浙江钱塘人，监生。十年八月署。

范邦干，浙江会稽人，供事。十年十□月署。

李育春，山东济阳人，监生。十一年六月署。

刘廷杰，江西万载人。十一年八月任。

徐延俊，甘肃宁夏人，附监生。十五年四月署。

罗道，安徽歙县人，监生。十五年十二月任。

李芸，顺天大兴人，监生。二十年□月任。

沈应清，浙江德清人，监生。二十一年□月署。

沈曰源，江苏元和人，监生。二十二年三月署。

沈应清，二十二年五月署。

吴廷栋，江苏长州人，监生。二十二年六月署。

罗道，二十一年十月回任。

沈应清，二十四年十二月署。

黎大风，湖南湘潭人，监生。二十五年七月署。

罗本仁，顺天大兴人，供事。道光元年八月任。

田光珣，山东钜野人，监生。五年正月任。

金曰亨，浙江山阴人，吏员。六年十月署。

张朝锡，江苏华亭人，监生。七年正月署。

邵临，顺天宛平人，供事。七年五月任。



沈曰源，九年四月署。八月卒于官。

施模，浙江会稽人，吏员。九年十月署。

易金杓，江苏仪征人，监生。十年七月署。

陈文起，安徽石埭人，监生。十年十二月兼。

易金灼，见上，□年□月任。

刘功澍。

### 列传

秦士望，江南宿州人，己酉选拔，雍正十二年调任彰化。时邑治新设，诸多草创。士望到任后，即以兴教致治为心，凡有裨于民生者，靡不竭力为之。以邑无城池，难资保障，遂仿诸罗令周钟瑄之法，相度地势，于县治四周偏植蒯竹为城；建东南西北门，环凿深沟，以为城濠。又于南门内，捐俸重修关帝庙。更造西门外大桥，以利行人。其留心民瘼，类如此。彰化之有城濠，自士望始也。

曾曰瑛，江西南昌人，乾隆十一年任淡水同知，兼摄彰化县事。时同知署犹在县治。曰瑛以彰化设治二十余年，尚无书院，虑无以为培养人材地，遂捐俸倡建书院于文庙之西偏。工既竣，曰瑛手规定条，拨田租为师生束修膏火之费，名曰「白沙」，以彰化山川之秀，惟白沙为冠，取其地以名之。落成时，为诗以示诸生，感德至今不忘。曰瑛寻陞台湾府知府，大有政声。所至皆孜孜以造土为怀。彰化文教之兴，其权輿于此乎。

苏渭生，云南新平人，以举人选授南平县知县，勤于政治，多所振兴。南平人德之，请祀名宦祠。乾隆十四年，调任彰化。下车即修衙署，增建旁廊。又以牢狱狭隘，重新而恢廓之。复捐俸修城隍庙。时县治新设，居民尚少土着。自内地寄籍者，十之六七，每虑死无葬地，渭生捐置快官、八卦二山旱园数段为义塚，俾客死者皆可葬。其洁己爱民，不吝己费，频如此。当在彰任内，每值宾兴，先期犹寄白金数百，以助南平寒士卷资。盖培养人材之意，无日不廵于怀也。尝谓彰化有留养局，以惠孤老；而育婴堂栖流所二者，亦仁政所必及也；方议损建，适擢他任事，遂中辍。后之良有司得毋有意乎？

刘振骏，江苏武进人，以诸生保举贤良方正，授将乐令，旋调闽县。所至皆有政声。转补南平县，洁己爱民。尤慎于狱，多所平反。南平人请祀名宦，以丁难解任。服阙，乾隆十八年调补彰化。到任后即修县署，复捐俸倡建天后宫。凡邑之津梁，多所修造。素善听断，胥役舞弊者，惩治不稍假，彰民至今德之。

朱山，浙江归安人，乾隆辛未进士，二十年补彰化县令。到任谒庙毕，即问狱吏曰：「彼累囚者得毋巨盗乎」？曰：「窃贼」。曰：「小窃何系」。悉

吊集而纵之，各予十金，使治生计。曰：「吾与汝约，再犯无赦」。亡何，获一贼，即向所纵囚也。山语刑杖者曰：「初法必行」，当即杖毙。亡何，又毙一贼。邑之人咸股栗，骇曰：「是真健吏」。相戒毋犯。亡何，又获贼，方喝杖，见其面有泪痕。遽止问故。曰：「自分必死，适与母诀，故悲。侦之，果一姬哭抱裹尸具来。山曰：「渠有孝心，尚可改悔」。再畀十金，曰：「汝持贩他方，毋再居此，为老捕捉也」。仍纵去。在任二年，凡有鞫断，但集两造于庭而判决之，旁及概置弗问。以故案无积牍，狱无冤民，几于悬鞭之化焉。性俭约，酌水厉清，不取民间丝粒。彰故有额采，山概不收。尝云：「正供而外，即属横征。某何敢腴民膏以自肥乎」。平居严毅，不事逢迎，不避权贵。尝忤巡道某公，被劾几殆，而民心益感。先是巡道某抵彰，故事供具甚奢。山不可，但馈粟十斛，羊四羴。某公衔之。俄而檄命造册清丈田亩。山力争曰：「彰地半斥鹵，与他邑殊。自昔清丈，原留余地，以济贫民。今若再丈，将大病民」。抗册不上。巡道督愈急，诸绅士谋赂万金以免。山不可，曰：「吾在此，断不使诸君贿上游」。遽令夺归镪橐，已半途矣。某公大怒，劾山私收采买，盖诬之也。报罢，时委员逮山。邑民数万，争揭竿起逐委员。山再三语且泣曰：「诸百姓苟以我故而抗王章生事，是杀我，非爱我也」。百姓皆曰：「若然，则我等护公往。鞫有不测，愿同公死」。甫登舟，担暇脯糗粮者，投舱几满。出海，一男子持饼金献。问何人？曰：「公不认再纵养母贼乎？自受金改行，贩鱼已成家矣。闻公行，老母命来报恩」。山曰：「我实未知汝之易辙与否，手中金安知非又偷以遗我也」。拒不受。曰：「公却不受，是仍以贼待我也。归何颜见母？不如死」。即趯然一跃，已没海矣。舟人急救方苏。山不得已受之。到省系月余，狱未具。会福建将军新公入覲，密奏其事。天子召见，复原官。再迁滦州知州。某巡道罢官。山将之任，顺途回里，至一大宅，舆人将抬入，山不可曰：「此非吾家也」。已而夫人子妇出迎，曰：「嘻」？此前年君罢官时，彰化百姓送我家居此也。出券视之，购价万金。袁子才先生书其于「小仓山房文集」。彰化士民至今歌颂弗衰。盖比之蓝鹿洲云。

张世珍，陕西临潼人，进士。乾隆二十三年，调任彰邑。下车伊始，即毅然以兴利除弊为己任。于南门内倡修关帝庙，工甫竣；遂营学宫，凿泮池；并修学署书院伦堂，鳩工庀材，日不暇给，费廩白金万计。世珍皆力任之，而不惮烦。其勤慎有足多者。

胡邦翰，浙江余姚人，乾隆壬申进士。二十七年，调彰化县令。抵任后，兴利除害，美不胜纪。置义塚则泽及枯骨矣，设留养则恩被穷民矣。实心实政，无日不轸念民艰。而惠最无穷者，莫如减则一案：先是水沙连荒埔垦辟成田，已报陞科，忽连年水灾，冲崩压坏者，不可胜数；又年不顺，成谷穀半获

。民受课累，日追逋欠。邦翰知民疾苦，为请大吏，备陈情状。适制宪巡台抵彰，邦翰即躬导制军，诣勘跋涉畎亩间，不辞劳瘁；复为哀吁再三。制宪悯其诚，乃为奏请豁免水冲田园数千甲旧欠供课数万石，仍请减则。诏报可。民咸知为邦翰力，虽妇孺犹歌颂弗忘焉。今沙连天后圣母庙，其后有胡公禄位祠，凡遇胡公诞辰，家家庆祝，如奉生佛然。

胡应魁，江南曲阿人，以会魁归为庐州教授，修文庙，荐卓异分发来闽。嘉庆元年，由德化令调任彰邑。时邑经陈周全乱后，首恶虽诛，余凶未殄。应魁慨然以除贼为任，觅线跣缉，从水沙连入生番界，不避艰险，穷搜山谷，丑类不至漏网，彰化悉平，无死灰复燃之患。其校士矢公矢慎，书院按月课试，躬为评隲，时以育才为心，所拔取者多名下士。初，城中少甘泉，汲者必至东郊红毛、番仔二井，距城里许，往返维艰。忽于东门外李氏园中得泉甚甘，众争汲，李氏禁之；弗听，讼于官。应魁捐俸购之，号曰「古月井」，为诗纪事。又移关帝庙于南街后同知署故址，规模宏敞。复于县署后建太极亭，以收八卦山峰之秀。在任三年，政绩表表。寻迁淡水同知。适值海寇蔡牵滋扰，郡城被困，贼势猖獗，蔓延嘉、彰二邑。应魁同将弁率兵往援，暮驻东螺溪底。贼乘夜攻击，炮声达旦。应魁竭力堵御至晓，贼暂解围。应魁趋兵前进。是晚贼又伏于涂库街，应魁将入街，遇一老妪默首，乃屯兵街外，得免受害。自是贼锋稍挫，官军数战皆捷，遂通郡城之路，而嘉、彰咸赖以安，应魁与有力焉。嗣蔡逆遁去，论功归部议叙。应魁回任淡水厅，积劳成疾，遂卒于官。

宋学灏，汉军镶红旗人，贡生。乾隆五十三年调任彰邑。时林逆甫平，邑内文武衙署及街巷民居焚毁殆尽。学灏抵任后，即请发帑营建，备极劳瘁。值大兵后，继以凶年，民之流离失所者，死亡相望，学灏多方抚恤。至今父老颂之。

吴性诚，号朴庵，湖北黄安廩贡，援例捐县丞，来闽候委。嘉庆二十年任凤山县丞，建阿猴书院。二十一年正月，署彰化县事。下军适逢穀贵，群盗四起抢夺。性诚日夜奔驰，到处安抚，谕各业户出货平糶，设厂煮粥。课士有知人之目，所首拔者，登科第，入词垣。乡会两试，辄分廉俸以助贫士资斧；度岁亦有馈遗，士感其惠。又以邑内文昌祠书院旧制狭隘，学署经林逆之乱，许久未建，倡义捐修，费糜钜万，民效子来。又捐廉建忠烈祠于大西门街，以祀林、陈、蔡三逆之乱殉难文武员弁，及幕宾兵役；附殉难民妇于后堂，俾忠魂烈魄，有所凭依。后以捕盗叙绩，擢淡水同知。未几以病告归，到家一月卒。

薛志亮，号耘庐，江南江阴人，乾隆癸丑进士。嘉庆十一年知台湾县事，能得民心。值海寇蔡牵谋为不轨，志亮率绅士，募义勇八千人，守城杀贼，着有劳绩，加知州衔。又与台学教谕谢郑兼才，延嘉学教谕谢金蛮，修台湾

县志。人称善本。旋擢北路理番同知，鹿港海防。抵任后，议建文昌祠、武庙。以职员陈士陶、苏云从分董其役。踰年祠、庙告成，而志亮已调任淡水同知。履任未几，疾卒于官。临终犹嘱家人，持白金五百，来鹿再建庙旁僧舍，鹿中士民鸠赀赞成之。数十年来任鹿港同知者，惟志亮为得民心云。

王坦，浙江会稽人，由监生议叙，于乾隆四十二年，任鹿港巡检。时北路理番同知衙署在彰化县治内。鹿港商艘往来，俱由巡检查验出入。坦在任三年，积有余赀，悯寄籍鹿港者死无葬地，遂自捐金购旱园数段，置为义塚，听人安葬。将解任，又捐白金千员，交、泉厦郊商生息，置买田产店屋。择一谨愿者，司其出入，名敬义园。以年所得息，施舍棺木及修桥路等费，皆义举也。前因办理未妥，少有侵渔。距今五十余年，生息颇多。现归泉、厦二郊商公举妥人理事。

### 政绩（殉难附）

孙景燧，号□□，浙江海盐人，进士。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任台湾府知府。素有政声，为民颂祝。五十一年十一月间，彰化会匪竖旗谋乱，台澎道永，委景燧同游击耿世文，领兵来彰剿捕。是月二十七夜，贼目刘陞、王芬等，随林爽文攻陷大墩。北路副将赫生额、新任彰化县俞峻及世文所带兵役五百余人皆遇害。越早报至，景燧顾守城兵仅八十人，即会北路理番同知长庚，召集社番，掘濠插竹，为固守计。与都司王宗武、原任彰化县张贞生、署典史冯启宗、丁艰典史李尔和等，分门戒严。二十八日，贼抵城下，适大雷雨，枪炮莫施。二十九日，城中有与贼通者，开门纳之。贼入城，遍索文武员弁，景燧仓卒不得死被执，贼素闻景燧得民心，拥景燧至演武厅，不即加害，尊礼求降。景燧怒骂唾之，贼佯为不知，益婉劝。景燧裂眦骂贼，斥以大义，声色俱厉。贼知义不可屈，杀之。复为殒殪。时摄县同知刘亨基、幕友孙南宫、范琪辉亦被害。事闻，予恤赐祭袭职，祀昭忠祠。

长庚，满洲镶蓝旗人，官学生。乾隆五十年，任北路理番同知。明年十一月初旬，台镇总兵柴大纪北巡抵彰，时天地会匪刘陞、王芬等，竖旗谋乱庚请于柴曰：「盗不可长，贼不可纵。今会匪肆行无忌，张胆竖旗，乱将作矣。宜乘其未发而预防之，翦除尚易。若胜成燎原，则难扑灭。愿大人镇此弹压」。柴不听，即日旋郡，委游击耿世文带兵三百，同台湾府孙景燧来彰捕治。是月二十七日夜，贼目刘陞等，随林爽文攻陷大墩，全军遇害。庚闻变，即召社番掘濠备守。贼众已抵城下。越日城陷。庚提枪出与战。贼有善击刺者十余人，争前刺庚。庚素有力，御战良久，手刃二人，贼稍却。无何贼大至，庚四面受敌，身被数枪，乃手剑自刎。贼丛刃之，破其腹，磔其身，割其首，沉尸于濠。闻者咸壮其节，而哀其死之惨也。事闻，予恤赐祭袭职，祀昭忠祠。

王隽，浙江仁和人，举人，任北路理番同知，卸事回省，适巡抚徐嗣曾，得林逆警报，委隽同闽安副将徐鼎士渡台。既抵艋舺，隽自赴郡。台澎道永，以安平水师游击郑嵩、同游击延山等，既复凤山，委隽运粮赴郑嵩军接济。三月初六日，总兵郝壮猷，遣郑嵩往新港剿捕。是日，南路贼首庄大田等，率众分攻粤庄及凤山县城甚急。伪遣人持山猪毛汛守备邵振纲文，请援于郝铃，用参将瑚图里所失印。郝不知其诈，遂遣郑嵩领兵往援，隽运粮同往。贼先于琉璃溪筑坝蓄水以待，乘嵩军半渡，突于决流截杀，我军被溺及伤毙者数百人。郑嵩竟日血战，突围而出，隽遇害。事闻，予恤赐祭世袭，祀昭忠祠。

俞峻，号□□，浙江临安人，举人。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初旬，任彰化县事。时有匪徒严烟者，渡台倡天地会，结盟劫掠，大为民害。彰化以林爽文为首，刘陞、王芬、何有志等，皆其党，盘踞大里杙，恃险藏奸，吏不能问。峻初下车，即谓此辈宜急治，不可姑息养奸，恐滋蔓难图也。严饬访拿，捕获即毙杖下。十一月初旬，贼遽竖旗。理番同知长庚，力请柴镇军驻彰弹压，不许，旋郡。委游击耿世文带兵，同知府孙景燧，来彰捕治。于是委峻随北路副将赫生额，率兵役五百余人，往捕爽文。官军不敢径入大里杙，先驻营于十里外之大墩，谕村民擒献，否则将毁其村，先焚数小村恫之。被焚者实无辜也。爽文因民之怨，遂煽各村，声言官军若来，此间无孑遗矣。村民被胁，一时骚动，贼遂聚众茭萁山谋乱。是夜暂拥刘陞为首，率众攻陷大墩，文武官军并皆覆没。事闻，予恤赐祭袭职，祀昭忠祠。

冯启宗，浙江山阴人，吏员。乾隆五十一年，任鹿仔港巡检，兼彰化县典史。值林爽文之乱，彰化城陷。启宗闻变，仓卒回署，着衣冠守监门。时监犯有杨牛者，素凶勇，闻贼入城，即率各犯破监而出。启宗死守监门，力竭被害。事闻，予恤袭职，祀昭忠祠。

费增运，江苏震泽县人，监生。乾隆五十五年十月，任彰化县典史。六十年逸匪陈周全之乱，署北路副将张无咎、署知县朱澜等，俱驻八卦山，兵败自焚死。增运闻变曰：「吾职在司狱，惟有死守监门而已」。即具衣冠，望北谢恩毕，仗剑守狱门。贼入城破监，增运被杀于狱口。事闻，予恤廕袭，祀昭忠祠。人谓增运死得其所，与前典史冯启宗后先辉映云。

渠永湜，□□县人，任斗六巡检，调署猫雾揀巡检。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夜，贼目刘陞攻陷大墩，官军尽歿。越早，贼众欲随林爽文来攻县治，路经司署，遂执永湜。永湜被执，骂贼不屈死。事闻，予恤廕袭，祀昭忠祠。

周大纶，□□县人，乾隆五十一年任南投县丞。十一月间，林爽文攻陷彰化，官军遇害。南投距县治五十里，闻城陷，弓役民壮俱散走。大纶以南投故

无城池可守，遂往诸罗，与县令董启挺协守县城。十二月初六日，林逆乘雾掘城，攻陷诸罗。大纶素有膂力，提枪跃马，与贼巷战，身中数枪，伤重坠马遇害。事闻，予恤荫袭，祀昭忠祠。

寿同春，□□县人，为护淡水同知之台湾县令程峻幕友。峻知同春素有干材，宾主相待得甚欢。林爽文陷彰化县，越日又陷淡水厅。程峻及竹塹巡检张芝馨死之，同春亦被贼掳。贼闻同春名，优礼劝降，愿受计策，同春佯许之，欲相机而动，以图复仇也。贼陷塹城后，分众五千屯后陇，为犄角之势。同春窥贼啸聚竹塹、后陇两处，虽以万计，然皆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已料其势可图矣。乃遣心腹数人，到处扬言，内地大兵已到，诸贼闻风，大半疑散。同春度其隙有可乘，遂阴约前任竹塹巡检李生椿，明志书院掌教原任榆陵、县知县孙让，纠合义勇一万三千人，于十二月三日，并起杀贼，克复塹城，生擒贼目王作、许律、陈觉、郑加等；磔斩示众。乃上书督抚申其事。先是五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内地得警报，知彰邑已陷，巡抚徐嗣曾奏，调闽安副将徐鼎士，领兵由五虎门赴淡水，以风信不顺，久泊海口，月余始到淡水艋舺。鼎士遂驻军于此，与同春等协守艋舺。时诸贼煽动，人心疑虑，同春开诚劝谕，闽、粤各庄，始得安辑。嗣又同新任淡水同知徐梦麟、副将徐鼎士、都司朱龙章，抵白石湖山下，安抚居民。初，淡水自同春克复之后，民心颇定。惟大甲溪一带迫近贼巢，尚怀疑惧。同春率领义勇赴鹿仔港，谒提督任承恩，意图合攻贼巢。旋以兵少辞归，而白石湖、金包里等处闽、粤各庄，互杀漳人，半屯白石湖山上。梦麟驰檄晓谕，就抚者仅数十。同春将人挈回安置。越五日再，众皆就抚，淡属悉安。贼有奸细布言，林爽文不日来攻，淡水军民戒严。五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同春率义民剿贼，注乌牛栏，抵三十张犁，遇贼与战。同春首先冲锋，贼皆披靡；适以为蹶，为贼所掳。同春义愤激烈，厉声骂贼。贼怒，寸磔之。同春骂不绝口而死。事闻，赐同春知县衔，予恤其家，廕一子以知县用，祀昭忠祠。

胡远山，浙江人，岁贡生。乾隆五十一年彰化县知县张贞生，聘主白沙书院讲席。适林爽文攻陷县城，远山因言语不同，贼疑为有司官也，并执之。骂贼不屈死，附祀忠烈祠。

范琪辉，会稽人，素精申、韩之学。乾隆五十一年，新任彰化县俞峻，延主刑名。林爽文陷县城，琪辉被执，厉声骂贼。越日，贼缚琪辉至演武厅，贼目喝令跪下，琪辉挺立不屈，骂贼益厉。贼怒，斩之。琪辉受害，神色不变，有慷慨赴死之风焉。今附祀忠烈祠。

王先生（失名），浙江人，林爽文乱，先生为新任彰化县俞峻幕友，城陷被执，骂贼不屈死。今附祀忠烈祠。

俞先生（失名），浙江人，为彰化县俞峻延主钱穀，因宾主而兼宗亲，相得甚欢。适林爽文攻陷大墩，先生闻变，即与诸幕友同议守城破贼之策；众皆默然。先生知事不可为，县城旦夕必破。翼日城陷，先生沐浴更衣冠，望北再拜，退入卧房，雉经而死。今附祀忠烈祠。

### ●彰化县志卷四

#### 学校志

#### 学宫崇祀祭礼泮额书籍书院（社学附）

自古兴贤育才，教学为先。学者也，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尧舜之所以治，孔孟之所以教，不外乎此。使徒以掇巍科，登显宦，而曰吾深于学者也，抑末矣。彰化之建学，始于雍正甲辰，距今甫百年，人文蒸蒸日上，捷南宫，登词林者，踵相接；而崇实学，敦实行，亦不乏人。立学虽后他邑，文风则甲一郡。岂非圣天子声教覃敷，不疾而速者欤。官斯士者，躬行倡率，以明伦为先。驯至家弦户诵，仁让风行，比隆于海滨邹鲁何难哉。志学校。

#### 学宫

#### 崇祀

#### 祭礼

#### 泮额

#### 书籍

#### 书院（社学附）

#### 学宫

彰化县儒学在县治东门内，南向。雍正四年知县张镐建。中为大成殿，东西两庑，前为甬道、为戟门，东为义路，西为礼门。又前为棂星门，后为崇圣祠，右为明伦堂，堂后为学廡。乾隆十六年知县程运青捐修，旋以他故中辍。十八年，同知署县事王鹗续成之；因费不足，及棂星门而止。二十四年，知县张世珍重修，砌甬道以砖，移礼门、义路于棂星门外，凿泮池，外为照墙，护以短垣。明伦堂仍故址，增高二尺余。堂右建白沙书院。其后训导署，后左教谕署，悉更新焉（记见艺文）。二十七年，知县胡邦翰续修。五十一年，明伦堂、学署毁于乱。嘉庆二年岁贡郑士模修葺圣庙，工未及竣；而明伦堂、学署仍缺。十六年，知县杨桂森治涂丹雘露台，护以石栏。自东西庑至棂星门，增筑短垣，以为联络。造登瀛桥于泮池上，改建明伦堂于庙左（记见艺文），制礼乐器、招侑生，教之歌舞之节。自是春秋丁祭，礼乐盖彬彬焉（记见艺文）。十七年，职员王松修泮池。二十一年，署县吴性诚即明伦堂旧址，兴建文昌祠（祠后旧有井，道光十一年修圣庙遂掩盖）。更新白沙书院。院后建教谕

署（县训导嘉庆十一年移驻竹塹，其学署遂废，知县吴性诚议即其地建奎光阁，因费用不足而止之）。道光四年，教谕蔡克全刻卧碑石，署明伦堂之左；又建福德祠于明伦堂大门内左侧。十年，知县托克通阿、李廷璧，率诸绅士捐修，增高正殿旧址二尺二寸，殿高原制二尺七寸。殿前改用石龙柱二枝，石柱凡二十枝。露台增高二尺二寸，护以石栏，增高崇圣祠旧址二尺二寸，祠高原制一尺五寸。东西庑增高原制八寸，址高二尺二寸。其余门墙，以次增高。崇圣祠畔，左建名宦祠，右建乡贤祠。又掖以厢房，左为礼器库，右为乐器库，庙周围筑垣墙，以为联络；自北而南，长三十九丈二尺；自东而西，广一十五丈，悉仍旧界，朴斫丹雘，巍然焕然，彰化学宫，于是聿观厥成焉。

## 崇祀

### 圣庙历代崇祀

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公为立庙旧宅，置卒守焉。周衰秦兴，儒道灰槁。至汉高祖十三年过鲁，以太牢祀。此祀孔子之始也。至孝武帝表章六经，后世乃知尊吾孔子。元帝诏太师褒成君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赐霸爵关内侯，孔子之后封侯，自元帝始也。平帝始谥为褒成宣尼公。光武破董宪还，亦使大司空以太牢祀；并祀七十子于孔庙。此祀孔子弟子之始也。明、章二帝东巡，皆诣孔子宅致祀，而章帝尤殷虔云。元和二年过鲁，亲祀孔子及七十二贤，作六代乐，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帝陞庙西面立，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进爵而后坐，大会孔氏男子，赐男女钱帛，拜孔僖郎中，诏僖从还京师。而七十子之得从祀，亦自章帝始。安帝过鲁，率循元和之轨。虽以桓灵昏主，犹诏置孔子庙，置百户卒史掌礼器，春秋享礼。出王家钱给大酒直，河南尹给牛羊豕各一，大司农给米。灵帝元光元年，始置鸿都门学，画先圣及七十二子像，画像以祀，自灵帝始。魏文、黄初，诏超旧庙，设守卒如前。魏芳正始七年，令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释奠之礼始此。前此祀孔子皆于阙里，至是始行于太学。晋武泰康二年，诏鲁国四时以三牲祀，释奠于中堂，以颜子配。七年，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太子释奠，则始于此也。东晋、元、明成穆皆释奠。宋高帝永初诏鲁郡修葺坟墓。元嘉二十二年，裴松之议，太子释奠，应舞八佾，设轩悬之乐，释奠用轩悬之乐，自是始也。北魏道武南代至邹山，亦以太牢祀。孝文、太和间，亲修孔子谒拜礼，改谥文圣尼父，封其后为崇圣侯，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官，复给邑百户。文成间，诏宣尼庙，别敕有司，行荐享之礼，有司之行荐享，则始于此也。前此释奠，未尝言庙，至是始有宣尼庙之文。北齐天保间制，春秋二仲，释奠于先圣先师，以时修葺祠庙。每月朔制祭酒饮博士以下及国子诸生以上，大学四门博士陞堂，助教以下太学诸生，皆下拜，后世朔日行礼，则始于此也。梁元帝承圣初



，于荆州创宣圣庙，自图画圣像为之赞书之，时谓三绝。南北五代之际多故矣，而崇祀不废。及隋文开皇中，赠孔子为先师尼父，以周公为先圣南面，孔子东面，命国子学每岁四仲月上丁释奠先圣先师；州县学则春秋仲月释奠。元魏虽命有司荐享，未有定时，未名释奠，后世州县学，以春秋二仲释奠，则始此也。

至唐高祖武德二年，诏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贞观初，房元龄请别祀周公，尊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配焉。诏从之。四年，始诏州县皆立孔子庙，四时致祭，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定孔子，为先圣，而正南面，与偏祀于天下郡邑学，并以先儒配，则自唐太宗始也。其后尊孔子为先圣尼父，亲幸国学释奠；又令皇太子释奠。皇太子初献，祭酒张复允为亚献，司业赵洪智为终献。至贞观十一年，始定释奠仪，以祭酒司业博士备三献词，称皇帝谨遣某官行礼为承制云，后世国学遣官释奠，盖始于此；而州县以守令主祭，亦始于此。高宗永徽中，复圣周公、师孔子，而长孙无忌等言，贞观中，亲降纶音，正夫子为先圣。若周公作礼乐，当同王者之祭，乃诏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为圣如故。干封元年，赠孔子为太师，颜子为少师，曾参少保，此则后世追赠孔门弟子之始；以曾参配享，亦始此。至明皇开元八年，李元瓘奏：颜子配像当坐，今乃立；四科弟子虽列像庙堂，不与享；而范宁等反沾从祀，请释奠十哲享于上，而图七十二子于壁。曾参以孝受经孔子，请享之如七十二贤。乃诏十哲为坐像，悉与祀。待为曾参坐像亚之。图七十二子及二十二贤于庙壁。十三年封禅，还幸孔子宅亲奠，遣使以太牢祀墓，置卒守卫，并捐其子孙赋役，令天下州县立庙，赐百户，充春秋享奠。二十七年，追祀孔子为文宣王，服王者衮冕，乐用宫悬，舞用八佾，定祭期春秋二仲上丁，赠诸弟子各公侯伯；又赠曾参以降六十七人爵皆伯，夫子之追王也，与夫二丁之定祭也，皆自明皇始。其给户役洒扫林庙、禁采樵，则历世莫绝云。五季不造，血战五十余年，后周高祖至凶暴，然犹感梦下拜（高祖广顺元年，亲征慕容颜超于兖城，将破矣，梦有人被冕状甚异，入城道委巷，直夫子庙，驻而瞻像如梦，感喜下拜。遂幸阙里庙奠、祭墓，皆再拜，或言天子不当拜异代陪臣，曰：夫子圣人也，百王取则，敢不拜乎）。

宋艺祖建隆三年，始诏立三十六戟于文宣王庙门，亲撰文宣王兖公二赞，从祀贤哲，命当时文人为之。先是历代以圣贤之后，不预庸、调。周显德中，遣使均田，抑为编户。至太平兴国中，特免孔氏子孙庸调。诏孔宜袭封文宣公，端拱初，驾幸太学，只谒毕，临陛辇，命有司张幕设座，诏博士李觉，讲周易之泰卦。大中祥符初，真宗幸阙里谒庙，有司以帝人主也，议止肃揖。帝特展拜，以表严师崇儒之意；又幸孔林，以古木拥道，降舆乘马，谒坟拜奠。

又欲追帝孔子，以有司议格于周称王而止；遂加谥至圣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纥为齐国公，母颜氏鲁国太夫人，伯鱼母开官氏为郚国夫人，孔子父母妻之追封也，自宋真宗始。二年，又加宣圣冕服，九旒九章，桓圭始用玉。其他赐田赐银币，赐九经三史及疏释文，给守卫加于前典。二年，封七十二贤，诏曰：四科钜贤，并超五等，七十达者，俱赠列侯。令中书门下及两制馆阁分撰赞，命王旦撰颜子赞。初，帝览崇文院检定七十二弟子，按史记唐会要，凡七十七人，今曲阜庙惟七十二人，帝问何故？王旦言：国学七十二弟子，经太祖定议。曲阜准国学画像，惜乎旦未有发明，而徒引太祖为断耳。乃诏封左邱明以下至范宁二十一人皆为伯，王肃司空，杜预司徒，命群臣为赞。仁宗即位，三幸太学，用祥符故事再拜。退阅七十二贤赞，观东序礼器，敕改封孔宗愿为衍圣公，后代衍圣之称，盖始此也。赐孔氏金监书，赐飞白书殿榜金字篆碑写牌，皆巾栉肃立，其尊师如此。神宗元丰，始诏以孟轲为邹公，配享次于颜子；而以荀况、杨雄、韩愈从祀（邹公庙在邹县，政和五年，仍诏乐正子克配享，公孙丑至子叔十七人从祀，加封爵焉）。及新法行，即庙户亦减削过半。哲宗初幸太学，一献再拜。其后凡三赐田，敕守庙户五十人如旧法；而庙像冠服制度之别于诸贤，则徽宗实令太常考正之。冕用王者十二旒，袞服九章，执镇圭，增庙戟至二十四图，为天下州县学式。又封孔鲤泗水侯，汲沂水侯，跻子思从祀。大观四年，议礼局言：公夏首至廉洁十人，史记有其人，唐开元礼亦载祀典，请皆赠侯爵与祭享。从之。政和三年，乃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王雱为临川伯，从祀。是非颠倒，天日昏迷。于是南渡播迁，孔氏挈族如衢矣。高宗绍兴间，始以孔玠袭封，赐田以祀。其后幸太学，驾止大成门外，登降步趋，执爵已乃御敦化堂，颁诏示乐育之意。御制文宣王赞，七十二子赞，刻石于太学。宁宗庆元间，始定孔子庙为中祀，诏诸县长吏诸当献官，非有疾不得他委。至理宗淳佑元年，始斥去王安石，而列周、张、程、朱于从祀。辽自神册间，已识佛非中国教，惟孔子为万世所尊，遂建释庙奠。金天眷三年，诏求孔子后，以四十九代孙孔璠袭封衍圣公，奉祀事。泰定中，复加圣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而颜、孟章服，皆用九；奏歌陈乐，并依开元故事。元世祖时，中书省言，祀孔圣用王者礼乐衣冠，南面坐，天子供祠，而二丁执事，不变常服，于礼未宜，宜准汉，唐祭文庙享社祀礼，执事者皆具公服，执手板致敬，从之；丁祭执事诸儒之变常服，则自元世祖始也。成宗初，敕到任官先诸圣殿，方以次诣诸神，着为令。太德十年，大都宣圣庙成，加号夫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文宗至顺初，又封孔子父为启圣王，母为启圣王夫人。颜、曾、思、孟皆加公爵。孔子父母之加封爵，则自元文宗始也。前此廷佑亦遣官賚金币宣祭，至手香加额，以授所遣者，可不谓彬彬有礼乎？

明太祖起兵时，如江淮、如南昌皆先谒孔庙。洪武初元，即传制春秋二丁释奠，丞相为初献，翰林学士亚献，国子祭酒三献。母岁降香，必于正月尽日。又遣使祭阙里，捐其子孙洒给，赋孙役户百。四年，更定祭器礼物，各置高案，笾、豆、簠、簋、鉶、钶，悉用磁；牲用熟；乐用六奏。择监生之端嫻者，与文职大臣子弟之在学校者，习舞。五年，暂罢孟子祀，寻复之，曰我闻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宜配也。六年，学士詹同乐韶凤上释奠乐章，定舞八佾。大宗伯牛谅上礼仪制，皆可。七年，上丁日食，改仲丁，仍降香如前期。十四年，文庙成，遣官以太牢祀，祀神主，不设像，上遂视学释奠。十七年，议大成乐，至二十六年，始颁乐器于天下，郡学州县式焉。成祖永乐初，遣官释奠。其后四年，命议视学仪，尚书郑赐言，宋制谒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见先师礼不可简，宜服皮弁，行一奠四拜礼，释奠四拜，乃自成祖始。十四年，又遣祭阙里。其后诸帝改元，必遣祭阙里。宣德间，孔谔会试，至京召见，即与进士出身，援春坊中允。景泰中，孔恂会试中式，闻父丧，特强入对，赐出身，除礼科给事中，始持服；服除，超拜少詹。凡所以优礼孔氏者，靡所不极也。正统三年，禁祀孔子于佛老宫，令祭物非所产者，以所产代。鹿兔以羊，榛栗以土果。景泰六年，以国学两庑祭品薄，从太常请，增豕四；枣、栗、形盐为筋者，各五十；黍、稷为斗者各二。南国子监并如例。成化元年，幸学，始加牲用乐。十二年，少詹事杨守陈请追崇帝号，祭酒周洪模请改大成至圣文宣王为神圣广运帝；如元制，十二冕旒，笾豆数如之，八佾。又言：古者堂上鸣球琴瑟，堂下笙镛祝敔，两阶干羽，今干羽居上，乐器居下，宜正如礼。下礼官议，尚书邹干驳之，以神圣广运，乃益赞尧之辞，不若大成至圣之为有据；庙像仍元，旧故有冕旒，原非国典，笾豆舞佾数，有成宪在，不敢辄议。上曰：尊孔子朝廷盛典，边豆舞佾，宜如其议。明年，遂增八佾，十二笾豆，遣翰林学士王献告阙里。洪治元年三月，将视学，吏部尚书王恕奏：古者始立学释奠，用币于先师，今上初登大宝，正应此经义；且视学藉田，列圣即位止一行，无再举者，理当从厚。今藉田祀先农，且敕所司斋戒省牲，而释奠独不然，似太简，宜准祀先农，行奠币三献礼。诏下礼官议，以为报功、释奠宜用币，今二丁所行是也。若天子幸学，止于行礼，不必用币。且古释奠，无四拜者，而成祖亲行之，崇隆已极。自成化加牲用乐，遂至纷纷。今恕欲准诸藉田礼，恐非洪武旧制，只宜加帛斋戒，其乐不作为是。上遂诏祭先师当以礼。成化间既有，其举之不必更。孔子前加币用太牢，改分献为分奠，余并照永乐仪。十二年，阙里灾，遣学士李杰祭告，命山东抚臣建庙，务极崇饬。十七年庙成，上亲制碑文，敕大学士李东阳往祀。洪治中，上亲释奠太学，召衍圣公及三氏子孙听讲，赐裘衣冠带有差。衍圣公秩二品，特赐麟袍玉

带，诰命用玉轴，大朝会颁一品上，示不臣也。孔氏世举一人为曲阜令，公亲弟承子思为翰林五经博士。其从南渡系衢州者，亦世袭博士。凡曲阜孔氏大小，俱免徭役，公许荫五百户丁为从人。正德初，亦视学，遣使取三氏子孙赴京观释奠礼。嘉靖初，辅臣张璁议正文庙祀典，请改至圣文宣王为至圣先师，四配为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从祀自十哲以下及门诸弟子称先贤；左邱明以下称先儒。去塑像，设木主，罢封爵。改大成殿为先师庙，门为庙门，祭用笾、豆十，舞佾六，以别郊庙。其在郡邑学，笾、豆杀其二，舞止六，以示别于国学。又引宋陈禾议，请别立祠，祀叔梁纥为启圣公，以无繇、点、鲤、孟孙氏配称先贤，程珦、朱松、蔡元定，从称先儒。皆从之。其说盖出于吴沈、邱浚、程敏政、谢铎、夏寅云。

先是洪武初年，宋濂上夫子庙祀议，大略谓：迁神南面、设塑像，皆非古；况、雄、弼、达、预、融，不当祀。回、参坐堂上，其父列食两庑间，非不先父食义。大成乐袭用汉魏杂律，为乱世之音；又周立四代学，学有先圣，取佐先圣成德业者为师配焉。此天子立学之法。议入，濂谪矣。洪武十四年，国学成，竟亦不设像；而二十九年从行人杨砥议，罢杨雄祀，进董仲舒，岂亦有味于濂之言欤？其后沈浚着论，以夫子作春秋，削僭王，斥子路以门人为臣为欺天，必不欲身为王。文宣、大成谥皆不称。且设像近于外教，非其形，甚不便。敏政铎在洪治间条议：无繇等庑食嫌于子，宜别立启圣祠。令学孟子父配程朱父及蔡元定，皆宜从。申党冉何？家语不载，伯寮愬子路，疑非弟子列；亦用宋濂之遗，皆格于礼官议。报闻，及璁得君，尽行其说，而益推扩之。上亦御制孔子祀典说二，颁示群臣，事在嘉靖九年中。十二年二月丁巳释奠，初祀启圣公。夏，钦字文庙乐章旧有曰宣圣圣王者，易宣以孔、易王以师。于是从来尊孔子非其道及诸陋习嫌疑，累朝所未及更者，至此尽革。

国朝尊崇之典，比昔尤隆。豆、笾、舞佾之数，斟酌尽善。康熙二十三年，特颁万世师表匾额，分应诸郡州邑学。二十五年，御制先师赞及四子赞，颁勒学宫。雍正元年，特诏以王爵褒封至圣五代。令各省府州县学改启圣祠，为崇圣祠，颁「生民未有」匾额于文庙。三年，命讳孔子名，加「邱」为「邱」。乾隆四年，颁「与天地参」匾额于学宫。嘉庆元年，颁「圣集大成」匾额于圣庙。道光元年，颁「圣协时中」匾额于各学。惟圣人能知圣人，亦惟圣人能尊圣人，崇儒重道之极致，岂独迈汉、唐而过之哉。

#### 诸儒历代庙祀

宋理宗朝，加爵从祀者凡七人：周敦颐、程灏、程颐、张载、朱熹、张栻、吕祖谦。度宗咸淳间，从祀三人：孔鲤、邵雍、司马光。

明高祖循前代之旧，大成至圣文宣王南向，四配东西向稍前，十哲稍后

，爵皆公。从祀诸贤外东西庑，凡百有五人，爵皆侯、伯。兗国复圣公，颜子也；郕国宗圣公，曾子也；沂国述圣公，子思也；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是为四配。费公闵损、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赐、卫公仲由、魏公卜商、郚公冉耕、齐公宰予、徐公冉求、吴公言偃、陈公颢孙师：是为十哲。两庑：东则金乡侯澹台灭明、任城侯原宪、汝阳侯南宫适、莱芜侯曾点、须昌侯商瞿、平舆侯漆雕开、睢阳侯司马耕、平阴侯有若、东阿侯巫马施、阳穀侯颜辛、上蔡侯曹恤、枝江侯公孙龙、冯翊侯秦商、雷泽侯颜高、上邽侯壤驷赤、成纪侯石作蜀、钜平侯公夏首、胶东侯后处、济阳侯奚容蒧、富阳侯颜祖、■〈彳〉〈八上金下〉阳侯句井疆、鄆城侯秦祖、武城侯县成、即墨侯公祖句兹、沂源侯燕汲、宛句侯颜之仆、建成侯乐欬、堂邑侯颜何、林虑侯狄黑、郚城侯孔忠、徐城侯公西藏、临濮侯施之常、华亭侯秦非、文登侯申枨、济阴侯颜诜、泗水侯孔鲤、兰陵伯荀况、睢阳侯穀梁赤、莱芜伯高堂生、乐寿伯毛萇、彭城伯刘向、中牟伯郑象、缙氏伯杜子春、良乡伯卢植、司空王肃、司徒杜预、昌黎伯韩愈、豫国公程灏、新安伯郡雍、温国公司马光、建宁伯胡安国、华容伯张栻、魏国公许衡，凡五十三人。西则单父侯宓不齐、高密侯公冶长、北海侯公晰哀、曲阜侯颜无繇、共城侯高柴、寿张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须、钜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鱣、临沂侯冉孺、沐阳侯伯虔、诸城侯冉季、高宛侯漆雕徒父、濮阳侯漆雕哆、邹平侯商泽、当阳侯任不齐、牟平侯公良孺、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鄒单、祈乡侯罕父黑、缙川侯申党、厌次侯荣旗、南华侯左人郢、胸山侯郑国、乐干侯原亢、胙城侯廉洁、博平侯叔仲会、高堂侯邾巽、临胸侯公西舆如、内黄侯蘧伯玉、长山侯林放、南顿侯陈亢、平阳侯琴张、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邱明、临缙伯公羊高、乘氏伯伏胜、成都伯杨雄、考城伯戴圣、曲阜伯孔安国、岐阳伯贾逵、扶风伯马融、高密伯郑康成、任城伯何休、偃师伯王弼、新野伯范宁、道国公周敦颐、洛国公程颐、郟伯张载、徽国公朱熹、开封伯吕祖谦，凡五十二人。

其初祀京师国学及曲阜庙而已。二十年，乃诏天下，通祀之学宫。二十九年，从行人杨砥之言，罢杨雄而进祀董仲舒。永乐八年，又进祀元吴澄，追封临川郡公。先是从祀先贤，名爵位列，天下诸郡邑学彼此不一，正统元年，始刊定成书，颁示画一。二年，从群臣议，进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从祀。成化元年，加仲舒广川伯、安国建宁伯、沈崇安伯、德秀浦城伯。是年，有请以杨时从祀者，以格于李贤、刘定之议，敕命有司，祀时于其乡。乃立祠延平，以罗从彦、李侗配；赐额曰「道南」。洪治八年，从阁臣徐溥请复，封杨时为将乐伯。先是国子祭酒谢铎言：杨时伊洛正传，远承孟氏，虽晚年一出，不究所施；而首请罢安石配享，力辟新经；息邪放淫，有卫道功，宜从祀。若吴澄者

，生长于淳佑，举贡于咸淳，受宋之恩，如彼其久；为国子司业、为翰林学士，历元之官，如此其荣，迹其所为，曾不及洛邑之顽民，何敢望首阳之高士？况二人皆太学之师，乞陞时上附宋诸贤之位，斥澄下从莽大夫之列，以格于尚书傅瀚议不报。至是溥舍澄不言，特进时，故见从焉。世宗即位，更定祀典。

嘉靖九年，辅臣张璁以正孔子祀典为请；上大悦。着孔子祀典录以示群臣。璁所请正祀典事凡五：一曰孔子不宜封王；二曰不宜设像；三曰不宜十二筩豆、乐八佾；四曰不宜庭祀颜路、曾点、孔鲤；五曰两庑诸贤宜更正复谬。而以蔡元定、蔡沈父也，其著书有「律吕新书」、「皇极指要」、「洪范大衍」详说诸篇。朱熹疏经修史，皆与参订往复。启蒙一书，雅所属草。欧阳修着「本论」，有卫道功，其学实继韩愈，推孟子以达孔氏。元定修宜从祀。行人司正薛侃亦言，宋儒陆九渊学继伊洛；惟早岁与朱熹异论，朱子弟子遂摈为禅。夫学何常？要归于圣贤之道耳。臣谓九渊宜从祀。皆下礼部集议。古者帝王继天立极，君师一道。世至春秋，君教凌夷。孔子推明王道，以身淑人，乃端名师。传曰：「能自得师者王」。师尊矣。请命天下学宫，皆易孔子像以主，称至圣先师庙曰先师之庙。四配皆称子，十哲以下称先贤某子，左邱明以下称先儒某子。春秋祭祀，国学十二筩、豆，府州县八筩、八豆，乐声用六佾，一如国初制。别为叔梁纥立祠，称启圣公孔子。以颜无繇、曾点、孔鲤、孟孙氏配；而程珦、朱松、蔡元定从祀焉。启圣公牲、帛、筩、豆视四配，四配视十哲，三氏视两庑。改申党、申枏为一，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杜预、吴澄、皆罢祀。林放、蘧瑗、郑众、卢植、郑康成、服虔、范宁、各祀其乡。增祀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陆九渊、五儒。诏曰可。其改申党、申枏为一也，谓「家语」申绩字子周，「史记」载郑国申党同字，则绩即党也。「论语释文」申枏，郑康成曰：盖孔子弟子申续。「史记云」：申党，今以棠为党，以续为绩，其讹无疑。后汉王政：云有羔羊之洁，无申棠之欲，是以枏为棠。索隐谓文翁图有申枏，今图有申党，是以党为枏也。其实一人也。其云公伯寮也，谓愬子路以沮孔子也。其云秦冉、颜何也，谓「家语」载孔子弟子七十六人，「史记」多公伯寮、秦冉、颜何三人，家语出孔氏，当得其实也。其罢荀况也，以况恶性而伪礼也。以子思、孟子乱天下，以子张、子夏为贱儒也。其罢戴圣也，谓其守九江，治多不法，惧何武见劾转为博士，毁武于庙。及子宾客为盗，系狱武平决得不死，造谢不惭，污无耻也。其罢刘向、贾逵也，谓向以献赋进，喜诵神仙方也。伎信黄金可成，铸作不验，下吏当死所者洪范五行传最为舛驳；逵献颂为郎，傅会图讖，以致贵显。二人者左道之人也。其罢马融也，谓融初应邓隲召为秘书，历

官南郡，以贪浊免，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其教授，前列生徒，后罗女乐，为梁冀草奏，杀忠臣李固，作西第颂美之也。其罢何休也，谓「休春秋解诂」一书，黜周王鲁；又着「风角」等书，班之孝经论语也。其罢王肃也，谓肃世为魏臣，适女司马昭。昭篡势成，肃受封兰陵侯，坐观成败。及毋邱俭文钦起兵讨贼，肃又为司马师画策，以济其恶也。其罢杜预也，谓预所着，仅「左氏经传集解」。其守襄阳，多遗洛贵要。代吴之际，因斫瘦之讥，尽杀中江陵人也。其罢吴澄，谓澄宋室遗臣，不耻事元，名节扫地也。其祀林放、蘧瑗、郑众、卢植、郑康成、服虔、范宁于其乡也，谓放虽尝问礼，「家语」、「史记」邢昺注疏，俱不载弟子之列也。司马迁曰：孔子于卫，严事蘧伯玉，非及门之士也。郑众、卢植、郑康成、服虔、范宁、五人者，虽若无过，然行己著书，皆未合于圣人之精微也。其增祀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陆九渊也，谓苍在汉初，说礼数万言，号后氏曲台礼，戴圣皆受其业。而隋末之儒莫如通，宋世师道之立，莫如瑗，而欧阳修、陆九渊，则如张璪、薛侃所言者也。是时世宗追尊睿宗献皇帝，读修濮议善其说，璪以所言，遵上意也。

其他所其增罢归祀乡祀者，则皆先朝名臣宋濂、程敏政、何孟春等所尝言者。明代儒臣自洪武至嘉靖，未有从祀者。洪治间，言官以薛瑄请，或以瑄无着述已之。至隆庆五年，韩楫言，瑄本朝理学第一，虽无着述其居敬敦践，无愧宋儒，宜从祀；从之。嘉靖间，亦欲进新建伯王守仁，简讨陈献章，布衣胡居仁者，至万历十二年始定。其后二十二年，湖广巡抚郭惟贤，又以宋儒周敦颐首开宋诸儒之统。今程于父珦，朱子父松，皆从启圣祀；敦颐父辅成，未宜独阙，请如珦、松例，祀于启圣祠。三十年祭酒沈■〈彳 霍〉请祀延平李侗。四十一年，福建提学副使熊尚书文请祀宋儒罗从彦、李侗；制并曰可。

国朝康熙五十一年，陞配朱子于十哲之末。五十五年，从祭酒余正健请，复进宋儒范仲淹从祀。雍正二年，更定祀典，以蘧瑗、林放、秦冉、牧皮、颜何、县亶、公都子、乐正子、公孙咸、万章、郑康成、诸葛亮、范宁、尹淳、王柏、黄轩、何基、赵复、许谦、金履祥、陈澹、蔡清、罗钦顺、陆陇其并祀两庑。以张戴父张乃，从崇圣祠祀。乾隆元年，诏以有若陞配于十哲之次，位朱子上。以元儒吴澄从祀。今上道光二年，以明儒刘宗周、黄道周、汤斌从祀。六年，增祀唐儒陆贽、明儒吕坤。

年复进祀孙奇逢。旷世盛典，推崇罔缺，为志其源流，以备考云。

先师庙神位序次

正殿：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正中南向。

东配：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子。

西配：宗圣曾子，亚圣孟子。

东哲：先贤闵子名损（鲁人），先贤冉子名雍（鲁人），先贤端木子名赐（卫人），先贤仲子名由（卞人），先贤卜子名商（卫人），先贤有子名若（鲁人，乾隆三年自东庠陞）。

西哲：先贤冉子名耕（鲁人），先贤宰子名予（鲁人），先贤冉子名求（鲁人），先贤言子名偃（吴人），先贤颛孙子名师（陈人），先贤朱子名熹（宋代新安人，康熙五十一年自西庠陞）。

东庠（先贤三十九位，先儒二十六位）：先贤蘧瑗（字伯玉，卫人），先贤澹台灭明（字子羽，鲁人），先贤原宪（字子思，宋人），先贤南宫适（一名縶字子容，鲁人），先贤商瞿（字子木，鲁人），先贤漆雕开（字子开，鲁人），先贤司马耕（字子牛宋人），先贤梁鱣（字叔鱼，齐人），先贤冉孺（字子鲁，鲁人），先贤伯虔（字子晰，鲁人），先贤冉季（字子产，鲁人），先贤漆雕徒父（字子文，鲁人），先贤漆雕哆（字子敛，鲁人），先贤公西赤（字子华，鲁人），先贤任不齐（字子选，楚人），先贤公良孺（字子正，陈人），先贤公肩定（字子中，鲁人），先贤郈单（字子家，鲁人），先贤罕父黑（字子素，鲁人），先贤荣旗（字子祺，鲁人），先贤左人郢（字子行，鲁人），先贤郑国（字子徒，鲁人），先贤原亢（字子籍，鲁人），先贤廉洁（字子庸，卫人），先贤叔仲会（字子期，鲁人），先贤公西舆如（字子上，鲁人），先贤邽巽（字子敛，鲁人），先贤陈亢（字子禽，陈人），先贤琴张（字子开，卫人），先贤步叔乘（字子车，齐人），先贤秦非（字子之，鲁人），先贤颜哱（字子声，鲁人），先贤颜何（字冉，鲁人），先贤县亶（字子象，鲁人），先贤乐正克（齐人），先贤万章（宋人。以上四位，雍正三年增祀），先贤周敦颐（字茂叔，宋代道州人），先贤程颢（字伯享，宋代洛阳人），先贤邵雍（字尧夫，宋代道州人。以上三位雍正三年改儒称贤），先儒公羊高（临淄人），先儒伏胜（字子践，秦代济南人），先儒董仲舒（汉代广川人），先儒后苍（字近君，汉代东海郯城人），先儒杜子春（东汉偃师人），先儒诸葛亮（字孔明，东汉琅琊人），先儒王通（字仲淹，隋代龙门人），先儒陵贲（字敬舆，唐代嘉兴人。道光六年从祀），先儒范仲淹（字希文，宋代吴县人），先儒欧阳修（字永叔，宋代庐陵人），先儒杨时（字中立，宋代将乐人），先儒罗从彦（字仲素宋代南剑人），先儒李侗（字愿中，宋代剑浦人），先儒吕祖谦（字伯恭，宋代婺源人），先儒蔡沈（字仲默，宋代建阳人），先儒陈淳（字安卿，宋代龙溪人），先儒魏了翁（字华甫，宋代蒲江人），先儒王柏（字会之，宋代金华人），先儒赵复（字仁甫，宋代德安人），先儒许谦（字益之，元代金华人），先儒吴澄（字幼清，元代崇仁人），先儒胡居仁（字叔心，明代余干人），先儒王守仁（字伯安，明代余姚人）



)先儒罗钦顺(字允陞,明代泰和人),先儒黄道周(字幼平,明代漳浦人。道光二年从祀),先儒汤斌(字孔伯,睢州人。国朝道光二年从祀)。

西庑(先贤三十八位,先儒二十六位):先贤林放(字子邱,鲁人),先贤宓不齐(字子贱,鲁人),先贤公冶长(字子长,鲁人),先贤公晰哀(字季次,齐人),先贤高柴(字子羔,卫人),先贤樊须(字子迟,鲁人),先贤商泽(字子秀,鲁人),先贤巫马施(字子期,陈人),先贤颜辛(字子柳,鲁人),先贤曹恤(字子循,蔡人),先贤公孙龙(字子石,楚人),先贤秦商(字子丕,鲁人),先贤颜高(字子骄,鲁人),先贤壤驷赤(字子徒,秦人),先贤石作蜀(字子明,秦人),先贤公夏首(字子乘,鲁人),先贤后处(字子里,齐人),先贤奚容蒧(字子晰,卫人),先贤颜祖(字子襄,鲁人),先贤句井疆(字子疆,卫人),先贤秦祖(字子南,秦人),先贤县成(字子祺,鲁人),先贤公祖句兹(字子之,鲁人),先贤燕汲(字子思,秦人),先贤乐欬(字子声,鲁人),先贤狄黑(字子晰,卫人),先贤孔忠(字子蔑,鲁人。至圣兄孟皮之子),先贤公西蒧(字子尚,鲁人),先贤颜之仆(字子叔,鲁人),先贤施之常(字子恒,鲁人),先贤申枨(字子续,鲁人),先贤左邱明(春秋时汶上人,雍正三年改儒称贤),先贤秦冉(字开,蔡人),先贤牧皮,先贤公都子,先贤公孙丑(齐人。以上三位,雍正三年增祀),先贤张载(字子厚,宋代大梁人,雍正三年改儒称贤),先贤程颐(字正叔,宋代洛阳人。雍正三年改儒称贤),先儒穀梁赤(字元始,周末鲁人),先儒高堂生(汉代鲁人),先儒孔安国(先师十一世孙,字子国),先儒毛萇(字长公,汉代河间人),先儒郑康成(汉代高密人),先儒范宁(字武子,晋代鄱陵人),先儒韩愈(字退之,唐代修武人),先儒胡瑗(字翼之,宋代泰州人),先儒司马光(字君实,宋代涑水人),先儒尹焞(字彦明,宋代洛人),先儒胡安国(字康侯,宋代崇安人),先儒张栻(字敬夫,宋代绵竹人),先儒陆九渊(字子静,宋代金谿人),先儒黄干(字看卿,宋代闽县人),先儒真德秀(字景元,宋代蒲城人),先儒何基(字子恭,宋代金华人),先儒陈澧(字可大,宋代都昌人),先儒金履祥(字吉甫,元代兰溪人),先儒许衡(字仲平,元代河内人),先儒薛瑄(字德温,明代河津人),先儒陈献章(字公甫,明代新会人),先儒蔡清(字介夫,明代晋江人),先儒吕坤(字叔简,明代宁陵人。道光六年从祀),先儒孙奇逢(道光□年从祀),先儒刘宗周(字起东,明代山阴人。道光二年从祀),先儒陆陇其(字稼书,国朝雍正二年从祀,平湖人)。

崇圣祠正殿:肇圣王木金父公(中祀),裕圣王祈父公(左),诒圣王防叔公(右),昌圣王伯夏公(次左),启圣王叔梁公(次右)。

东配：先贤颜氏无繇（字季路），先贤孔氏鲤（字伯鱼）。

西配：先贤曾氏点（字子晰），先贤孟孙氏激（字公宜）。

东从祀：先儒周氏辅成，先儒程氏珦（字伯温），先儒蔡氏元定（字季通）。

西从祀：先儒张氏迪，先儒朱氏松（字乔年）。

祭礼

正献官、分献官。

执事人数：监宰（凡牛羊豕为正牲，鹿兔为脯醢。宰杀之时，务使洁净。其毛血存少许以告神。其余及肠胃皆以净桶盛之，以供埋瘞），监洗（凡应用器皿，俱监临洗涤干净），监造膳羞（为饼糗及制造脯醢之属），收发祭器（一发一收，俱要视检），提调幕次，通赞，引赞，司盥洗，香爇，司爵，司帛，读祝，饮福受胙执事。

祭期：春秋二祭，月用仲月，日用上丁。先期三日，献官、陪祭官、及执事者，皆沐浴更衣，散斋二日，各宿别室；致斋一日，同宿斋所，惟理祭事。

省牲：祭前一日，执事者设香案于牲房外，献官常服，赞者（唱）：「诣省牲所」。 （唱）：「省牲」及省毕，（唱）：「省牲毕」。乃退。一正祭前一日未刻，主祭官朝服诣台阶下立（执事生），举祝案由甬道行，至殿中安设。（通唱）「行上香礼」。主祭官东阶上，进殿左门，诣香案前立。（引赞）跪上香，（捧香生）跪进，主祭官受香拱举，授（接香生）上炷香于炉内。又上瓣香毕，（引赞唱）：「叩首，叩首，叩首。兴」。 （通唱）「礼毕」。

宰牲：凡宰牲，必取血以告杀，取毛以告纯。以盆盛毛血少许，入置神位下。

视祭品：牲匣（木为之，以盛牲者），登（范金为之，以荐太羹），鉶（范金为之，以荐和羹）簠（范金为之，以盛黍者），簋（范金为之，以盛稷者），筮（以竹为之，荐枣、栗、菱芡、榛、脯、盐、鱼、饼糗者），豆（以木为之，荐菹醢脾析豚胎者），筐（编竹为之，以盛帛者），爵（范金及磁为之，以荐酒者），尊勺幕巾（尊以盛酒，勺以酌酒，幕巾以幕酒），盥洗尊盆勺帨，案（祝案置正殿中，以阁祝版，尊案置丹墀，以阁酒尊，爵帛案置丹墀，以阁爵帛者），香案，香炉，香合，祝版（帖祝文），烛笼（即满堂红）。

治祭物：太羹（肉汁不和），和羹（肉汁加以五味），黍，稷，稻，粱，形盐，槁鱼，枣，榛，栗，菱芡，韭菹，醢醢，菁菹，鹿脯，鹿醢，兔醢，芹菹，笋，鱼醢，白饼，黑饼，糗饵，粉饘，■〈施，食代方〉食，糝食，帛，（色白，各长丈八尺）。

陈设文庙正殿：制帛一端，白磁爵三，牛一，豕一，羊一，登一，鉶一

，簠二，簋二，笾十二，豆十二，酒尊一，香，烛。

四配每位：制帛一端，白磁爵各一，簠一，羊一，劔一，簠二，簋二，笾八，豆八，酒尊一，香，烛。

东哲（六案）：制帛一端，白磁爵各一，豕一，劔各一，簠各一，簋各一，笾各四，豆各四，豕首一，香，烛。

西哲（六案与东哲同）。

东庑：制帛一端，铜爵各一，豕三，每案簠一，簋一，笾四，豆四，香，烛。

西庑（与东庑同）。

崇圣祠：制帛五端，白磁爵各三，羊各一，豕各一，劔各一，簠各二，簋各二，笾各八，豆各八，酒各一尊，香，烛。

四配（各位一案）：制帛二端，豕首一，铜爵各三，簠一，簋一，笾四，豆四，豕肉一方，香，烛。

两庑：制帛二端，铜爵各三，簠一，簋一，笾四，豆四，豕肉一方，香，烛。

设酒尊所、盥洗所，于丹墀之东南（尊实酒，施幂。盥置东、施帨），设埋瘞所于庙之西北，丹墀东西及露台上各设炬，两庑长廊各设灯。

仪注：祭崇圣祠：夜四鼓，与祭毕集祠中。鼓一通（陈设备具），鼓二通（庭燎毕举），鼓三通（引赞各引献官至）。通赞（唱）：『执事者各司其事』。（唱）：『分献官就位』。（唱）：『正献官就位』。（唱）：『瘞毛血』（执事者捧毛血出，正祀由中门，配祀由边门）。通赞（唱）：『迎神』。引赞（赞）：『跪，叩首』，献官行三跪九叩礼。『兴，平身』，通赞（唱）：『捧帛（捧帛者正祀由中门入，配祀由边门入，诣各神位之左）。奠帛，行初献礼』。引赞（赞）：『诣盥洗所』（献官盥手毕）。通赞（唱）：『诣酒尊所』，司尊者举幂酌酒（执事者注酒于爵，捧爵者在正献官前行。正祀由中门入，配祀由边门入，诣各神位前）。引赞导献官进殿左门，）赞：『诣肇圣王神位前』。（赞）：『跪』。献官行一跪一叩头礼。『兴，平身』。（唱）：『奠帛』（献官接帛拱举立，献毕，执事跪接帛，进于神前案上，司爵者进爵于献官）。引赞（赞）：『献爵』（献官接爵拱举立，献毕，执事跪接爵，置于神前案上）。引赞（赞）：『跪』。献官行一跪一叩头礼。『兴，平身』。引赞（赞）：『诣裕圣王神位前』。（赞：『跪』（如前仪）。赞：『诣诒圣王神位前』。（赞）：『跪』（如前仪）。赞『诣昌圣王神位前』（赞）：『跪』（如前仪）。赞：『诣启圣王神位前』。（赞）：『跪』（如前仪）。赞：『诣读祝位』（献官至香案前）。唱：『跪』。通赞（唱

）：『众官皆跪』。（唱）：『读祝文』（读祝者取祝版跪读）。祝曰：『云云』读毕，奉祝版，跪安案上帛盒内。通赞（唱）：『叩首』，献官行三叩礼。『兴，平身』。引赞（赞）：『诣东配先贤颜氏神位前』。（赞）：『跪』。（赞）：『奠帛』。（赞）：『献爵，叩首，兴，平身』（如前仪）。赞：『诣西配先贤曾氏神位前』。（赞）：『跪』（如仪）。赞：『诣东配先贤孔氏神位前』。（赞）『跪』（如仪）。赞『诣西配先贤孟孙氏神位前』。赞：『跪』（如仪）。赞：『复位』（引献官从西角门至原位，朝上立）。通赞（唱）：『行分献礼』（引赞引分献官至盥洗所盥洗毕）。赞：『诣先儒周氏神位前』。（赞）：『跪』。（赞）：『奠帛』。（赞）：『献爵，叩，兴，平身』（如仪）。赞：『诣先儒张氏神位前』。（赞）：『跪』（如仪）。赞：『诣先儒程氏神位前』。（赞）：『跪』（如仪）。赞：『诣先儒朱氏神位前』。（赞）：『跪』（如仪）赞：『诣先儒蔡氏神位前』。（赞）：『跪』（如仪）。赞：『复位』（引分献官从西角门出原位，朝上立）。通赞（唱）：『行亚献礼』（引赞引献官从东角门入，不用诣盥洗所）赞：『诣酒尊所』，司尊者举冪酌酒，先诸肇圣王、裕圣王、诒圣王、昌圣王、启圣王配位（仪同初献，但不奠帛，不读祝）。复位。通赞（唱）：『行终献礼』（仪同亚献）。通赞（唱）：『饮福受胙』。引赞（赞）：『诣饮福受胙位』（位在读祝所，进福酒者捧爵，进胙者捧盘，立于读祝案之东，又二执事立于案之西）。引赞（赞）：『跪，饮福酒』（东执事捧福酒跪进于献官，西执事跪接，执爵于案上）。引赞（赞）：『受胙』（东执事取羊肩置盘上，跪进于献官。献官受胙，西执事跪接，由中门捧出）。引赞（赞）：『叩首，兴，平身。复位』通赞（唱）：『跪，叩首』献官行三跪九叩礼（众官皆同）。『兴，平身』。通赞（唱）：『彻饌』（执事者各于神案前品物略移动）。通赞（唱）：『读祝者捧祝，司帛者捧帛，诣瘞所』（执事者捧帛、捧祝，正祀由中门出，配祀由边门出）。唱：『诣望瘞位』。引赞引献官各诣望瘞位。（赞）：『望瘞』。（赞）：『焚祝帛』。引赞（赞）：『复位，礼毕』。

祭至圣先师仪注：祭崇圣毕，文庙中鼓初严，殿上诸执事者，各燃烛焚香，丹墀及露台上皆明炬。各官具朝服。鼓再严，歌生、乐舞生、各序立丹墀两边。鼓三严，各执事者荐羹，及启牲匣盖，以汤浇牲体，使气上陞，各引赞引各献官至戟门下，北面立。通赞（唱）：『乐、舞生就位』（乐生随司麾者入殿内，各就所执乐位。舞生各随司节者上露台，分东西班，司节者就西位）。通赞（唱）：『执事者各司其事』（司壘洗者各执壘洗，司瘞毛血者俟瘞毛血。凡有司者，各执其事）。通赞（唱）：『陪祭官各就位』（各照官阶就拜位。康熙四十九年，诏天下武员把总以上，皆得入庙陪祭）。『分献官各就位。

正献官就位』（随引赞就拜位）。唱：『瘞毛血』（执事者捧毛血，正祀由中门，四配东西哲由左右门出，两庑随之，瘞于坎）。通赞（唱）：『迎神，麾生举麾』（唱）：『乐奏咸平之章（乐作，舞生执龠未舞）。通赞（唱）：『跪，叩首』。正献、分献、陪祭俱行三跪九叩礼。『兴，平身。麾生偃麾』（栝敌止乐）。通赞（唱）：『捧帛』（执事者各捧帛盘，正祀由中门进，配哲由左门进，两庑分东西进，诣各神位之左，鞠躬旁立）。（唱）：『行初献礼』（引赞二人，导正献官行）。赞：『诣盥洗所』（献官盥手毕）。赞：『诣酒尊所。司尊者举冪酌酒』（执事者注酒于爵，捧爵者在献官前行，正祀由中门入，余由左门入，诣各神位前，鞠躬旁立）。引赞（赞）：『诣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献官随引赞由左偏门入至圣神位前，朝上立）。麾生举麾』（唱）：『乐奏宁平之章』（击祝作乐，舞生按节而舞）。引赞（赞）：『跪』（随作乐，随行礼）。赞『奠帛』（捧帛者西跪进帛，献官拱举，执事者接置案上）。赞：『献爵』（司爵者西跪进爵，献官拱举，执事者接置案上）。赞：『叩首，兴，平身』（赞：诣读祝位）（献官至香案前）。（唱）：跪通赞（唱）：『众官皆跪』（唱）：『读祝文』（读祝者取祝版跪读）。祝曰：『云，云』。读毕，麾生举麾，乐续作（初读祝时，麾生偃麾，乐暂止。至是按奏未终之曲，读祝者将祝版复置神案上）。通赞（唱）：『叩首』献官行三叩礼，『兴，平身』。引赞（唱）：诣复圣颜子神位前』（赞）：『跪』（赞）：『奠帛』（赞）：『献爵』（俱如正礼仪）。唱：『叩首，兴，平身』（赞）：『诣宗圣曾子神位前』（赞）：『跪』（如前仪）。赞：『诣述圣子思子神位前』（赞）：『跪』（如前仪）。通赞（唱）：『行分献礼』（另引赞各引分献官，或十哲，或两庑，俱如正礼仪）。引赞（赞）：『诣亚圣孟子神位前』（赞）：『跪』（如前仪）。赞：『复位』，麾生偃麾（栝敌止乐，引赞引献官及分献官由西角门出，复于原位，朝上立）。通赞（唱）：『行亚献礼』（俱如前仪，惟不盥洗，不奠帛，不读祝文）。麾毛举麾。（唱）：乐奏安平之章』（击祝作乐，舞生按节而舞）。献毕，（唱）：『复位』。麾生偃麾（如前仪）。通赞（唱）：『行终献礼』（如亚献仪）。麾生举麾。（唱）：『乐奏景平之章』（击祝作乐，舞生按节而舞）。献毕，（唱）：『复位』。麾生偃麾（如前仪）。通赞：（唱）：『饮福受胙』。引赞（赞）：『跪，饮福酒』（东执事进爵，献官饮讫，西执事接置神案上）。赞：『受胙』（东执事进胙，献官受讫，西执事接胙，由中门出）。赞：『叩首，兴，平身，复位』。通赞（唱）：『跪，叩首』。正献、分献、陪祭各官俱行三跪九叩礼，『兴，平身』。通赞（唱）：『彻馔』。麾生举麾。（唱）：『乐奏咸平之章』（乐作，舞止）。彻讫，通赞（唱）：『送

神』。麾生举麾。（唱）：『乐奏咸平之章』（乐作，舞止）。引赞（赞）：『跪，叩首』。正献、分献、陪祭各官俱行三跪九叩礼，『兴，平身』。麾生偃麾（如前仪）。通赞（唱）：『读祝者捧祝，司帛者捧帛，各诣瘞所（正祀由中门，左右配哲由左右门，两庑各随班）。俱诣瘞所。（唱）：『诣望燎位』（各献官诣瘞位）。麾生举麾。（唱）：『乐奏咸平之章』（有乐有舞，乐章同送神）。唱：『望瘞』。（唱）：『焚祝帛』。（唱）：『复位。』麾生偃麾（乐止）。通赞引赞（同唱）：『礼毕』

乐章（乾隆九年奉部颁行）

迎神奏咸平之章（无舞）：大哉孔子，先觉先知，与天地参，万世之师。祥征麟绂，韵答金丝。日月既揭，乾坤清夷。

初献奏宁平之章（有舞）：予怀明德，玉振金声。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清酒既载，其香始陞。

亚献奏安平之章（有舞）：式礼莫愆，陞堂载献，响协鼓镛，诚孚壘鬮。肃肃雍雍，誉髦斯彦。礼陶乐淑，相观而善。

终献奏景平之章（有舞）：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于论思乐。惟天牖民，惟圣时若。彝伦攸叙，至今木铎。

彻饌奏咸平之章（无舞）：先师有言：祭则受福。四海簧宫，畴敢不肃？礼成乐彻，毋疏毋渎。乐所自生，中原有菽。

送神奏咸平之章（无舞）：帛绎峨峨，洙泗洋洋，最行行止，流泽无疆。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蒸民，育我胶庠。

部颁祝文式

祭崇圣祠，其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某干支，二（八）月某干支，朔，越某日某干支，某官某名，敢昭告于肇圣王、裕圣王、诒圣王、昌圣王、启圣王孔氏之神曰：『维王奕叶钟祥，光开圣绪。盛德之后，积久弥昌。凡声教所覃敷，率循源而溯本。宜肃明禋之典，用申守土之忱。兹届仲春（秋），聿修祀事，以先贤颜氏、先贤曾氏、先贤孔氏、先贤孟孙氏配。尚飨』！」

祭至圣先师，其祝文曰：『惟先师德隆千圣，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属文教昌明之会，正礼乐节和之时，辟雍钟鼓，咸恪荐以馨香。泮水胶庠，益致严于俎豆。兹当春（秋）仲，祇率彝章，肃展微忱，聿将祀典，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配。尚飨』！」

名宦祠：在大成门左。其神位序爵同序世。其祭品视两庑。

乡贤祠：在大成门右。其神位序世，世同序齿。其祭品亦视两庑，皆祭先师毕而后祭。其祝文云：『于维诸公，钟秀毓奇。后先隐显，道同一机。卓彼华实，名教是裨。尚觉采裔，俾克有追。今当仲春（秋），备此菲仪，用伸常

祭，永世不遗。尚飨』！

礼器：铜簠四十，铜簋八，铜鬶一，铜罍一，竹筩八十，木豆八十，铜牺尊一，铜象尊一，锡爵二十七，铜酒勺二，竹筐九，祝版九，铁庭燎六，黄缎伞一，黄缎扇一。

乐器：大铜钟一，铜春罇钟一，铜秋罇钟一，铜编钟十六，石春特磬一，石秋特磬一，石编磬十六，大鼓一，足鼓一，搏拊二，■〈兆上鼓下〉一，祝十，敌一，琴六，瑟四，凤箫二，洞箫六，龙笛四，笙八，埙二，篪四，笛六，麾四，节二，龠翟三十六。

### 泮额

入学定额，雍正元年议准：岁试取进文武童、生各八名。科试取进文童八名。雍正十三年，设廩膳生十名，增广生十名（乾隆元年特恩广额一次，加进文武童生各三名）。乾隆五十六年广额，岁、科两试，各加进文童生四名，武童如旧（嘉庆元年特恩一次，名数如旧）。嘉庆十二年，总督阿林保、巡抚张师诚奏准：岁、科加进文童生一名。十五年，总督张师诚奏准：加设廩膳增、广生各五名（二十二年淡水厅另设学额。凡已入学而籍隶淡水者，悉拨归。道光元年特恩一次，名数如前）。道光九年，总督孙尔准奏准：四县各加进文童二名。于是岁、科两试，取进文童生十五名，武童仍旧。

先是：雍正五年，总督高其倬题准：台地文风渐盛，嗣后科、岁两试，飭令该地方官，查明现在台地之人，有田有产、入籍既定者，取其田里邻结状，方准考试。粤人流寓在台者，四邑俱归府学考试；泮额、廩、增、贡额、解额并详「府志」。

台、澎两隔重洋，学使不能远涉，照陕西延安、广东琼州之例，就台厦道，兼理学政。（雍正五年学政归汉御史、六年，台、厦道改为台、澎道。乾隆十七年，以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主台、澎试事）。

### 书籍

钦定学政全书一部（二十四本），钦定国子监则例一部（六本），御论一部（二本），圣谕广训一部（一本），钦定周易折中一部（十六本），钦定书经传说一部（十八本），钦定诗经传说一部（二十四本），钦定古文渊监一部（四十八本），钦定朱子全书一部（四十本），钦定子史精华一部（五十本），钦定四书文一部（十六本），易经注疏一部（四本），书经注疏一部（八本），诗经注疏一部（二十一本），孝经注疏一部（一本），论语注疏一部（四本），春秋注疏一部（二十四本），仪礼注疏一部（十二本），周礼注疏一部（十五本），礼记注疏一部（二十二本），孟子注疏一部（七本），尔雅注疏一部（五本），公羊注疏一部（十二本），谷梁注疏一部（五本），通监

纲目前编一部（八本），纲目正编一部（七十七本），纲目续编一部（二十本），史记一部（四十本），昭明文选集成一部（三十本），汉、魏丛书一部（一百二十本），唐、宋八家古文一部（十五本）王步青前八集一部（十六本），后八集一部（十六本，自周易折中至后八集共二十九部，系前邑主杨桂森颁发），小学集注一部（二本，前学道宪叶颁发），道统录一部（三本），思辨录辑要一部（四本），二程文集一部，（四本），居业录一部（四本），李延平集一部（二本），许鲁斋文集一部（二本），胡敬斋文集一部（二本），学规类编一部（六本），罗整庵存稿（一本），读礼志疑一部（二本）。自道统录至此系颁发），以上统共书籍四十四部。

### 书院

白沙书院，在邑治内圣庙左，乾隆十年淡水同知摄县事曾日瑛建。二十四年，知县张世珍重修。五十一年，被乱焚毁，知县宋学颢改建于文祠之西。嘉庆二十一年，署县吴性诚醵费重新。局制较为恢大焉。

主静书院，在南门外演武厅后，即旧仓廩也。嘉庆十六年，知县杨桂森以仓廩易建在县署后，欲将此地改立为义学，置租延师，令贫士课读其中，以终养去中辍。

文开书院，在鹿港新兴街外左畔，与文武庙毗连。道光四年，同知邓传安倡建，中祀徽国朱子文公。两旁以海外寓贤八人配享。讲堂书室，前后门庭，规模甚为宏敞。

### 白沙书院学规杨桂森

一、读书以力行为先：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教人孝顺父母，尊敬长上。父母，吾根本也。兄弟，吾手足也。凡读一句孝弟之书，便要将这孝弟事，体贴在自己身上。古人如何孝弟，我便照依学将去。始初勉强，渐渐熟习，自然天理融洽，自己也就是圣贤地位。所谓人皆可为尧舜也，切无视道为高远，自己菲薄。又切不可囫圇空读书籍，不留心体贴，致失圣贤立教之旨。

一、读书以立品为重：立品莫如严义利之辨。试思伯夷、叔齐，何以能留芳千古？不过于义利辨得明，虽死而不改其节，所以传也。读鸡鸣而起一章，要想到舜、跖之辨。有一念争财谋利之心，便是盗跖；有一念矜名重节之心，便是圣贤。若口读诗书，心想银钱，是盗跖也。要占便益，只顾自己，亦是盗跖也。欲严义利，莫如忍、莫如让。如穷苦，要忍得住，毋去骗人、磕人钱财、田产，且让一番，不可争竞。总是我辈念书人，要将气骨撑得住，毋为银钱所害，便是身立千仞之上。即如秀才、童生，有一个乡民，送你二百钱，做一张呈子，断断不可做。此就是能严义辨。举此而推，万事可例也。

一、读书以成物为急：读书人不是单管自己的事。譬如我能孝弟，那些不



读书人，不知孝弟者，都要我去劝导他。见他孝顺父母，要夸奖他；见他忤逆父母，要婉言劝戒他；见他爱财争利，要把圣贤道理解他。他见览晓得古今兴亡得失忠佞之辨，自己便有经济，临事自有决断，有把持。

一、读八比文：成化之浑穆，正、嘉之深厚阔大，隆、万之架取机法，启、祯之精奥透辟，国初之魂伟雄壮，要办得体段出来。凡读一家，要辨明一家眉目。毕竟规模气象，各有互异。不可粗心囫圇读去。

一、读赋：三都、两京、子虚、上林，雄厚丽则之正规也。律赋始于唐，亦莫精于唐。宋人赋则单薄矣。读者于古赋、律赋，俱要寻求正路，不可扯杂。

一、读诗：五古要读汉、魏、六朝，七古要读杜甫、温庭筠，五、七律要读初唐，五、七排律莫盛大于本朝制作明备之时，亦多士之幸也。其勉之。

一、作全篇以上者之学规：如上灯时，读名家新文半篇，旧文一篇，汉文十行，律赋二韵，五排诗一首。读熟毕，再将次早所应佩背之四书经书，本本读熟，登于书程簿内，方可睡去。次早，将昨晚所读之文章诗赋，四书经书，诵朗熟咏，务须读得极熟始去。先生讲案，逐本背诵。既背后，学晋唐法帖百字。写字后，看四书二章、约二十行；经书约二十行。有疑义，问先生。疑既晰矣，须掩卷，在先生讲案，将所看四书经书，添虚字活字于白文，顺义讲去。既讲后，抄大家文、古文、赋、诗、各一篇。抄毕，请先生讲解，然后散学。晚间念书如前功。次早仍照前功背诵。既背后，请先生命题，须将题义细求其所以然，寻其层次，寻其虚实，然后布一篇之局，分前后、浅深、开合而成篇，务须即日交卷。交卷后散学，仍夜读如前功。凡单日讲书，凡双日作文。此方有效。其所读之经书，须本数分得多，篇数拨得少，行数读得少。如诗经，分作五本读。每本每日读三、四行即可也。

一、作起讲，或半篇之学规：早午晚之学规，及单日讲书，双日作文字，仍如作全篇者之学规。

一、六七岁未作文者之学规：先教之以读弟子职，使知洒扫应对进退起坐之礼。其所读书，务须连前三日并读。仍须多分本数。一本不过二十篇。每本每日读至五行，使一本书于一月内外回头，便易熟。并题须随读随讲。其写字先学写一寸以上之大字。其读四书，读起时即连细注并读。凡读诗经、书经，随意添读小序。其答经中注解，择其解字者读之，不过十分取一、二也。学庸注全读，论语注读十分之七，孟子注读十分之五，经注读十分之一、二。蒙以养正，圣功也。果行育德其毋忽。

学租

一、在外新庄五显会田一甲，年收租银三十元。嘉庆十五年，监生余兰芳

呈充为圣庙香灯之费。

一、在万斗六庄田八十口甲，年征水租粟口十口石。乾隆口口年，知县曹世骏判充为圣庙春秋二仲丁祭费用。

一、在吴厝庄东畔，水田一处、三段，共五甲七分。又带庄内房屋一所，其田年纳业户大租粟四十四石。又配纳正供粟六斗一陞七合。耗银三分一厘。道光十四年，童生徐鹏抃同侄佾生徐孔珠等奉充圣庙以为香灯之费（按内田三段，大份一段，东至刘家田，西至水沟，南至林家田，北至赖家田。小份一段，东至林家田，西至赖家田，南徐家自己田毗连，北至溪。北壠一段，东至刘家田，西至赖田圳，南至水圳，北至溪边，其房屋前至稻埕外水沟，后至小沟，左至林姓屋基，右至往来巷路，四至界址，俱各分明）。

#### 白沙书院租

一、在猫雾揀保，土名凹饼庄，计下则田五十九甲八厘零。内除完纳正供耗羨匀丁等费外，实征租银一百四十一两二钱一厘零，充为白沙书院师生束修膏火之费。雍正六年知县张启声置。

一、在猫雾揀保，土名阿河巴庄，计下则田一段。内除完纳正供耗羨匀丁等费外，实征租银六十两。乾隆口年，业户张振万名下张达京捐置。

书院动支费项，每年就户总经管，收取学租银二百零一两二钱，缴送在署。书院经管书，按月填簿请领，发给膏火。其费用不敷，系本县捐俸发给料理。

#### （附）主静书院租

一、民人李荣、史顺、林元等，共捐银一千元，买置戴桂寿茶亭会三圳墟田三段，共三甲零三厘一丝六忽。带竹围一所，瓦房四间，草房七间。又五里径田三段，共三甲零四厘八毫三丝六忽。二共田六甲零七厘八毫五丝二忽，年应纳正供穀六石三斗零八勺。又纳耗羨银三钱二分三厘三毫，又纳匀丁银二钱六分三厘六毫。又应纳大肚中北社番通事大字汉泰隘口粮粟一十四石九斗二陞四合八勺。又应纳蓝日晃大租粟五石零四陞六合四勺。俱系耕佃自完外，实纳书院租粟一百六十石。早晚季自运到仓完纳，以为书院师生束修膏火之用。其竹围房屋，付佃居住。

按：杨邑令议建主静书院，捐充此租以为经费，后不果建。今邑令李，将此租拨归白沙书院，每年加征粟一百六十石。

#### 文开书院租

一在万斗六社柳树涌庄，勘出溢额屯田二十九甲七分。每甲年纳额租八石。

一在坪蓝庄勘出民田隘额田九甲七分。每甲年纳额租八石。

一在后河厝庄田一段，一在海墘厝庄田一段，俱以番银折租。

以上按田计租。每年额租应的粟三百零六石，除大租正供外，实的粟二百五十石。其田二段，实折租银九十元。

一在许厝埔，系道光六年贼产充公，约计田租二百三十六石，除大租正供外，实收租粟一百九十石。房厝暨鱼池等租，共番银一百五十元。

一在马芝保海边厝西偏浮复之地五十甲。海边地瘠，每甲年纳额租四石，计年额租二百石，除大租正供外，实收租粟一百八十石。一并拨充为书院师生修脯膏火之资。

一鹿港保横车路街抄充许家瓦店一座，年收税银一十八元。又大街尾瓦店一座，年收税银二十四元。又大街中瓦店二座，年收税银一百元。又鱼池一口，年收税银一十三元：每年通共应收税银一百五十五元。

### 社学（附）

古者党庠州序而外，又有家塾，建于里门，即今之社学是也。社学又与闾巷之小学不同。小学所以训童蒙，如古者八岁而入小学是也。社学则诸士子会文结社，以为敬业乐群之所。大都有文昌祠，即有社学。如犁头店之文昌祠内，士子以时会文，而名其学曰「腾起社」是也。余可类推。兹以社学附于书院之后，为申其义若此。盖学校之余意也。故连类而并及之。

拔社，在鹿港未有文祠之先，诸同人会文之所。

腾起社，在犁头店文祠内，又名文林社一名兰社。

振文社，在西螺街文祠内。

螺青社，在北斗街文祠内。

兴贤社，员林街文祠内。

超然社，在大墩街。

文蔚社，在四张犁。

登瀛社。

萃陞社。

达社，在白沙坑。

景徽社，在线西保。

崑山社，在邑内。

西雒社，在大肚。

玉山社，在邑治北门外。

### ●彰化县志卷五

#### 祀典志

坛祭祠庙（寺观附）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祀事尤先乎戎事。宗伯所以先司马而列为春官也。台虽僻处海外，其祀典岂或殊哉？设学官以祀先圣先师，所以报教育人才之本，使四民知所矜式。设文祠以祀文昌帝君，设武庙以祀关圣帝君，陆地则城隍有祀，海洋则天后有祀。功德在民，声灵赫濯矣。社为后土之神，稷为百穀之长。先农、先嗇，始传种植之书；风伯、雨师、实赞鸿钧之化。名山、大川、龙神、火帝、皆能造福苍生也。爰及能御大灾，能扞大患，以死靖难者，亦祀之。非藉以祈福，凡以隆美报也。若彼琳宫、宝刹，僧岩、佛观，习俗相沿，遽难变革，亦姑听愚民之自为。孔子云：「敬而远之」以专务乎民义，可谓智矣。其斯为圣人之教乎。志祀典。

坛祭

祠庙（寺观附）

坛祭

社祀坛：在县治东门外。

按社祭五土，稷祭五谷。宋时社稷风雨师各一坛。明社稷另为一坛，设神牌二：左稷右社，以木为之，朱漆青书，题本县县社之神，本县县稷之神，藏于城隍庙。祭日设于坛，正印官行三献礼。祭于春秋二仲上戊之日。今仍其制。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治东门外。

按礼：「诸侯祭封内山川」。今之邑令亦与焉。唐山川合雨师并祀，山川与社稷合祀、雷师。元别祀山川，而以风云雷雨附社稷。明洪武初，正山川坛于城西北，风云雷雨坛于西南。六年，以风云雷雨山川为一坛。十四年，更以城隍合祭，设神牌三：中题风云雷雨之神，左本县境内山川之神，右本县城隍之神。祭以春秋二仲上巳之日。今仍其制。

祠庙

文庙（规制创修详见学校志内）：定例：春秋二仲上丁致祭。八月二十七日圣诞，惟国学有释菜之礼。彰邑自嘉庆十六年间，杨太令桂森会同儒学，率诸生入庙行礼。今帅初。

文昌帝君祠：一在县治东门内文庙西畔南向（嘉庆二十一年邑令吴性诚以明伦堂既移建于文庙东畔，乃因其故址，捐俸倡建，绅士林文浚、罗桂芳等董其事），一在西螺街外（嘉庆二年，绅士廖澄河等捐建），一在鹿港街尾（嘉庆十七年同知薛志亮率绅士陈士陶等捐建），一在犁头店街（嘉庆二年岁贡曾玉，音等捐建），一在东螺北斗街（道光初举人杨启元等捐建），一在员林街外（道光口年，恩贡曾拔萃等捐建），一在南投街外（道光十一年，生员曾作云等捐建）。

按梓潼帝君，张姓，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歿，庙在保宁府梓潼县。唐、宋累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主文昌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天下学校因有祠祀。明景泰中，即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诞辰遣祭。宏治元年，礼部尚书周洪谟等议：梓潼显灵于蜀，庙食其地为宜。请飭天下学校，罢毁其庙；而学校仍多祀者，以紫薇垣文昌六星次在斗魁之南，均为文明之府，故与魁星并祀云。国朝嘉庆六年，奉诏编入祀典，春秋致祭，与武庙同。盖以世所传帝君之书，如「阴骘文」、「感应篇」、「劝孝文」、「孝经解」诸书，皆有裨于教化，不失圣人之旨，故学者崇奉之，使日用起居，皆有敬畏，非徒志科名者祀以求福也。今彰邑文祠极盛，大率士子鸠金公建，以为敬业会文之所；而藉神明以儆身心，文风所由丕振也。

附文昌祠租：一在同安厝庄，田共三甲六分，园共三甲九分。又园一甲五分，年收大小租银共八十六元四角。（按此租，系嘉庆年间该处溪埔浮复，业户吴陞东与岁贡生杨汝佐互控争收。岁贡郑士模等出为调停劝和，将此租充入文昌祠，以为香灯之费。在县城内小西三角窗瓦店一座，年收税银七十二元。按此店系嘉庆年间，廩生林中桂外戚王赞，与廩生王有庆互控，林家将此店充为文昌祠香灯。此二租现交值年首事管收，以为文昌祠庙祝工食。年给辛劳银二十四元。又倩工敬拾字纸一人，年给工食银二十四元。二共工银四十八元，俱将店税给领。其余租税银，收为二月初三日恭祝帝君圣诞祭费，及正月十五日恭送圣蹟赴大道溪流，诸用具定条规，递相承办。首事择绅士有品望者为之）。

关帝庙：一在县治南门内（雍正十三年邑令秦士望捐建。乾隆二十四年，邑令张廷珍修。嘉庆五年，邑令胡应魁移建南街同知署故址。道光九年，邑令李廷璧修；各有记，见艺文）。一在鹿港王宫边（乾隆壬辰年南靖商民捐建）。一在鹿港文昌祠边（嘉庆十七年同知薛志亮捐俸倡建，绅士苏云从董其事）。

仓圣人祠、朱文公祠：二祠俱在西螺街，绅士廖澄河于嘉庆十五年捐建。

魁星楼：一在西螺街，道光元年绅士廖澄河等捐建。一在蛇仔仑，道光元年恩贡赖占梅倡建。

天后圣母庙：一在鹿港海墘，乾隆五十五年，大将军福康安倡建，庙内有各官禄位。一在邑治北门内协镇署后，乾隆三年北路副将靳光瀚建；二十六年，副将张世英重修。一在邑治东门内城隍庙边，乾隆十三年，邑令陆广霖倡建。一在鹿港北头，乾隆初，士民公建，岁往湄洲进香，庙内有御赐「神昭海表」匾额。一在邑治南门外尾窑，乾隆中士民公建，岁往笨港进香，男女塞道，屡着灵应。一在王宫，嘉庆十七年邑令杨桂森倡建。一在沙连林圯埔，乾隆

初，里人公建，庙后祀邑令胡公邦翰禄位。一在鹿港新兴街，闽安弁兵公建。一在犁头店街，一在西螺街，一在东螺街，一在大肚顶街，一在大肚下街，一在二林街，一在小埔心街，一在南投街，一在北投新街，一在大墩街，一在大里杙街，一在二八水街，一在葫芦墩街，一在悦兴街，一在旱溪庄。

后，林姓，兴化莆田人。父名愿，五代时，官都巡检。母王氏，以宋太祖建隆元年三月二十三日，产后于莆之湄洲屿。方诞，红光满室异气氤氲，弥月不闻啼声，故名默娘。八岁就塾读书，辄解奥义。喜焚香礼佛，十三岁得道典秘法。年十六，观井得符，能布席海上济人。雍熙四年九月九日陞化；或云二月十九日，年二十有八。是后常衣朱衣，乘云游岛屿间。里人庙之，有祷辄应。宣和中，赐顺济庙号。自是迄明，屡征灵迹。嘉靖中，编入祀典，叠加徽号。国朝康熙中，屡着灵应，纪功加封天后，入祀典。雍正四年，御赐「神昭海表」额。十一年，赐「锡福安澜」匾。令江海各省，一体奉祠致祭。后英灵溥济，庙遍薄海。今就官所致祭，朔望祇谒者纪之。

城隍庙：在县治东门内，南向。雍正十一年，邑令秦士望捐俸倡建。乾隆二十二年，邑令朱山重修。嘉庆五年，邑令胡应魁重修，有记，见「艺文」。

龙神庙：在县治南门内，东向。嘉庆八年，邑令曹世骏倡建。

厉坛：在县治北门外车路口，祭无祀鬼，即古所谓泰厉、公厉、族厉也。每岁春清明，秋七月十五日，冬十一月朔日：凡三祭。惟七月望日为盂兰会，延僧普度，最为盛设。乾隆三十五年间，北路理番同知李本楠捐俸倡建，凡客柩未葬者，皆暂停于此名曰北坛。道光十一年，北路中营都司洪志高，邑令李廷璧捐俸倡修，有序，见「艺文」。

南坛：亦厉坛也，一名南山寺，在县治东门外。绅士王松等倡建，以停客柩，及本处士民之柩。

忠烈祠：在县内大西门街，坐北向南。道光二年，知县吴性诚捐建。道光五年，知县李振青修。内祀林、陈、蔡三逆案内殉难文武官兵。中龕祀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北路理番同知长庚、王隼、朱慧昌、理番同知摄彰化县事刘亨基，北路副将赫生额、张无咎，府中营署北路副将陈大恩，彰化县知县俞峻、朱澜，建宁镇标右营游击唐昌宗，鹿港水师游击曾绍龙，镇标中营游击耿世文，北中营都司王宗武、朱化英、王德俊，赐知县衔淡厅幕友寿同春，白沙书院山长贡生胡远山，南投县丞周大纶，鹿仔港巡检兼彰化县典史冯启宗，竹塹巡检张芝馨，猫雾揀俸满巡检陈庆，署猫雾揀巡检渠永提，彰化县典史费增运。东龕祀同知刘亨基长子，中营千总吴见龙随员，千总郭秀山，北中营外委李国安、王光明、陈凤、巫铤，彰化县刑席范琪辉，钱席俞公，幕友王先生、浙江绍兴籍幕友寿玉山、陈公、夏公、王公。西龕祀赐知县衔监生李安善、随营千

总汤公，建宁镇标右营外委潘建，北投屯外委余添，北协额外外委毛进丰、苏国珍、陈清，北中营把总武成烈、陈国印、刘联陞，北右营把总尹贵、高茂。后堂龕祀刘亨基之女旌表刘满姑，朱澜之媳旌表朱鲁氏，女朱群姑、民妇杨联盛妻颜氏四人。东西龕末座附祀兵丁义勇等共五百八十七人。

### 寺观（附）

观音亭：一在县署右，雍正二年，知县谈经正建，乾隆十八年，街民捐资重修。一在南投街，里人捐建。一在牛骂头街，里民捐建。

岳帝庙：在县治东，协镇署前，俗讹称玉帝即岳帝也。乾隆二十八年，泉郡士民捐建，嘉庆年间重修。每岁正月初九日祝诞，火烛辉煌，彻宵如昼。庙前筑台一座，演剧十余日，妇女焚香不绝，观者如堵。

威惠王庙：王姓陈名元光，唐时人也。自河南光州来闽，开漳有功，敕封威惠圣王。漳人祀之，渡台悉奉香火。乾隆二十六年，建庙于县城西。每年二月十五日，演剧祝寿，灯烛烂若日星，匝月不休。嘉庆十二年重修。一在西门，陈姓合建，曰小圣王庙，一在沙连保社寮。

保生大帝庙：在县治南门内。嘉庆二十二年，同安县士民渡台者鸠金公建。按大帝即真君也。姓吴名本，母梦吞白龟而孕，生于宋太平兴国间。长而学道，治疾多奇效。景佑二年卒，里人肖像为祠，水旱祈祷辄应。敕封慈济庙额，庆元间赐忠显，开禧二年，封英惠侯，俗呼大道公，又称保生大帝。未知何据。每年三月十五日，祝寿，灯烛辉煌，与圣王庙埒。一在大城厝街。

三山国王庙：一在县治南街，乾隆年间，粤人公建。一在鹿港街，一在员林仔街，皆粤人公建。按三山为巾山、明山、独山之神。三山在揭阳县界，原庙在巾山之麓，赐额明旹。凡潮人来台者，皆祀焉。其在潮州尤盛。

定光庵：在县治内西北。乾隆二十六年永定县士民鸠金公建，道光十年贡生吕彰定等捐修。祀定光古佛。

龙山寺：前大殿祀观音、佛祖，后祀北极上帝，在鹿港。乾隆五十一年，泉州七邑士民公建。

大众庙：即厉坛也。一在鹿港菜园，嘉庆二十年建。一在员林街东畔，一在西螺，皆里民公建。

地藏王庙：在鹿港街尾，嘉庆二十年里人公建。

王爷宫：一在鹿港港墘，乾隆己丑年，厦商公建。一在邑内四爷巷，一在员林街。

伽蓝庙：在西螺，乾隆五十九年街民公建。

赵元帅庙：在揀东龙牙庄，嘉庆二年里人公建。

马舍公庙：一在阿密哩，里人公建。道光元年水冲圯。一在大墩街，祀辅

顺将军，九月十四日演剧祝诞，四方辐辏，颇征灵应。

郭圣王庙：在鹿港粟仓边。

六使公庙：在大肚保鸭母寮庄。

王宫：一在半线社，一在马芝社，俱番民建。

三官堂：在揀东四张犁街，里人捐建。

按师巫家，有所谓天地水三官者，其说始于汉末。宋景濂跋揭傒斯三官祀，谓汉熹平间，汉中张修为太平道，张鲁为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鲁为尤甚。自其祖陵、父衡，造符书于蜀之雀鸣山，制鬼卒祭酒等号，分领部众。有疾者令其自首书名氏，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实始于此。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为三元日，则自北魏始。盖其时尊信道士寇谦，袭取张氏之说，而配以首月，为之节候耳。今台俗不知三官所由来，而家家祀之，且称为三官大帝。以上元为天官诞，则曰天官赐福；以中元为地官诞，则曰地官赦罪；以下元为水官诞，则曰水官□□。谬妄相沿，牢不可破。故考其由来，祀三官者，知三官之所自始也。

广惠尊王庙：祀晋代谢东山，在大肚保中渡头庄，乾隆五十六年，里人公建。嘉庆三年，杨泰山鸠金重修。

宝藏寺：在猫罗山下，距县治三十里，寺后山林泉石，颇有可观。乾隆五十年间，里民公建，道光七年重修。

岩（山寺也，闽人呼山寺曰岩）

碧山岩：在县治东南，距城三十里，乾隆十七年，住持僧募建。岩有树木山水，萦环映带，颇饶游观之胜。每当天微明时，晨色初分，万山在目，九十九尖如玉笋凌空，苍茫入画，极眼界之奇观。今以「碧山曙色」为邑中八景之一。

清水岩：在县治南大武郡保，距城三十五里。岩左右修竹，树林掩映，曲径通幽，山泉流通茶灶下，野花开到卧床前，每当春和景明，尤为游观之胜。今以「清水春光」为邑中八景之一。

虎山岩：在县治南燕雾保白沙坑内，距城六里。乾隆十二年，里民赖光高募建，道光十年，恩贡生曾拔萃、生员李凤翔等重修。岩左右依山，环抱茂林修竹，翠巘丹崖，游览之胜，与碧山、清水等。今以「虎岩听竹」为邑中八景之一。

## ●彰化县志卷六

田赋志

田赋户口（番丁番饷附）杂饷耗羨支运兵饷米穀存留经费



田赋之法，代各不同。其初，非不法良意美，而流弊有不可不防者。此治法所为必需治人也。我国家定鼎以来，薄赋轻徭，亘古为昭。彰海外民、番，尤蒙圣朝格外加恩，叠沛纶音减则。有司仰体上意，抚字为心，追呼不迫，而民自输将恐后也。志田赋、户口，而以杂饷、经费附焉。

田赋

户口（番丁番饷附）

杂饷

耗羨

支运兵饷米穀

存留经费

田赋

井田始自黄帝，而定赋昉于禹贡一书。自三代迄元、明，取民之法各异。我朝定鼎之初，赋税多因明制。至康熙十九年，闽、浙总督姚启圣，请除大当；而税敛之薄，亘古独隆。台自康熙二十三年始入版图，其时赋税尚仍郑氏旧法，有文武官佃之名，其田以十分为一甲，其赋有上中下则之分。彰化始属诸罗，雍正元年，始设县治。其田园有自诸罗截归彰化者，有在彰化新垦报陞者，统而计之，其田园率有五等：平畴沃野，水泉蓄泄，不忧旱涝：厥田惟上上；内无停蓄，上有流泉，出其人力，筑陂开圳，灌溉咸周：厥田惟上中；附近溪港，桔槔任牛，多秕少粟？旱涝时忧：厥田惟中中；谿壑无泉，雨集而盈，潦尽而涸，陂曰涸死，徼幸有秋：厥田惟下中；土瘠而饶，仟陌空存，遇早逢晴，石田无异：厥田惟下下。彰化之田，膏腴固多，饶薄不少。惟二林、深耕、海丰、布屿四保，田少园多，土少沙多，海滨广斥，未浚畎浍；故土瘠而民贫也。若园则但分肥、饶而已：麻、麦、荏、菽，异植并茂，斯为土肥；又若山巅海澨，种多获少，水崩沙压，草宅禽飧，匪惟惰农，罔有黍稷，即能力穡，亦鲜有秋。至于田瘠，而赋有减则之恩；田没而赋有豁免之例。惟赖贤有司悯其疾苦，履勘以达于廷，庶几民无萑楚之咏矣。

台湾田赋，与中土异者，自红夷至台，就中土遗民，令之耕田输租。以受种十亩之地，名为一甲，分别上中下则征粟。其陂塘堤圳修筑之费，耕牛农具籽种，皆红夷资给；故名曰王田。亦犹中土人，受田耕种，而纳租于田主之义，非民自世其业而亩输税也。及郑氏攻取其地，向之王田，皆为官田；耕田之人，皆为官佃。轮租之法，一如其旧。即伪册所谓官佃田园也。郑氏宗党及文武伪官，与士庶之有力，招佃耕垦，自收其租，而纳课于官，名曰私田。即伪册所谓文武官田也。其法亦分上中下则。所用官斗，较中土仓斛，每斗仅八陞。且土性浮松，三年后则力薄收少，人多弃其旧业，另耕他地。故三年一丈量

，蠲其所弃，而其增新垦，以为定法。其余伪镇营之兵，就所驻之地，自耕自给，名曰营盘。及归命后，官私田园，悉为民业，酌减旧额，按则匀征。既以伪产归之于民，而稍减其额，以便输将，诚圣朝宽大之恩也。

内地田园计以亩，台湾田园计以甲。是故内地制，六尺为弓，积二百四十弓为一亩。台湾以一丈二尺五寸为戈，周围一百戈为一甲。其坵段横斜曲直不等，率以开方法折算。台田一甲，当内地十一亩三分零一百四十四分弓之九十七（嘉庆间，彰化县杨桂森覆算，每甲实五亩四分零）。旧制：赋法分上中下则三等。田、园皆然。上则田一甲，征粟八石八斗；中则田一甲，征粟七石四斗；下则田一甲，征粟五石五斗。园上则一甲，征粟五石；中则一甲，征粟四石；下则一甲，征粟二石四斗。乾隆九年奉旨，凡雍正七年以后，陞垦田园，按照同安下沙则例定赋，化甲为亩。以一甲作十一亩。上则田每亩征银八分五厘三毫四丝，另征秋米六合九抄五撮；中则田每亩征银六分五厘八毫八丝四忽，又征秋米三合八抄七撮；下则田每亩征银五分七厘五毫五丝，秋米免。上则园视中田，中则园视下田，下则园征银五分六厘一毫八丝，秋米免。凡银三两六分，折征粟一石。凡秋米一米征二谷。合计上则田每甲应征粟二石七斗四陞有奇；中则田每甲应征粟二石八陞有奇；下则田每甲应征粟一石七斗五陞有奇。上则园视中田，中则园视下田，下则园每甲应征粟一石七斗一陞有奇。彰化新垦田园，得轻税者较多，视旧法仅及三分之一焉。

雍正二年，诸罗县截归上中下则园，共三百七十一甲六分九厘五毫八丝三忽三微三纤。共征粟九百一十六石六斗五陞五合六勺。又截归雍正元年，新垦下则园二十甲，遵照新例，于雍正十年起科，每甲征粟二石四斗，共征粟四十八石。以上共园三百九十一甲六分九厘五毫八丝三忽三微三纤。内除康熙六十一年禁垦生番地界：下则园二十一甲，减征粟五十石四斗；又除雍正九年大甲溪以北，拨归淡防厅管辖，竹塹、淡水二保下则园：五十三甲一分二厘八丝三忽三微三纤，减征粟一百二十七石四斗九陞；又除乾隆二年，豁免西螺保业户王世恩水冲沙压下则园三甲三分，减征粟七石九斗二陞；实在截归上中下则园：三百一十四甲二分七厘五毫。实共征粟七百七十八石八斗四陞六合。

乾隆五年，秦、张、江等新陞下则田：共四十一顷二十九亩二分二厘。每亩征银分七五厘五毫六丝。每银三钱六分，折粟一石。共征粟六百六十石零一斗零一合六勺。又李文焕等陞下则园：五顷十九亩二分二毫四丝二忽三微五纤九抄三尘七渺三漠。每亩征银五分六厘一毫八丝。每银三钱六分，折粟□□，征粟八十八石八斗二陞六合九勺。

乾隆七年，许尔信等报陞下则园：二十三顷七十二亩七纤。征粟三百七十一石一斗六陞三合八勺。

乾隆八年，秦、张、江等，报垦下则园：一十八顷三十八亩一分，征粟二百八十六石八斗四陞五合七勺。

乾隆九年，李朝荣等陞科下则园：三十九顷二十亩，征粟六百一十六石七斗三陞七合八勺。又赖许生等报垦下则田、园：共二十七顷五十三亩。内：田一十六顷八十九亩；园十顷六十四亩，共征粟四百三十六石一斗一陞九勺。

乾隆十五年，徐恭盛陞科下则田：五顷五十亩，征粟八十七石九斗二陞三合六勺。

乾隆二十年，水沙连报陞下则田：三百五十一甲四分八厘一毫四丝。每田一甲纳租粟六石。下则园一千三百八十三甲五分七厘五毫三丝四忽。每园一甲纳租粟三石。二共征粟二千三百四十九石三斗三陞七合二勺。

乾隆二十二年，萧朝宣陞科下则园：三顷三十亩，征粟五十一石四斗九陞八合三勺。

乾隆二十四年，张承祖、张振万、杨志申、黄榜等陞科下则田园：共一十七顷九十五亩五分七厘一毫六丝五忽，征粟二百八十一石三斗二陞四合四勺。又张振万、张承祖、李清河等报陞下则田园：共三顷七十七亩，征粟六十石一斗七陞二合五勺。又黄榜，蓝朝珍等十九户，陞下则园：二百五十三顷三十亩七分四厘六丝，征粟四千零四十石三陞五合七勺。又施振泽报陞下则田园：九顷四十五亩七分八厘，征粟一百四十八石八斗五陞六合八勺。

乾隆二十六年，洪奇猷、施世权、何元猷、施伯慎等报陞下则田园：二十七顷一十二亩一分七厘七毫二丝四忽八微，征粟四百三十三石二斗三陞二合八勺。

乾隆二十七年入额，柳树涵庄中则园：一十八顷六十五亩六分。每亩征银六分五厘八毫八丝。每银三钱六分，折粟一石。共折征三百四十一石四斗二陞五合五勺。每亩征秋米三合八抄七撮。共征秋米五石七斗五陞九合一勺。一米二粟折粟一十一石五斗一陞八合二勺。共粟三百五十二石九斗四陞三合七勺。又柳寿涵庄中则园：六十一亩六分，征粟九石八斗四陞七合四勺。

乾隆二十八年入额，广福寮等处中则田：四十九顷八十二亩一分二厘。每亩征银六分五厘八毫八丝四忽。每银三钱六分，折粟一石。共征粟九百一十一石七斗八陞三合三勺。又每亩征秋米三合八抄七撮。共征秋米一十五石三斗七陞九合八勺。每一米二粟，折粟三十石七斗五陞九合六勺。共征粟九百四十二石五斗四陞二合九勺。又中则园：一十八顷七十二亩五分三厘。每亩征银五分七厘五毫五丝。每银三钱六分，折粟一石。共征粟二百九十九石三斗四陞四合七勺。又下则田：七顷三十五亩六分四厘七毫八丝八忽，折征粟一百一十七石六斗一合五勺。又下则园：四十顷七十九亩八分一丝二忽，折征粟六百三十六

石六斗七陞五合五勺。

乾隆二十九年，郑时敏、林佐朝陞科下则园：六十五亩九分八厘二毫四丝，征粟一十石二斗九陞四合九勺。

乾隆三十年，秦廷监等报陞下则田：三十六顷六十九亩五分二厘七毫九丝八忽三微，征粟五百八十六石六斗四陞三合。又万斗六庄报垦下则田：一十五顷六十四亩六分二厘三毫五丝，征粟二百五十石一斗二陞二合五勺。

乾隆三十一年，草凹等处报陞下则园：三顷五十九亩七分八厘一毫二丝，折征粟五十四石七斗四陞一合四勺。又施国义报陞新埔庄下则田：一顷五十亩五分八厘三毫，折征粟二十四石七斗二合四勺。

乾隆三十二年，吴伯荣即吴洛，填垦溪心坝阿密里吴厝庄入额下则田园：共一十一顷六十六亩九分九厘。共征粟一百五十八石二斗三陞二合六勺。内：下则田八顷一十九亩三分九厘，征粟一百三石九斗八陞八合六勺；下则园三顷四十七亩六分，征粟五十四石二斗四陞四合）。

乾隆三十四年，陈锦垦加螺庄报陞下则田：二顷五十四亩一分，征粟四十石六斗二陞七勺。

乾隆三十五年，猫雾揀东螺张英华报垦下则田：二顷二十七亩九厘三毫六丝八忽，征粟三十六石三斗三合四勺。又半线保，潘豫、潘奇等报陞下则田园：共一十顷七十四亩三分一厘八毫三丝，征粟一百七十石七斗一合四勺（内：下则田园八顷九分六厘五毫，征粟一百二十八石四陞三合一勺；下则园二顷七十三亩三分五厘三毫三丝，征粟四十二石六斗五陞三勺）。

乾隆三十七年，猫雾保吴伯荣续垦陞科下则田：四顷三十七亩三厘，征粟六十九石八斗六陞四合一勺。又猫雾揀东保秦廷监续垦下则田：三顷三十亩，征粟五十二石七斗五陞四合二勺。

乾隆四十一年，柳树涌官庄徐思苍等报垦下则园：一顷六十一亩三分七厘，征粟二十五石一斗八陞二合七勺。

乾隆四十二年，半线保柴坑仔庄张奇立户、杨维首垦，并原报廊地一张，改成水田，入额起科下则田：一十一顷六十五亩六分七厘，征粟一百八十六石三斗四陞五合。

乾隆四十三年，半线保吴伯荣呈报续垦阿密里溪心坝等庄，入额起科下则园：六顷一十四亩九分八厘八毫，征粟九十五石九斗七陞二合三勺。

乾隆四十四年，水沙连保前，后埔仔等官庄陈龙等报垦下则田：三十一甲三分一厘九毫八丝一忽二微，又下则园：七十甲九分一厘二丝九忽二微，征粟一百七十六石八斗四勺。

乾隆四十六年，半线保吴伯荣呈报：续垦德兴庄入额起科下则园：六顷七

十三亩五分三厘，征粟一百五石一斗八合一勺。又大肚保郑文华呈报：续垦龟山庄入额起科下则田园：共二顷二十亩零五分六厘六毫六丝四微五纤，征粟三十四石八斗三陞六合五勺（内：田一顷九亩二分七厘四毫；园一顷一十一亩二分九厘二毫六丝四微五纤）。又大肚保王绵远呈报续垦龟山庄入额起科下则田园：共二顷二十亩五分六厘六毫六丝四微五纤，征粟三十四石八斗三陞六合五勺（内：田一顷九亩二分七厘四毫；园一顷一十一亩二分九厘二毫六丝四微五纤）。

嘉庆九年，蓝兴庄蔡文俊、张必荣、张永隆等报陞下则田：三十三顷六十七亩八分四厘四毫一丝六微，征粟五百三十八石三斗八陞七合三勺。

以上旧额新陞，共征正供秋米粟：三万七千零一十石六斗一陞六合。通计截归原额共征粟：三万七千七百八十九石四斗六陞零七勺（豁除在下）。

乾隆三年，豁免东西螺二保水冲、沙压新陞下则田园：共一百五十三顷四十五亩四分五厘五毫六丝三忽。减征粟二千四百九石六斗四陞六勺。又豁免：水冲下则田：五甲二分二厘，减征粟八石八斗八陞九合八勺；又减秋米折粟，二石三斗七陞八勺。

乾隆十三年，豁免水冲新陞下则田园：七十九甲四分七厘八毫三丝六微。减正供粟一百四十一石七斗八陞四合。

乾隆十八年，豁免东、西螺二保水冲下则园：二十一顷五十六亩五分九厘四毫八丝口忽。减征粟三百三十六石五斗四陞八合六勺；又勘详水沙连坍荒无额，豁免供粟：六百四十一石六斗二陞六合三勺。又豁免：许宠士即游天禄园地被水冲压，不堪垦复，减供粟四十九石四斗七陞四合六勺。又豁免南投庄猫六原垦中洲仔下则园水冲难复，减供粟二百二十三石六斗九陞四合六勺。又豁免：广福寮水冲中则田五甲二分二厘，减征粟一十石零五陞八合五勺；又减秋米折粟：三斗五陞四合四勺。又豁免：广福寮水冲中则园：一十九甲七分四厘。减供粟：三十四石七斗一陞二合二勺。

乾隆三十三年，豁免水冲园：一十九甲七分四厘。尚存二十五甲八分九厘，准改陞糖廊半张，微饷银二两八钱，免征供粟：四十五石五斗二陞六合八勺。又豁免：广福寮等庄水冲沙压田五甲二分二厘，减供粟：一十一石二斗六陞零六勺。

乾隆三十七年，豁免番业户加腊民万斗六庄水冲中则田：四十七甲零九厘二毫一丝三忽六微，折田五顷一十八亩零一厘三毫四丝九忽六微，减征粟九十四石八斗零二合二勺；又秋米折粟：三石一斗九陞八合二勺。又豁免中则园：二十甲二分四厘六毫一丝七忽六微，折园二顷二十二亩七分七毫九丝三忽六微，减征粟：三十五石六斗二合三勺。又豁免下则田：二十八甲八分二厘四毫

二丝三忽三微，折田三顷一十七亩六厘六毫六丝一忽八微，减征粟：五十石六斗八陞六合六勺。

乾隆五十八年，豁免地震水冲南北投、水沙连、猫雾掠、猫罗、大肚、二林地保下则田：三十三甲四分四厘三毫七丝三忽，减征粟：五十八石八斗一陞三勺。下则园：六十甲零五分七厘七忽，减征粟：一百零三石九斗七陞五合三勺；共田园九十四甲零一厘三毫八丝，减供粟一百六十二石七斗八陞五合六勺。

以上豁免正供秋米共粟：四千二百五十二石四斗零六合，实在额征正供粟：三万三千五百三十七石零五陞四合六勺（内：粮道剔出溢额粟七石二斗四陞九合一勺）。实在征粟三万三千五百二十九石八斗零五合五勺。另水沙连社额征糯米：七石六斗六陞六合七勺，应合折粟：一十五石三斗三陞三合四勺。以上截至嘉庆二十四年分奏销止，总共征粟三万三千五百二十九石八斗五合五勺外，实征糯米七石六斗六陞六合七勺。外官庄田园，应征糖粟银：四百七十三两三钱六分六厘。

#### 户口

世祖章皇帝初定天下，诏曰：『天下丁银，原有定制。年来生齿雕耗，有司其细加察核，老幼悉与宽免』。四年二月，诏曰：『福建人丁地亩，本折并卫所钱粮，通照前明万历四十八年则例征收。其唐、鲁二藩僭号，叠派横征，地方尤称苦累，一切停止』。十四年，又诏：『绅衿止免本身徭役，以宽恤民力，使得匀减』。由此观之，国初赋役，虽因明制，而已无滥取之忧矣。迨康熙十九年，总督姚启圣，请除大当，以苏民困；时台湾尚未附也。自二十三年归入版图，民安粒食，人丁地亩，惟正之供，而额外之征无闻焉。初郑氏旧制，不分主客，计口算丁。每一丁，年征银六钱。本朝征额，每一丁，年四钱七分六厘三丝之例，以有室家者，均编客户，单丁不与焉。康熙五十二年，诏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繁，地亩并求加广，宜施宽大之恩，共享恬熙之乐；嗣后直隶各省地方，遇编审之期，察出增益人丁，止将实数另造清册奏闻，其征收钱粮，但据康熙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仍不许有司于造册之时，藉端需索，用示朕休养生息之意』。于是部议：嗣后编审，另造新增人丁，为盛世滋生户口册。大哉皇仁，永无加赋之患矣。然此时彰化尚附诸罗也。及雍正元年，始设彰化县治，计丁征赋，仍因诸罗旧制。每一丁年征银四钱七分六厘。乾隆元年，诏曰『朕爱养元元，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皆一视同仁。轻徭薄赋，使各得其所。闻台湾丁银一项，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再加火耗，则至五钱零矣。查内地每丁征银，一钱至二钱三钱不等，而台湾加倍有余，民间未免竭蹶。着将台湾四县丁银，悉照内地之例，酌中减则。

每丁征银二钱，以纾民力。从乾隆元年为始，永着为例』。

雍正二年，诸罗县拨归彰化县管辖，人丁三十五口，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六厘。雍正九年，彰化县拨归淡防厅管辖，人丁一十一口，共减征银五两二钱三分陆厘。通县实在人丁二十四口，共征银一十一两四钱二分四厘。乾隆元年改则，每丁征银二钱。共征银四两八钱。

乾隆十二年奉文，台湾府丁银匀配通郡田园征输。彰化县新旧田园，共折一十四万四千零六亩八分五厘九毫零，分别上中下则，科算匀配，共征匀丁银：一千一百六十两一钱一分零。

乾隆十三年，被水冲陷沙堆田园，豁免供穀，应免无征匀丁银：七两零一分。

乾隆十五年奉文，缺额被水冲陷，豁免匀征人丁无征银：一十八两六钱三分二厘。

半线保额征匀丁银：七十三两零七分六厘。

猫雾揀保额征匀丁银：八十二两三钱七分。

大肚保额征匀丁银：三十二两零四分三厘。

马芝保额征匀丁银：七十二两七钱六分二厘。

燕雾保额征匀丁银：一百七十两零一钱八分八厘。

武东保额征匀丁银：一百三十八两四钱三分。

武西保额征匀丁银：八十六两四钱六分二厘。

蓝兴保额征匀丁银：七十八两三钱二分九厘。

猫快保额征匀丁银：三十四两五钱八分三厘。

东螺保额征匀丁银：六十四两八钱六分六厘。

西螺保额征匀丁银：一百一十两零七钱七分五厘。

二林保额征匀丁银：九十六两三钱四分七厘。

深耕保额征匀丁银：三十一两八钱九分三厘。

布屿保额征匀丁银：三十七两二钱五分四厘一毫。

海丰保额征匀丁银：二十五两三钱一分八厘三毫。

共额征银：一千一百三十四两六钱九分六厘四毫。

前件原额征各保匀丁银：共一千一百三十八两二钱五分六厘。内除乾隆五十七年水冲案内豁免揀东、大肚、二林、猫快等保匀丁银：三两五钱五分九厘六毫外，实存前数。

番丁番饷（附）

乾隆二年，诏曰：『闻台地番黎大小，计九十六社，有每年输纳之项，名曰番饷，按丁征收。有多至二两、一两有余及五、六钱不等者。朕思民番皆吾

赤子，原无歧视。所输番饷，即百姓之丁银也。着照民丁之例，每丁征银二钱，其余悉行裁减。该督抚可转饬地方官，出示晓谕，实力奉行，务令番民均沾实惠。又闻澎粮厅、淡防厅均有额编人丁，每丁征银四钱有零从前曾裁减，亦着照台湾四县之例行』。

诸罗县拨归管辖，土番大社二十二社，内附小社五十一社，额征银三千六百五十两一钱七分二厘。雍正九年，拨归淡防厅管辖：土番大社五社，内附小社三十四社，减征银一千二百五十八两一钱三分六厘。实额征土番大社一十七社，内附小社二十七社，额征银二千三百九十二两零三分六厘。雍正十年，豁免大肚社饷银：一百六十八两，实征饷银二千二百十四两零三分六厘。

雍正十二年，新收生番归化沙里兴等一社，输纳鹿皮价银（二两四钱）。雍正九年，拨归淡防厅管辖，生番归化麻箸旧社，折纳鹿皮价银：三两六钱八分。实纳生番归化社大小共九社，折纳鹿皮价银一十七两九钱二分。

乾隆元年，减征鹿皮价银：一十三两六钱。实在生番归化大、小番社共九社，定以年输鹿皮一十八张（每张价银二钱四分）。共银四两三钱二分。岸里社、乌牛拦、阿里史、朴仔篱等社，共输鹿皮一十张，价银二两四钱。芭荖远等并附狮头、狮尾等社，共输鹿皮六张，价银一两四钱四分。沙里兴社，输鹿皮二张，价银四钱八分。

乾隆二年，改则额征社饷，改照民丁例，每丁征银二钱。实在土番社一十八社并附小社二十六社，共番丁二千三百一十八。共征银四百六十三两六钱。内：半线社并附柴琉仔社番丁共一百一十四丁，额征银二十二两八钱。猫雾揀社番丁，四十五丁，额征银九两。大肚社并附水里社番丁，共一百一十八丁，额征银二十三两六钱。感恩社番丁，四十六丁；迁善社番丁，五十五丁：共额征银二十两二钱。马芝遴社番丁，一百零四丁，额征银二十两八钱。大武郡社番丁，九十七丁，额征银一十九两四钱。南北投社番丁，一百零六丁，额征银二十一两二钱。猫罗社番丁，六十七丁，额征银一十三两四钱。阿束社番丁，一百零七丁，额征银二十一两四钱。西螺社番丁，一百零一丁，额征银二十两二钱。东螺社番丁，一百零二丁；眉里社番丁，九十七丁：共额征银三十九两八钱。大突社番丁，九十一丁；二林社番丁，八十四丁：共额征银三十五两。南社番丁，二百零二丁，额征银四十两四钱。猫儿干社番丁，九十四丁，额征银一十八两八钱。水沙连社并附决社、毛啐社、社仔社、木武郡社、大基猫丹社、木扣社、子黑社、倒咯社、佛仔希社、恋恋社、田仔社、猫难社、田头社、恩顺社、挽兰社、蛤里难社、外挽兰社、外猫里眉社、内猫里眉社、平了万社、斗截社、致雾社、哆罗郎社、福骨社，共二十四社番丁，共六百八十八丁，共额征银一百三十七两六钱。



又诸罗县拨归生番归化岸里等番社大小共五社，输纳鹿皮价银一十三两。雍正四年，又新收生番归化，芭荖远等四社，输纳鹿皮价银七两二钱。

### 杂饷

当饷，典当铺税也。以物质钱，计月收利。以其权子母，而收重息，故税之，所以抑末也。蔗车、糖廊税也。牛磨、面征也。小■〈舟古〉船、船征也。梁头、亦船征也：量船梁之广狭，而知船材之多寡，以定征也。港塹、鱼征也：就其产鱼捕鱼之地而征之也。罟、捕鱼税也：以取鱼之具，名其税也。鹿皮饷、以番社之捕鹿献皮，名其税也。官庄税、以其田已充公归官，而征其税也。学田租者、以其田归入书院，而征其税也。税契者、民间承买田宅，以契投税而征之也。余租者、正供之余而征其租也：凡此数者，皆为杂饷。

蔗车、糖廊，一百二十张，每张征银五两六钱，共应征银六百七十二两。

牛磨，一十九首。每首征银五两六钱。共应征银一百零六两四钱。

小■〈舟古〉船，一百三十五只，每只征银一两一钱五分五厘，共应征银一百五十五两九钱二分五厘。

罟■〈罟上令下〉一条，应征银五两八钱八分。

港尾塹一所，应征银四钱。

鹿仔港一所，应征银一十二两四钱九分八厘。

水里港一所，应征银三两。

二林港一所，应征银一两。

番仔挖港一所，应征银一两四钱。

大突港一所，应征银一两四钱。

海丰五条港一所，应征银二十四两八钱四分。

屋鳌等社，乾隆三十三年起，献纳鹿皮四十四张。每张征银二钱四分，共应征银一十两零五钱六分。屋鳌等社又献小米四十四石，每石征银六钱。共应征银二十六两四钱。

芭荖远等社，认输鹿皮一十八张，每张征银二钱四分，共应征银四两三钱二分。

### 耗羨

赋法：凡银与穀，皆有耗：以银之熔也，必因炉火而销减；穀之贩也，亦因雀鼠而销减。故必征其耗，以为销减地。庶典守出内者，无销耗之忧，免貽亏累之患焉。羨者，余也。若周官所谓振掌事之余财是也。今「志」中所载，只见羨不见耗，而制赋之所谓耗羨者，意盖如此。旧制正供粟一石，征耗粟一斗，折银五分。杂饷每银一两，征耗银一钱、封平余银二分，共一钱二分。若番丁赋银一两，征耗银七分、封平余银二分，共九分。今仍之。

### 支运兵饷米穀

本城北路协镇中营额兵：一千二百三十八名。每年正月至九月，分别大建小建，共应碾给兵穀六千五百八十七石六斗。有闰之年，加给兵米穀七百一十八石零四陞。冬季分系淡水厅仓发给。

### 配运内地兵眷米穀

莆田县兵眷穀：三千七百二十七石二斗（有闰之年，加运粟三百一十石零六斗）。晋江县兵眷穀：五千四百一十四石四斗（有闰之年，加运穀四百五十一石零二斗）。南安县兵眷穀：四百六十五石八斗（有闰之年，加运穀三十八石零八斗）。福州府仓督标兵眷米穀：一千七百五十石。闽县兵眷穀：五千五百三十六石八斗（有闰之年，加运穀四百六十石四斗）。罗源县兵眷穀：四百六十石八斗（有闰之年，加运穀三十八石四斗）。连江县兵眷穀：四百五十六石（有闰之年，加运穀三十八石）。长乐县兵眷穀：六百四十八石（有闰之年，加运穀五十四石）。闽县兵穀：一千零四十石七斗二陞。福安县兵穀：二千零七十三石六斗。侯官县兵穀：一千二百九十四石五斗二陞。罗源县兵穀：二千二百零五石。侯官县仓军标兵米穀：一千零八十七石二斗。每年共额配内地各县兵米眷穀：二万六千一百五十九石八斗四陞。有闰之年，加运穀一千三百九十二石四斗（查内地兵眷穀前由鹿耳门配运，乾隆五十三年，将军公福康安奏由鹿港配运，嘉庆十六年，将军赛冲：阿奏请将彰邑应运罗源、闽侯、福安、连江、长乐、将军标等七件兵米眷穀，按年拨由淡水八里坌口配运。所有莆田、晋江、南安及督标兵米眷穀，仍由鹿港口配运。其各县眷穀，道光七年奉文，每石折价银一两，批解府库，兑给兵饷）。计彰邑每年额征正供糯米，共粟三万三千五百四十五石一斗三陞九合一勺。除支给本中营兵米，及配运内地眷穀，共三万二千七百四十七石四斗四陞。逢闰月加穀，二千一百一十石零四斗四陞。若非额供，年款年清，则不敷分配。

附：拨运督标兵米脚费：彰化县年拨运粟：一千七百五十石（每石给脚费银一钱二分八厘，后核减一分二厘。乾隆二十八年查照原额）。拨运金厦兵米脚费：彰化县年运粟：□千□百□十□石（每石给海船脚费八分，运粟至郡，每石给小船户脚费三分，于大船八分内扣给小船一分三厘六毫零）。拨运内地各营兵米脚费：彰化县年运烽火漳镇等营粟□千□百□十□石（支给脚费与金、厦兵米同）。拨运班兵眷米脚费：彰化县年运粟：三千四百一十三石九斗。乾隆二十八年，查现运五千九百二十八石八斗八陞（支给脚费，与金、厦兵米同）。拨运福、兴、泉、漳四府平糶米：彰化县原运粟：二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石六斗。后改运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二石四斗四陞零。今停。

### 存留经费

邑所征赋，正供多征本色穀，杂饷则皆征银。银当解，穀当运，是兵饷兵米所自出也。其有不解、不运，贮之县库，则曰存留经费者，邑所支取应用之常规也。然支应虽有常经，历久多损益。考其因革，而备志之。

### 存留

彰化县正杂钱粮饷税，共额征银二千五百一十八两零五分八厘。内起运银，四百五十一两二钱四分一厘，留存俸工经费银二千零六十六两八钱一分七厘。

### 支給款目

本县知县俸银：二十七两四钱九分（有闰之年加银二两二钱九分零，今裁）。薪湊俸银：一十七两五钱一分（闰年加银一两四钱五分九厘，今裁）。门子二名：共支银一十二两（闰年加银一两，年匀给银四钱，实给银一十二两四钱）。皂隶一十六名，共支银九十六两（闰年加银八两，年匀给银三两二钱，实给银九十九两二钱）。轿伞夫七名，共支银四十二两（闰年加银三两五钱，年匀给银一两四钱，实给银四十三两四钱）。马快八名，共支银四十八两（闰年加银四两，年匀给银一两六钱，实给银四十九两六钱）。禁卒八名，共支银四十八两（闰年加银四两，年匀给银一两六钱，实给银四十九两六钱）。库子四名，共支银二十四两（闰年加银二两，年匀给银八钱，实给银二十四两八钱）。斗级四名，共支银二十四两（闰年加银二两，年匀给银八钱，实给银二十四两八钱）。铺司兵一十八名（每名工食银六两，火把银八钱四分），共支银一百二十三两一钱二分（闰年加银一十两零二钱六分，年匀给银四两一钱零四厘，实给银一百二十七两二钱二分四厘）。民壮四十名，实给银二百四十八两。

南投县丞（乾隆二十四年新设）：南投县丞俸银：二十四两三钱二厘。薪湊银：一十五两六钱九分八厘：共四十两。门子一名，支银五两五钱（闰年加给银五钱，年匀给银五两七钱）。皂隶四名，共支银二十四两（闰年加银二两，年匀给银八钱，实给银二十四两八钱）。马夫一名，支工食银六两（闰年加银五钱，年匀给银二钱，实给银六两二钱）。马快四名，民壮四名，共支银四十八两（闰年加银四两，年匀给银一两六钱，实给银四十九两六钱）。

本县儒学：教谕俸银：四十两，训导俸银：四十两（嘉庆二十二年，移置淡防厅）。斋夫三名，共支工食银一十八两（闰月加银一两五钱，年匀给银六钱，实给一十八两六钱）。嘉庆二十二年拨一名半，归淡水厅学，存一名半，年实给银九两三钱。廩生十名，每名连闰支廩粮银二两八钱九分三厘零。共二十八两九钱三分三厘零。嘉庆十六年，添设廩生五名，连闰支廩粮银一十四两四钱六分七厘。膳夫二名，每名连闰支工食银六两六钱六厘零。共银一十三

两三钱三分三厘零。门斗三名，共支银一十八两（闰年加银一两五钱，年匀给银六钱，实给银一十八两六钱）。嘉庆二十二年拨一名，归淡水厅学，存二名，年实给银一十二两四钱。

本县典史：典史俸银：一十九两五钱二分（闰年加银一两六钱二分一厘，今裁）。薪凑银一十一两。门子一名、马快四名、民壮四名、马夫一名共一十名：年支工食银六十二两。

猫雾揀巡检：巡检俸薪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皂隶二名、弓兵一十八名、民壮四名共二十四名：年支工食银七十两零六分。

淡水厅艋舺县丞竹塹大甲巡检（由彰化县应支）：艋舺县丞，俸薪银四十两。门子一名、皂隶四名、马快四名、民壮四名、马夫一名共一十四名：年支工食银八十六两八钱。

竹塹巡检，俸薪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皂隶二名、民壮四名、弓兵一十八名共二十四名：年支工食银七十两零六分。

大甲巡检，俸薪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皂隶二名、民壮四名、弓兵一十八名共二十四名：年支工食银七十两零六分。

淡水铺司兵，共三十三名。年共支工食火炬银：二百一十二两零四分。

经费（附藉田征支）

文武庙、文昌帝君、山川、社稷、邑厉坛祠等祭祀，年应支給银：一百六十四两四钱八分。

圣庙香灯，年应支給银：二两五钱二分。

各庙宇习仪，及祈晴祷雨香楮，年应支給银：一两八钱。

年应修理各庙坛工料银：一十一两三钱五分七厘。

孤贫四十六名。每名每日口粮银一分，全年六大建、六小建，共应给银一百六十二两六钱四分。有闰之年，加给银一十三两八钱。又夏冬二季衣裘银：二十五两零九分八厘。

恩岁贡生，旗匾年应给银：一两二钱五分。

支解：年应支解：乡饮宾筵银六两。年应解给：举人会试盘费银三十两。年应解给：进士举人花币旗匾银三两三钱三分三厘。年应解给：淡水铺司兵三十三名工食火炬银：二百一十二两四分。年应解给：省监囚粮银二十两。通共坐派应支解给俸工经费：共银二千一百九十七两二钱零一厘。内除续增廩生五名，膳夫一名，廩膳银二十一两一钱三分三厘，及积庆（夫公人）祭品银：一十一两二钱八分。二共银三十二两四钱一分三厘，归溢额钱粮册内造报外，实应支解银：二千一百六十四两七钱八分八厘。奉文准自道光五年为始，就于征收正杂钱粮项下，由县动支解给，按年奏销造报。

（附）藉口田（年征租穀八石）

先农坛，每年致祭，支粢盛穀五石。

各款耗羨银两，支给各官养廉公费项下，额征匀丁耗羨银：一百两零一钱三分五厘二毫六丝。额征番丁耗羨银：四十一两七钱二分四厘。额征芭荖远等五社鹿皮耗羨银：五钱一分八厘四毫。额征蔗车、牛磨、船港、梁头、廊饷，并水沙连广福寮充公旱园，竖立糖廊，耗羨银：一百零八两零分九厘一毫六丝。内乾隆五十七年地震案内，被水失廊园，随报无征，廊饷耗羨银：二分一厘四毫八丝外，实征耗羨银：一百零八两六分七厘六毫八丝。额征官庄糖廊，折纳廊租穀耗羨银：五十六两八钱零三厘九毫二丝。额征水沙连糯米耗羨银：七钱六分六厘六毫七丝。额征各保正供并水沙连广福寮，柳树滴各庄，原陞、新陞田园，共穀三万三千五百二十九石八斗零七合四勺。每石例应随征耗羨银五分。共应征耗羨银一千六百七十六两四钱九分零三毫七丝。通共正杂钱粮，饷税银穀，随征耗羨，银共一千九百八十四两五钱零六厘三毫。内除支解给：

澎湖厅通判养廉银：一十二两零九分六厘。

彰化县知县养廉银八百两。

南投县丞养廉银二十两。

典史养廉银二十两。

猫雾揀巡检养廉银二十两。

大甲巡检养廉银二十两。

淡水新庄县丞养廉银二十两。

竹塹巡检养廉银二十两。

津贴本道宪船工银一百六十两。

岁、科两试考棚工料银：一十六两六钱六分六厘。

共存支解给银：一千一百零八两七钱六分二厘。实存征解耗羨银：八百七十五两七钱四分四厘三毫，批解府库充饷。

附载

另额征蓝兴庄充公无业户归官征收每年余租银：七百八十五两六分九厘。批解府库存公报部拨用。

额征大肚东保学田，每年学租银：二百零一两二钱零二毫。支给本城内白沙书院束修膏火纸笔花红费用。每年不敷，县官捐垫申报。

额征马龙潭、镇平庄、饶平庄一所，未陞科中下则田：七十六甲七分，租银二百六十六两一分四厘。南靖永定庄一所，未陞科中下则田，三十八甲六分六厘，租银一百五十七两七钱五分二厘。半线柴坑仔庄一所，未陞科中下则园

，二十五甲七分一厘，租银四十四两。又官庄廩饷一张，饷银五两六钱。共官庄银：四百七十三两三钱六分六厘，批解府库报部拨用。

额征各保当税银：五百二十五两，批解府库报部拨用。

额征柳树滴充公归官征收余租银：一百八十六两零九分四厘，批解府库报部拨用。

额征水沙连保充公田园归官征收余租穀，八百六十三石一斗三陞五合六勺一抄一撮。俟征收成数，以每穀每石详请变价银六钱三分，批解府库存公拨用。

额征水沙连保充公田园归官征收糖廩三张半。每张除正饷耗羨外，年征糖租银四十四两。共糖租一百五十四两，批解府库存公拨用。

征收各保庄民人承买田宅产业，将契投税，年无定额。每契价一两，征正饷银三分，批解府库充饷。

### ●彰化县志卷七

#### 兵防志

#### 兵制沿革 营制 陆路兵制 水师兵制 军官列传（殉难附） 屯政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台虽海外，岂与中土异哉？特内地设营置兵，皆募土着之人，以充行伍。台之水陆步骑，则自内地各营调拨而来，三年换班，及瓜而代，犹古戍边之例。惟屯兵则募各社番丁为之，设屯弁以管辖，实仿四川屯练之法焉。彰化居全台之中，最为扼要之所，相其险易，度其机宜，设水陆汛防，以控制之。诘奸除暴，洵足弭乱于未萌也。爰着其详，将使后之考武卫者，有所征信焉。兵防志。

#### 兵制沿革

#### 营制

#### 陆路兵制

#### 水师兵制

#### 军官

#### 列传（殉难附）

#### 屯政

#### 兵制沿革

内地设营置兵，其兵皆招募土着之人，言语既同，险要亦熟，故一兵可收一兵之用。台湾之兵，则皆由内地水陆各营调拨而来，除漳、泉二郡兵外，如福、兴、延、建、汀、邵之兵，乡谈各别，道路不知，驻台三年，换班更代，即戍边之例也。彰化未设治之先，原属诸罗。但于诸罗参将营内，拨千总一员，驻防半线，嗣以守备驻劄半线。诸罗令周钟瑄修志时，即洞悉机宜，议北

路地方辽阔，宜增设营汛以控制之。迨雍正元年，增设彰化县治，乃设副将驻劄彰化，南驭诸罗，北控淡水；诚以彰化为中权扼要之区焉。台湾水师，向设副将驻安平，而彰化各港，但以千、把总分防。至乾隆五十三年，始分安平水师左营游击一员，移驻鹿港。以大将军福公平台之师，多从鹿港登岸也。自是水陆营汛布置，皆得其宜矣。若通台骑兵之设，亦自福公始。当公平林逆时，率用马巴图鲁队当先，冲锋陷阵，所向无前；而善后事宜，乃请各营增设马兵，及仿四川屯练之法，请将通台归化熟悉，收为屯兵。法制之周详，洵足资弹压而弭乱萌也。

按道光十四年，以彰化营马五十疋，裁汰二十四匹，现实在额设营马三十匹。又以台湾向有招募本地兵丁，现彰化增设招募兵丁一百六十一名。

### 营制

军营驻邑治之内者，曰：北路协镇营，统驭彰、嘉、淡三属之兵也。曰：北路协镇中营，专为邑治而设也。曰：水师左营，分防鹿港各海口，而受辖于安平协镇也。

### 汛塘

设弁带兵者曰汛，如猫雾揀汛之类。仅安兵丁者曰塘，如赤涂崎塘之类。置兵宿守者曰堆，如各堆房是也。

### 军官

旧制：台湾自总镇至都、守，皆于三年俸满，即行更调。乾隆五十一年，此例停止。令总兵官历俸三年，奏请陞见。副将、参、游、都、守俱俟历俸五年之后，方准陞补内地；惟千、把总未弁，仍从旧规，三年调回内地。戍兵换班者，即令统率。

### 陆路兵制

北路协镇，原设参将驻诸罗（今改嘉义）。雍正十一年，改设副将，驻劄彰化县治，其兵原止一营。至是增设，分为中左右三营：以中营驻彰化，左营驻诸罗，右营驻竹塹，三营官兵，统归北协镇副将管辖。嗣后弁兵，皆有增设。今就北中营现设实额，备纪于后，而左营、右营官兵，另详嘉义、淡水两志，兹不具载。北陆路中营，驻劄彰化县治。雍正十一年，原设副将一员，中军都司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外委六员，额外外委四员。乾隆五十三年，增设外委三员，额外外委一员。中营兵丁共一千二百二十四名。内分马战兵五十名，步战兵五百二十一名，步守兵六百五十三名。驻防城内者，六百零五名，分防各汛塘者，六百一十九名。营马五十匹，乾隆五十三年增设。道光十四年裁汰营马二十疋，增设招募本地兵丁六十一名。北陆路协镇中营兵丁：一千二百二十四名。

按雍正十一年，原设驻劄县治及分防各汛、塘兵数，各有增减不同。今就现在额设计之：以六百零五名驻扎彰化城内，以八十五名分防猫雾掠汛，以八十五名分防燕雾汛，以五名分防二林塘，以八十九名分防南北投汛，以十名分防内木栅汛，以四十五名分防寓鳌、沙辘、大肚等塘，以四十名分防八卦山汛，以六十名分防许厝埔汛，以五十名分防大里杙汛，以五十名分防炭顶汛，以三十名分防四张犁汛，以四十名分防葫芦墩汛，以三十名分防触口汛，合共额兵一千二百二十四名。

汛塘（衙署兵房附）

彰化县城内汛：城垣一座，计九百四十八丈。东西南北四城门敌楼四座，四城门堆房一座，各三间，共一十二间。副将衙署一所，中军都司衙署一所，军装库局一座三间，火药库局一座三间，看守库局上宿兵房二间，营盘堆房三间，营盘内兵房，共一百四十九间。安设副将一员、中军都司一员、千总一员、外委一员、额外三员，马、步、战、守兵共六百名。南门外教场一所，底塘一间，安兵五名。

八卦山汛（兵房二十二间）驻防：外委一员，战守兵四十名。

猫雾掠汛（兵房二十二间）：千总一员（驻大墩），外委一员，战守兵八十五名。

外四汛（带管三塘，兵房共一十六间）：把总一员（驻寓鳌头），额外一员（驻大肚塘），战守兵四十五名。内分：大肚塘（兵房五间，战守兵一十五名），沙辘塘（兵房三间，战守兵五名）、寓鳌头塘（兵房八间，战守兵二十五名）。各塘防兵统归该汛拨守。

燕雾汛（带管七塘，兵房共二十八间）：把总一员（驻员林街），外委一员（驻二林塘），战守兵共九十名。内分：赤涂崎塘（兵房三间，战守兵五名），枋桥头塘（兵房三间，战守兵五名），大武郡塘（兵房三间，战守兵五名），东螺塘（兵房三间，战守兵五名），溪口塘（兵房三间，战守兵五名），三林塘（兵房三间，战守兵一十五名），燕雾塘（兵房十间，战守兵五十名）。各塘防兵，统归该汛拨守。

许厝埔汛（兵房一十二间）：把总一员，战守兵六十名。

南北投汛（兵房二十五间）：把总一员，战守兵八十九名。

内木栅汛（兵房三间，此汛归南北投汛拨守）：外委一员，战守兵一十名。

大里杙汛（兵房一十三间）：外委一员，战守兵五十名。

炭顶汛（兵房一十二间）：外委一员，战守兵五十名。

触口汛（兵房一十一间）：额外一员，战守兵三十名。



葫芦墩汛（兵房一十一间）：外委一员，战守兵四十名。

四张犁汛（兵房九间）：外委一员，战守兵三十名。

以上各汛塘，俱建烟墩三座，望楼一所，牌坊一座，旗杆一杆。

北路中营军火

行营炮十一尊，母子炮十五尊，劈山炮二位，荡寇炮二位，銑煩炮七位，大小铁炮子一百八十七个，母子炮铁子一百八十个，大小窝蜂子二百七十筋，大小铁子七千五百筋。备贮三年火药，七千二百零三筋十四两九钱八分；备贮三年铅子，二千八百七十四筋十三两五钱八分（所有给兵操演，次年赴司领回制炼补款）。弓箭二百六十三副，鸟枪七百六十二杆，藤牌一百五十九面，牌刀各具。又藤牌五十面，双手带刀五十把，腰刀一千零八十七口，战箭九千四百五十枝，斧、锹、镰、鏹各三十把，钺锣锅三十口。

北中营额支俸薪养廉粮饷草干银米各款

副将一员，年支俸薪养廉草干等银：一千三百二十一两四钱五分七厘六毫。都司一员，年支俸薪养廉草干等银：四百四十九两三钱九分三厘六毫。千总二员，每员年支俸薪养廉草干等银：一百九十二两，共银三百八十四两。把总四员，每员年支俸薪养廉草干等银：一百五十两，共银六百两。外委千把总九员，每员除月领战粮正饷外，年领养廉银：一十八两，共银一百六十二两。额外外委五员，例领步战兵粮饷。马战兵五十名，每名年领饷银：二十四两，共银一千二百两；年领兵米：三石六斗，共米一百八十石。步战兵五百三十五名，每名年领饷银一十八两，共银九千六百三十两（外委额外均在內）；年领兵米，三石六斗，共米一千九百二十六石。守兵六百五十三名，每名年领饷银一十二两，共银七千八百三十六两；年领兵米，三石六斗，共米二千三百五十石八斗。配兵骑操马五十匹，每匹年食草干银，一十二两，共银六百两。

以上官兵马匹，年共需俸薪养廉饷草干银：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二两八钱五分一厘二毫；年共需兵米：四千四百五十六石八斗。

按道光十四年，裁汰马二十匹，每匹年食草干银一十二两，计共减草干银二百四十两。

戍兵贍眷银米

雍正二年，奉上谕：拨赴台、澎戍守兵丁粮饷，在台支給。伊等所留家口，若无力养贍，必致分心苦累。每月着户给米一斗，以资养贍。雍正七年，奉上谕：戍台兵丁，其父母妻子，留在内地，前已加恩，每名给与米粮。今沛特恩，每年赏银四万两，为内地养贍家口之用。着总督等，均匀分派，按月给发，以示恤兵赏劳至意（每月户给贍眷米一斗，又贍眷银二钱八分零）。

恤赏银两

雍正八年，台湾镇王郡奏准：恩给营中恤赏银两，台、澎二处，领到本银，概就台郡购置田园、糖廩、鱼塭等业，遴员经理，征收租税，赏给兵丁有病、革退弁兵、拾骸扶柩等费。兵丁娶妻，并子女婚嫁，各赏银三两。兵丁父母本身及妻亡故，各赏银四两。员弁亡故，扶柩回籍，照依每员名下支食养廉名粮计算，每名赏银四两，如系十名，赏银四十两。依此推算。故兵遗骸，班满队目拾运回籍安葬，分上中下游，给赏运费：上游赏银三两，中游赏银一两五钱，下游赏银一两。如同标并起，上中下游，拾运三名以上者，各减银三钱。

一、台湾病兵辞退，革伍回籍，照站给赏盘费。每站贴银四分。

### 戍兵盘费

乾隆五年奉上谕：着总督将闽省生息银两，查算余剩之数，每年计共若干，即于此项内，分别班兵路途远近，给赏往来盘费，永禁营中帮贴之弊。上游每名给盘费银一两五钱，下游每名给盘费银一两。

### 戍兵加赏饷银

乾隆五十三年奉旨：以林爽文案内，所有抄没田园家产，递年租息，给加台、澎戍兵粮饷。于是每人每月，加赏银四钱，岁为例。过闰之月不加。中营马步兵丁，一千二百二十九名，年领加赏银五千八百九十九两二钱。

右陆路县南，距虎尾溪五十余里，东南西南设汛俱三。县北距大甲溪四十余里，东北西北设汛俱二。其设塘安兵，皆附各汛统辖，星罗碁布，可谓布置得宜矣。然今昔之时势不同，则汛塘之迁徙靡定，匪可胶柱而鼓瑟也。如乾隆丙午，林爽文之乱，自陷大墩始。大墩居猫雾揀之中，昔尝以都司驻劄于此。其后都司随标县治，改用千总驻防，所以重首祸，扼中权也。柳树滴昔为隘口，凶番尝杀居民，不得不设汛防之。故初用把总，继改外委，今并裁去；而移把总外委于他处。以向时之险隘已为今日之村庄，毋庸分兵守之，徒滋纷扰也。

夫汛塘之移徙，大抵因时以制宜。而山川之险阻，其有关于守土，为筹议所未及者，不可不思患而豫防之。若林杞埔，地迫内山，林深菑密，谿穀回环，藏垢纳污，吏不能问。今且闐闐嚣尘，人烟错杂，沙连仓之储积，即在其间，保无宵小之窥伺乎？虽触口一汛，亦有弁兵，而寥寥无几，力岂足恃？在太平之时，无烦过虑。倘一旦地方有事，仓庾尚盈，我守之可以贍兵糈；贼据之，即以斋盗粮。至是而筹保固之法，晚矣。纵警报一至，援兵立驰，而道路险远，鞭长莫及，不其难哉。窃思此地，宜设一汛防，以千把总，增兵数十名，庶仓廩可保；而水沙连一带，入山总路，亦以扼其要而遏其冲也。昔大将军福公进剿林逆，尝驻兵东埔蜡，由南北投而直捣贼巢，及铲平大里杙，爽文遁入生番界内，福公又令大将札林杞埔以严兵守之，盖截其出路也。今于林杞埔

增设一汛，与南北投互为犄角之势，不有裨乎？

至集集埔，路通水埔二社，沃衍膏腴，良田万顷，洵内山一大聚落也。该处山径崎岖，阻溪为固，兵家所谓一人守险，万夫难越者此耳。昔爽文亦尝据其地，被攻始溃。今集集已设街市，宜增一塘，安兵数名，以防匪类之出入，庶与触口相应援，而为南北投所兼辖焉。且今日之所不经意，而为将来之隐忧者，有二：其一为生番：性虽椎鲁，心亦狼贪。彼见汉人服食宫室，非不心羨其美，特欲效之而不能耳。镖枪弓箭，出入必以利器自随；又多置鹿铳，潜伺杀人为骁勇。。水沙连内，生番之归化者二十四社，其未归化者不知凡几也。况通后山崇爻等处，控弦不下数万，尚得以生番忽之耶？彰化设治之初，巡道吴昌祚尝讨骨宗矣；提军王郡，尝平林武力矣；副将靳光瀚，尝擒巴里鹤矣。十数年间，戕害居民无算。嗣后有被杀而出控者，有被戕而无告者，前车之覆，已可监已。其二为奸民：内山居民，狡狴而通番语者，为「番割」。知番所嗜之物，购与互换，名曰「摆流」。其利十倍。番出杀人，或互相攻杀，皆此辈之为也。他若抽藤、吊鹿、做料、烧炭之人，大半皆为匪类。或名民壮，或号屯丁，各带刀枪鹿铳入山，遇番则与格斗，轻性命若鸿毛，惟趋利之如鹜。徒党啸聚，多或数百人，少亦数十人，山深林密之间，虽潜行劫掠，谁得而诘之？台地人心浮动，以数十人之造谣煽惑，而地方旋即动摇；况聚亡命之徒，而结盟结会，他日之谋为不测者，此辈实为厉阶也。观于丙午之祸，有识者不为寒心哉？故置汛增兵，所以资弹压而折桀骜之气，使有所忌而不敢为乱耳。第防之于既发，孰若销之于未萌，则筹之宜亟也。

### 水师兵制

台协水师左营，原驻安平，乾隆五十三年，改驻鹿仔港。额设游击一员，统率守备一员（驻防嘉邑笨港汛），千总二员（一员随防鹿仔港，一员分防三林汛），把总四员（一员随防鹿仔港，一员防随笨港汛，一员分防三林汛，一员分防新店汛），外委六员，额外三员，步战守兵七百三十三名（内除外委六员，额外三员，舵工炊粮一十六名，实兵七百零八名。以三十名分防二林汛，以二十名分防海丰汛，以一十名分防水里汛，余俱随标）。战船一十六只，俱定字号，原设一十八只，乾隆三十年，裁汰二只（按现时海面清晏，战船尚未修造）。炮台四座（笨港一座，海丰一座，三林一座，鹿港一座）。

水师左营游击一员，驻防鹿仔港（衙署一座，原在北头。乾隆六十年三月陈周全滋事，营房焚毁，移驻土城内。新建游击署一座，营房五十三间，军装火药局一座。其炮台一座，遗址尚在北头海墘）。

### 营汛

鹿仔港汛，距邑治二十里，西临大海。该处人烟稠密，商舶辐辏，独当一

面藩篱。巡防踣缉，最宜严紧，练兵训技，即在本处，为北路沿海扼要之区。遵海而南，至安平水程二百里。

水里港汛，在邑治西北二十里海■〈汙义〉，兵房三间，驻兵二十名。按水里港之北十里有五叉港，现时小船尝多停泊，宜将水里港汛移驻于此。

三林港汛，在邑治西南四十五里，兵房六间，防兵二十名。按三林港汛现在番仔挖港，商船辐辏，宜增兵驻防；与海丰港汛互相联络。

海丰港汛，在邑治西南七十里，兵房九间，驻兵二十名。按海丰港现已淤塞，近有宗元港亦可泊小船，宜将兵房移驻于此；与番仔挖港为犄角之势。

以上四汛，各建炮台一座，烟墩三座，望楼一座，牌坊一座，旗杆一杆。

#### 左营军火

大銚煩炮二十四位，中銚煩炮十一位，百子炮四十位，母子炮八尊；又母子炮二尊，行营炮四尊。大炮子，八百七十出，小炮子三百出，窝峰子七百筋，中炮子四百出，群子四千四百出，銚铁子五千九百九十二筋九两（火药、铅子按年赴司请领）。弓箭一百四十八副，鸟枪四百一十八杆，腰刀五百九十四口，战箭五千二百九十枝，藤牌一百面，牌刀一百口（以上班兵随带）。大挑刀二十五把，藤牌五十面，牌刀五十口，双手带刀五十把，长枪三十一枝，斧、锹、镰、镢二十副。

#### 水师船

台、澎水师战船，初制分派通省厅员修造。康熙三十四年改归内地州县，令其通省按粮议派，台属亦在匀派之内。后改属通省道府。四十五年乃令专属台湾道府，令福州府与台湾分修；而府之派船数倍于道。既而专责知府，并道标船交归府焉。雍正三年，两江总督查弼纳，题准设立总厂于通达江湖百货聚集之所，鳩工办料，较为省便。岁派道员监督，再派副将或参将一员，同监视焉。部价不敷银两，向来州县协贴，仍应如旧。嗣经总督觉罗满保会题，将台、澎战船九十八只，就台湾设厂，令台湾道督修，遂为定例。道光八年，以台湾府与道，各设厂分修，后定为例。

右水师汛防，在县西南者二，在县西北者一，而鹿港水师游击，又所以统三汛而兼辖之也。查鹿港未设以前，水师虽有汛防，不过一千把总驻劄，以严出入，司斥堠而已。迨乾隆四十九年，福州将军永公，奏开鹿仔港口，对渡蚶江。其时文员祇一巡检，武弁祇一千总，带兵数十名，何足资巡哨备弹压哉。越三年冬，大将军福公征剿林逆，兵船数百，俱由鹿港登岸。削平后，始议将安平水师左营游击一员，移驻鹿港，随带弁兵分防海丰、三林、水里各汛。可谓布置得宜矣。自时厥后，循守旧规，至今不易。不知台地港澳，全凭沙汕，以界内外。而沙汕之迁徙靡定，即航道之浅深无常，非若内地之山石一成不

变也。所以水淘沙去，港深汕绕，前为澳，而巨舰可收；沙填水浅，港塞汕低，则有港直如无港，而商船难泊。康熙间，北路俱属诸罗，其时水师汛防，即有海丰、三林、鹿港三处，而水里尚无其名。自雍正初，彰化设治，至乾隆中，海丰、三林港俱淤塞。惟鹿港最称利涉。故丙午以后，蚶江、厦门，通行配运，洵足与鹿耳门相埒。乃沧桑之变，令人莫测：向之所谓利涉者，今仍淤塞矣；向之所忧淤塞者，今仍利涉矣。港口既已迁移，汛防亦宜通变。名虽沿旧，地已易新。营书拘守具文，依然奉行故事，岂知海口以关系甚重，则兵力以不足宜增。按时度势，似不能不豫为筹议也。

盖台湾之正口有二：八里坌在北，鹿耳门在南，惟鹿港为居中扼要之地。其水程相距，南北皆二百余里，此诚全台之中权，可以兼顾乎首尾，而为地险之足凭也。故口岸所在，必镇以官兵建以营汛，设以哨船，而又筑炮台、竖烟墩、造望楼，岁糜粮饷数千金，年运米穀数万石，其不惜多费，而设口置汛者，盖欲通商惠民，非徒征关税以裕国课，诘奸匪以耀兵威也。盖台湾为四省之藩篱，而各港口为台湾之门户。门户不严，曷资扞蔽？况鹿港口岸，较之鹿耳门、八里坌，其形势之险夷，又相悬绝也。八里坌口地居淡北，与福州遥对，水程仅八更；而由五虎门出口，暗礁丛杂，港道迂回，舵工既少嫺熟，商艘多畏不前。何如鹿港之往来习熟，郊商之蓄积饶多，水程亦甚直捷，船户莫不争趋。一旦有警，援兵立至，则口岸之保守，最为要图也；观于丙午之往事可知矣。鹿耳门口，为台郡咽喉，内地与厦门相对，水程一十二更。而中隔澎湖，风色不利，则须寄泊静候。澎湖坵澳，石礁参差，港道曲折，非精熟者，每多误事。即顺序抵台，而象鼻汕长而弯，又虞冲汕失利，何如由泉至鹿，水程八更，一昼夜便可直达；则险易之势，大不同矣。乃鹿耳门口，安平副将统兵二千防之；八里坌口，驻劄虽仅守备，而统兵不下千人。是口岸之紧要若斯也。独鹿仔港口，驻劄水师游击，统兵七百余人，分防仔番挖者，仅三十人，分防水里、海丰两汛者，各二十人；又分三分之一，归笨港守备统辖；则驻防鹿港之兵，未及五百。苟弗议增，何以守口岸而保其险哉？且鹿港之口，向距营汛不过数里，今港澳日徙日南，已在番挖之下。其离鹿港营汛也，旱程三十余里，一旦有事，即欲应援，而鞭长莫及，三十名之兵丁，其力尚足恃乎？

夫兵不足恃，与无兵等。故非议增不可，非议徙亦不可。则所以筹之平时宜亟也。其议增者何？鹿港居南北之中，北控淡水，南按安平，游击一营，兵应千名。除以三百分属嘉邑守备，使得防守五条港、笨港各口岸；尚存七百，统属游击，半驻港鹿，半分各汛。酌其轻重，量为多寡，庶口岸可守，无致以险予敌，而失制势之机也。其议徙者何？水师设汛，总以防守口岸为要，港口既迁，则汛防宜徙。如今之大港在番挖，商船泊此最多；则番挖之口岸，宜

以重兵守之。非二百余人，不能独当一面之冲也。故名仍三林之旧，兵驻番挖之间，庶非虚设焉！他若海丰港汛，其港已无泊船，而宗元挖港，现成小口，小船亦堪停泊；此处胡可无兵？则海丰一汛，必徙于宗元，然后口岸可守也。至水里汛，昔本无口，设兵何用？今水里以北，有五义，迩来始成港口，虽巨舰难泊，而小艇可停。汕头已新设市，守口恶得无兵。徙水里于五义，斯亦必然之势也。

若夫内地坵澳，其为贼船所出没，而巡哨必严者，「诸罗志」论之极详，毋庸剿袭而覆述矣。然则水师力所重，莫如港口；港口之固守，又在严兵。倘兵力不足，而港口失据，贼保其险，以阻我师，虽良将劲兵，安能超越而登岸哉？此忧盛危明者，所宜思患而豫防之。毋谓愚者之过虑，罔中乎机宜也。

军官

北陆路副将

马骥，宁夏人，行伍。年月无考。

靳光瀚，山西潞安人，行伍。年月无考。

雷泽远，湖南常德人，武举。乾隆五年任，一月后陞福宁镇总兵。

江化龙，广东番禺人，行伍。乾隆五年四月任。

梁成■〈土盈〉，陕西西安人，行伍。乾隆八年八月任。

马龙图，广东潮阳人。乾隆十三年任。

郭宏基，籍贯出身无考。乾隆十七年任。

杨晋，正白旗人，监生。乾隆二十年四月任。

张世英，贵州南笼人，行伍。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任。

赫生额，满洲人。乾隆五十一年，林逆之乱遇害。

张无咎，山西人，世袭。乾隆六十年，以城守营署，是年陈周全作乱遇害。

董金凤，安徽合肥人，探花，侍卫。嘉庆二年十月任。

海隆阿，满洲正红旗人，参领。嘉庆六年九月任。

金殿安，山东聊城人，探花，侍卫。嘉庆十年二月任。

什格，蒙古正红旗人，护军参领。嘉庆十三年十二月任。

英林，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十五年月□任。

罗卓，汀州人，武举。嘉庆十六年月□任。

明祥，蒙古正红旗人，公中佐领。嘉庆十六年四月任。

苏巴尔汉，满洲人，嘉庆二十四年任。

明祥，嘉庆二十五年再任。

徐廷荣，道光二年任。

王万邦，成都人，行伍。道光三年任。

赵裕福，汉军镶红旗人，世袭佐领。道光三年九月任。

黄其汉，山阴人，武举。道光六年任。

叶长春，汉军镶红旗人，公中佐领。道光八年三月任。

珊琳，满洲人，道光十五年十二月任。

北陆路中营都司

朱虎，宁波人，行伍。雍正十三年任。

李高耀，晋江人，行伍。乾隆三年任。

黄成缙，历城人，武进士。乾隆六年任。

卢仁勇，广州人，武进士。乾隆九年六月任。

刘宗源，永嘉人，行伍。乾隆十年任。

王琯，乾隆十三年任。

聂成德，蓬莱人，行伍。乾隆十六年任。

卢日盛，乾隆十八年任。

卢光裕，昌平人，行伍。乾隆二十年任。

那尔吉，满洲正红旗人。乾隆二十三年任。

任麟，元城人，行伍。乾隆二十六年任。

李定元，香山人，武进士。乾隆二十七年七月任。

王宗武，乾隆五十一年任。爽文作乱遇害。

焦光宗，陕西人，乾隆五十六年任。

卢植，山西人，武进士。嘉庆八年任。

绰哈那，满洲人，嘉庆十四年任。

杨彪，建宁人，行伍。嘉庆十五年任。

崇文，满洲人。嘉庆十七年任。

雷静元，广西人，武进士。嘉庆十九年任。

黄清泰，广东镇平人。嘉庆二十年任。

林名显，漳浦人，行伍。嘉庆二十一年任。

黄清泰，嘉庆二十三年再任。

杨彪，嘉庆二十五年再任。

关桂，闽县人，行伍。道光四年十二月任。

陈登高，晋江人，行伍。道光九年四月任。

洪志高，建安人，道光十一年三月任。

关桂，见上。道光十三年再任。

台协水师左营游击

魏大斌，广东人，武进士。乾隆五十三年任，累陞广东左翼镇。

曾绍龙，长汀人，武举。乾隆五十六年任，乾隆六十年陈周全滋事遇害（有传）。

曾攀鹤，长汀人，武举。嘉庆元年任。

雷鸣扬，浦城人，行伍。嘉庆三年任，缘事去。

陈廷梅。

许元勳，海澄人，武举。嘉庆十年十二月任，被议革职。

许律斌，诏安人，行伍。嘉庆十二年九月署，累陞参将。

曾振，平和人，世袭。嘉庆十三年任，累陞副将。

萧得华，福清人，行伍。嘉庆十四年三月以守备护理。

罗卓，永定人，武举。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守备陞任。

陈一凯，闽县人，行伍。嘉庆十五年十月以守备护理。

王赞，惠安人。嘉庆十五年十二月以守备护理。

罗卓，嘉庆十六年五月回任。

王赞，嘉庆十八年正月再署。

蔡安国，南澳人，行伍。嘉庆十八年十一月署。

罗卓，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回任，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卒于官。

翁朝龙，闽县人，行伍。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以守备护理。

汤贵陞，闽县人，世袭云骑尉。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以守备护理。

吴宪章，南靖人，武进士。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任。

陈一凯，见上。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署。

祥宗，满洲正黄旗人，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任。

张朝发，福鼎人，行伍。道光元年十月以守备护理。

谢建雍，诏安人，行伍。道光二年八月以守备护理，累陞副将。

杨彪，瓯宁人，行伍。道光四年十二月署。

沈朝冠，诏安人，行伍。道光五年四月任，十一月卒于官。

翁朝龙道光五年十一月再任。

温兆凤，龙岩人，行伍。道光七年四月陞任。

列传

王郡，字建侯，干州人。初冒李姓入伍，康熙六十年，以千总从蓝廷珍，收复台湾有功，后为南路参将，始复姓。雍正六年，陞台湾总镇。七年讨平凤山山猪毛番。九年大甲西番林武力，聚众作乱，凤山流棍吴福生，亦乘间为变。郡时已授水师提督，乃先遣游击李荣，引兵应授。继侦知福生与商大概等，攻埤头甚急，遂决策率兵夜发，与参将侯元勳、守备张玉等，三路夹攻，败



其前锋。贼复集，自辰至未，战数合，贼大溃，各奔窜潜匿。生擒萧田等八人，梟于营门。越日福生、大概等三十余贼悉就擒。南路既平，而新镇吕瑞麟剿大甲西番，为所围，征兵府中。总督郝玉麟复檄郡讨之。郡师至鹿仔港，遣参将李荫越、游击黄贵等，合兵围阿束社；参将靳光瀚、游击林黄彩等，各扼隘口，绝其去路；遂渡大甲溪追杀直抵生番悠吾界，屡有杀获。贼遁南日内山，峭壁峻绝，谍知樵径仅一线，督师攀援而登，炮声震山穀，贼负创去，捣其巢穴，焚其积聚。于是各社望风皆降，缚献林武力等，北路亦平。十余年来镇台者，郡之功为优云（「府志」）。

吴昌祚，满洲正黄旗人，由监生、议叙。雍正二年，任台湾道。四年秋，水沙连社番骨宗等，戕杀民命，总督高其倬檄昌祚到省，面询情形，授以方略，委为总统，嘱其分路进攻，务获首恶。以北路参将何勉副之，仍调淡水同知王沂协征。昌祚到台，依计而行。时巡察御史索琳，亦带亲丁会昌祚于斗六门，酌议剿抚。冬十月，昌祚遣何勉率兵亲入水沙连，擒获骨宗父子三人，押回军前，解省正法。六年，陞昌祚为山东按察使。

何勉，福州人，由行伍出身，熟于营务，谙练兵法。雍正四年，任北路参将。秋，水沙连社番骨宗等，戕杀民命；九月，总督高其倬，檄巡道吴昌祚讨之，以勉为副。冬十月，勉率兵众攀岩援木，冒险深入，直抵水沙连，北港之蛤仔难社诸番，震慑就抚。越数日，复入南港水里湖社，擒获骨宗父子三人，及凶党阿密氏、麻薯等二十余番，搜出头颅一百余颗，皆押回军前，解省伏诛。水沙连平，勉累陞至台湾镇总兵。

福康安，号敬斋，满洲镶黄旗人。相国忠勇公第四子也。幼从戎有奇绩，金川平，论功封嘉勇侯，遂以协办大学士，总督陕、甘两省。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倡乱，提督黄仕简、任承恩，讨贼无功，贼众日滋蔓。明年春，诏以闽浙总督常青为将军代仕简，江南提督蓝元枚为参赞代承恩。蓝至鹿仔港病卒。常守郡城，贼势久弗戢。乃上书乞特简重臣，专司讨伐事。八月有旨，以嘉勇侯为大将军，超勇侯海兰察为参赞，同领队大臣普尔普、舒亮、四川将军鄂辉，统领巴图鲁侍卫一百二十余人，以楚、蜀、粤、黔兵九千人，赴台湾剿贼。侯至闽，礼贤下士，所至察民情、咨地理。抵泉州，征进士郑光策、举人曾大源，见于公邸。二人往见侯，长揖不拜，侯益尊重之。询以台湾乱故？光策首言上司好承奉，守士官差事奢侈，民生日朘削。侯壮其说，即日撤行台供具，以纳人言。其时献地图言机事者甚伙，侯皆纳之。乃定计集战舰，十月乙巳，发大担门，退候风于崇武。壬戌（二十八日）诸路军毕集，风色大利，遂放洋。下令针盘指鹿仔港而发。癸亥，舟集鹿仔港，使举人曾大源、厦门监生陈文会、职员杨振文辈，登岸招抚难民，露布告数百纸，令胁从罔治；凡归庄不

助贼者，给与盛世良民旗一杆；凡庄有此旗者不加兵。于是良民闻风争领旗不绝，胁从多散。时爽文方以贼党守大里杙，而自与众贼悉力攻诸罗。诸罗困围已五阅月，民食草根豆■〈廿黠〉，待命于呼吸。爽文劄营牛稠山之上，在诸罗北七里。侯下令捣贼巢，大军尽攻大里杙，爽文惧，去牛稠山营，北退二十余里，结寨于大埔林，而分其党救大里杙。十有一月四日丁卯，侯使海兰察率巴图鲁攻彰化之八卦山，而使额尔、亨额色、穆里雍中以降番伏于山下。索伦阿木勒塔，侍卫哲尧，冲锋上山，海侯继之，枪箭齐发，贼奔山下竹围中，伏起，降番急扑之，散。明日戊辰下令，以舒亮为前锋，取路北攻大里杙。己巳，侯率大军，南驻营于元长，分兵五队，使海兰察为前锋侯自率诸将继之，悉南行救诸罗。辛未、天初明，爽文以贼众御我师以仑仔顶（地属笨港）竹围蔗园中，枪炮迸发，我军巍立不动。海兰察视贼所聚，以马队冲之，巴图鲁辈箭无虚发，当之者七、八十步外，皆着矢倒地。贼如出不意，遂奔溃。爽文身被创，于是焚埤头柴林脚、西势潭仔湃厝、三埤厝、本厅、天锡、灰窑、双溪口、大仑、海丰、沟仔，凡十数庄（俱在笨港东南）。所至之处，势如破竹。耆老持露布出迎，丁壮请从征者不可胜计，遂直抵牛稠山。山为爽文大寨，贼众数万，负山阻溪自固，皆四面攻杀而来。海侯率侍卫，跃马踰溪，直冲贼阵，所向披靡，贼众大奔。比昏，海侯先入诸罗城。侯复率众将攻牛稠庄、台斗坑、北社尾，皆削平之。比夜、侯与大军入于诸罗，柴大纪率众官迎，具言久困状。福、海二侯，取豆■〈廿黠〉嚼于口，咨嗟者久之。诸罗民一时传闻者皆下涕。越三日壬申，贼聚数万，攻诸罗城之西北，侯使海兰察以侍卫屯练兵五百人出，飞镞疾驰，骤如风雨，贼急奔，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穷追至贼寮，悉焚之；使民载其粮而归。癸酉（初十日）复西剿至大仑，而将军恒瑞亦打通半天厝来会。大仑与半天厝比连，皆鹿仔草地，于是诸罗西路始通。诸罗围既解，爽文去大埔林，而坚守于斗六门。侯以近山贼巢连结，必先剿除，乃使海兰察、鄂辉、普尔普、与翼长六十七，率巴图鲁东剿，取路自十四甲而北。侯自与将军恒瑞、总兵袁国璜策其后，大战于兴化店，杀贼千数百人。自兴化店北至员林庄，贼巢皆毁。而舒亮前受策，复自侯仔港进军，伐竹仔脚、中寮，破大肚溪而南。海口路既通，乃使普尔普、乌什哈达，以千人南伐茅港尾，与知府杨廷理会剿中路。廷理亦能军，且得民情。不二日，普复拔营而北。辛巳（十有八日）下令攻斗六门。贼引数千人，迎截我师于马稠后（在诸罗北门外山中，今已废），击败之。追至大竹排而还（按马稠后、大竹排皆往斗六门旧路，福侯由此进兵非利，故引还；而于二十日破大埔林而北，即今之大路也。自此旧路遂废）。时爽文踞斗六门，而使其党屯大埔林及中林、大埔尾，履东屯庵古坑，以为声援。癸未，侯率大兵，复攻斗六门乃分兵使恒瑞、

普吉保，攻大埔林；鄂辉、袁国璜，攻大埔尾；海兰察以巴图鲁攻中林；侯自帅师往来应援，大破之，数十里积尸遍野，日晡大军会集于庵占坑。坑，为蔡福巢穴，濠、栅深固，力攻破之。明日甲申（二十一日），师迫斗六门，贼踞隘口布坑阱，削竹筒埋之，以陷马足。我军行亩圳间，四面攻之，斩竹围入破其营；爽文遁，遂复斗六门。西螺逆民来降，侯使同知黄嘉训，搜其党。乙酉大军驻水沙连，分剿虎仔溪、万丹、南投、北投、诸庄，悉平之。丁未大军至平台庄，遂进攻大里杙。大里杙高垒土城，列巨炮，内设木栅两层，外溪礮重叠。侯挥军迫溪礮，贼发巨炮，侯亲跃马先渡，贼四出冲击。巴图鲁前，贼不敢犯，暮即列队于溪礮旁。比夜，贼来攻队，我军肃然无声。贼迫，辄杀之，黑夜中杀贼无算。明日戊午，侯率诸将分两路夹攻之，破其穴。杀贼目林素、林成、林快、江近、许三江、陈杰辈二百余人；擒伪彰化县刘怀青及张火、蒋挺、林茂、何从龙。时爽文已挈妻孥，越火焰山而遁，乃铲平大里杙，获大小枪炮数百，穀数千，牛八百余。北路文武关防印信皆收复。十有二月丁酉，攻集集埔破之，获爽文父母与其妻若弟。辛亥攻小半天又破之。二处皆坚壁绝险，悬崖鸟道，贼凿石断树，灭途迳，谋死守者。于是擒贼目林追、林二、林添、孙东海、王若敬。爽文匿埔里番社中。侯乃指画内山歧途仄迳，凡一十五处，皆令大将严兵守之。而自与海兰察穷搜乱山獠穴中，诛擒逆贼六千余人，收其器械。爽文自知不脱，乃投于所善高振家曰：「吾使若富贵」。振缚之以献，遂卒获爽文与其弟林跃，贼党何有志，悉槛致京师：时乾隆五十三年春正月四日也。北路悉平，侯乃下令南征。十有四日丁丑，侯使普尔普，偕副将谢廷选，取路内山僻径，直趋大武陇；鄂辉取路海口，由哆罗嚙、洗布埤，搜剿而南；特克什布，偕游击叶有光，亦沿山南进；侯自率领大军趋中路，以游击吴琇为为后劲。戊寅驻湾里溪，己卯进攻牛庄，擒贼陈献瑞，中路余贼闻风大溃，大穆降、九社口、本县庄、大武陇、大埔、十八重溪诸处贼悉平。壬午，侯率师抵南潭，丁亥，与贼战于南仔坑，大破之；遂进复凤山。以副将伍达色留守。有水底寮者，居台湾之极南，负山面海，地势险远，南北路贼多窜焉！侯使副将张芝元、知府杨廷理往招谕之。贼恃险四出攻击。芝元、廷理力战焉。明日戊子，贼列阵于海岸，以致相拒，侯率海兰察四路抄杀，出奇兵横冲击之，贼大败，奔入海中，死者无数。庄大田走琅■〈王乔〉，琅■〈王乔〉内山十八社，皆生番所居，外则柴城诸处，迫近海岸，林菁丛深，崎岖鞦韆。二月五日戊戌，侯令侍卫乌什哈达，率师由海道进；海兰察、鄂辉由山路进；侯亲统大兵至风港，越菁穿林，深入三十里。贼从林中突出，三路军会合，殪贼于林中，遂获大田及其弟大韭，其党简天德、许光来、许尚辈，与大田母、妻、子、媳凡八百余人；生番缚贼三百余人至，尽杀之。械大田至郡，病

亟，磔于市。南路悉平。是役也，台南北亘千余里，巨凶纠恶与胁从者，众且百万，巢穴累结，多在深林峻壑间，有人迹所未易到者。侯上秉庙谟，下稽众论，出谋制敌，成算在胸。自丁未冬十一月四日始用兵，至戊申二月五日，凡三阅月，而南、北路荡平。穷山绝险无留奸，群凶无漏网。水火倒悬，毕登衽席，时雨之恩，隘于海表。盖虑有必得，而兵无停机，有如此也。先是侯在北路烧贼庄，惧难民多失所；又东西螺投顺以后，降者日众，粮莠未分，乃疏请派文员十余人，至台抚恤；又请以巡抚徐嗣曾来台，治诸一切。诏皆报可。既平定，侯复疏请于台郡及诸罗，建筑城垣，以番民为屯兵。语在「城池」、「屯番」二志。又以逆案抄没田园租息，增赏戍兵粮饷。海防文武官，索船户例钱者，悉加案核治其罪。从军打仗者，悉奏加陞转。凡有微劳，皆赏赉有差。又审定善后事宜诸毕备，上皆如所请，有旨晋封公爵。赏红宝石顶，四团龙补服，黄带紫纒，诏立嗣于台湾，御制诗文纪其事焉（「台湾县志」）。

卢植，山西人，武进士。嘉庆十年，以北路中营都司护理副将。性毅而和，善抚士卒，顺体民情，故所至能得兵、民心。素有胆略，膂力过人，尤精击刺诸法。是冬十月，海寇蔡牵率匪船数十集入沪尾港，贼众登岸，戕害兵民。水师守备陈廷梅伤毙，驰文告急。植星夜率兵往援，与战不利。会贼大至，兵众皆怯，植亲放大炮击贼，身被炮伤，犹以智计退军，不至溃败。其胆略有难及者。贼号植为「卢飞虎」云。后以疾卒于官。临终沐浴衣冠，遗嘱后事，安坐而逝。

黄清泰，字淡川、一字承伯，凤山人，其先广东镇平人。天性孝友，内行纯笃。幼嗜学，以工举业得文誉。年弱冠，值乾隆丙午台警，奉檄领乡勇守郡，随军赏六品衔，补福州城守营把总，累擢至彰化都司，迁镇标中营游击，署艋舺营参将事。道光二年三月巡海，歼匪船数只，身被炮伤，有旨擢长福营参将，未赴任卒。边历将备三十余年，拊循士卒，顺体民情，彬彬有儒将风，所至得兵民心；尤能礼敬贤士大夫。尝言戎政主简要，武职毋太畏事，毋太多事。任彰化时，大墩民与汛弁有争，汛弁张大其词，上下惶惶，乃急慰止长官及同列曰：此不过汛弁妄语，若一张皇，愚民畏罪走险，转生他变。请只身往，果为排解，兵民帖然。任嘉义时，有狂人为妄词，多牵淡水良民，镇军羽书，夜半缒城入，檄令往淡密查虚实；末云：本镇随后带兵擒办。乃立稟覆曰：清泰久任淡水，深知民情，安有突如人所言云者；但请左右亲信一人偕往。至则呼檄内有名者来，皆立至，指示偕往者曰：观此景象，是良民抑是匪类？偕往者曰，非公有定见，几误良民。同据实稟覆，止坐妄言者一人，余无问。阖境安堵。其镇静不烦扰大率类此。自弱冠从戎，任周水陆马背船头，手不释卷；尤好「尚书」、「史记」，咸有论说。其次子骧云，以文学起家，登己

丑会魁，官工部，经史文艺，多出于口讲指画云。

#### 附殉难列传

赫生额，满洲人。乾隆五十一年任北路副将。时会匪恣肆，乱机已伏。十一月初，总兵柴大纪北巡，贼已竖旗，四处劫掠，兵役不能捕。二十七日，生额同镇标游击耿世文、新任彰化县俞峻等，率领兵役五百余人，前往大里杙捕贼，焚毁数小村，谕令材民擒献。是夜贼众会集茭萁山谋乱，一时骚动，村民皆被煽惑；至夜，贼目刘陞、王芬等，率众攻陷大墩营，生额、耿游击、俞知县，皆遇害。事闻，予恤赐祭世袭，祀昭忠祠。

耿世文，贵州人。乾隆四十九年任台湾镇标中营游击。五十一年十一月奉委带兵三百人，来彰剿捕会匪林爽文等。二十七夜，驻大墩。是夜，贼目刘陞、王芬等，率众攻陷大墩，世文与副将、知县，及兵役五百余人皆遇害。事闻，予恤赐祭世袭，祀昭忠祠。

王宗武，□□人。乾隆五十一年任北路中营都司。林爽文煽乱，十一月二十八日，贼众攻城，宗武同知府孙景燧、理番同知长庚、原任彰化县张贞生、典史冯启宗等，分门守御。适大雷雨，枪炮莫施，宗武兵不满百，抵死拒守，贼不能入。二十九日，城中奸细开门纳贼，宗武正在督兵守御，忽见贼已入城，遂提枪跃马，与贼巷战。时随兵不过数人，宗武身中数枪，犹奋勇大呼，手刃二贼，退至署前，伤重坠马，遂被害。其子见父之死，亦力战中枪而亡。事闻，予恤赐祭世袭，祀昭忠祠。

朱化英、王德俊二人，籍贯出身俱未详；皆北路协镇标都司。乾隆五十一年，林逆滋扰，攻城野战，追奔逐北，将士阵亡者不可胜数；皆蒙予恤世袭。但历年已久，湮没不传。化英、德俊亦殉难之烈士也。其详已不可考，仅得其姓名官秩而已。嗟乎！事不越四十余年，而案卷俱佚，故老无传。以都阃之员，犹莫能稽其事蹟，况偏裨乎？士之不幸而失传者，类如斯夫？

陈国印、武成烈，俱由行伍拔补北路中营把总。林逆之乱，彰化县城陷，国印、成烈皆力战死。

尹贵，由行伍拔补北路右营把总。林逆之乱，彰化县城陷，贵力战死。

刘联陞，由行伍拔补北路中营把总。林逆之乱，联陞随军力战死。

高茂，由行伍拔补北路右营把总。林逆之乱，茂随军力战死。

王光明、陈凤、李国安，俱由行伍拔补北路中营外委。林逆之乱，城陷战死。

毛进丰、陈清、苏国珍，俱由行伍拔补北路协额外外委。林逆之乱，随军阵亡。

陈大恩、浦城县人，原任镇标中营游击，奉委署北路副将。乾隆六十年三

月，陈周全煽乱时，大恩已卸事，尚在彰城，闻变，见署副将张无咎曰，鹿港已破，官军俱亡，明日贼众必来攻城，某愿得兵百人，屯札八卦山，公驻兵城内，以为犄角之势。贼来即扼要路拒敌，庶乡城可保也。张游移不决，未几报贼将至，张副将与大恩驻扎八卦山上，以待援兵。须臾贼至，见官军俱在八卦山上，遂迫山下攻之。山上炮矢交下，贼不能进。适风雨骤至，官军枪炮难施，犹以石御贼。忽八卦山后贼目廖挂等，率众数百，冲杀上山。大恩正督兵拒战，忽然烟焰腾空，镇番亭上，瓦石皆飞，而亭内张副将、朱知县及大恩等俱被烧毙。盖当仓皇拒敌时，不知火药桶内，谁人失火，而一发冲霄，人物俱烬也。事闻，以大恩既卸事，犹能赴敌捐躯，壮烈可嘉，予恤其家袭世职，祀昭忠祠。

曾绍龙、长汀人，武举。乾隆六十年任鹿仔港水师左营游击。三月，逸匪陈周全煽乱，初十日，在荷包仑庄竖旗。是夜陈周全率贼数百，来攻鹿港，四更即到游击营。绍龙列阵以待，与贼打仗良久，贼几败。奈鹿港罗汉脚甚多，半皆贼党，见贼众将败，遽抛砖石，以助贼势，喊声大振。时天色未明，官军以为皆贼也，势孤胆怯，旋即败绩。绍龙死拒营门，贼不得入。有顷，贼从营后房杀入，绍龙身中数枪，犹奋勇血战，力竭被害。事闻，予恤赐祭世袭，祀昭忠祠。

陈见龙、福州人，由行伍出身。乾隆六十年，以千总任彰化守城，三月，逸匪陈周全煽乱，初十夜攻陷鹿港，水师游击曾绍龙、理番同知朱慧昌皆遇害。十四日，周全率贼攻彰化县城，署北路副将张无咎、中军都司焦光宗、署彰化县朱澜及已卸事署副将原任镇标中营游击陈大恩等，皆率兵屯城八卦山上，败绩自焚。两署副将及知县，俱被焚死。惟焦都司自剔而仆，为村民救去，越日复苏。县城遂陷。见龙见山上火起，知官军败绩，犹带兵丁数十，与贼巷战；因众寡不敌，伤重被执。贼劝之降，见龙骂贼不屈。越日贼缚见龙出城赴教场，见龙神色不变，至教场，犹从容望北谢恩毕，乃引颈就戮。见得咸壮其烈。事闻，予恤世袭，祀昭忠祠。

唐起龙，福州人，由行伍拔福补州城守营右军外委。乾隆六十年，换班在彰。三月十四日，逸匪陈周全滋扰，攻陷彰化县城。起龙随都司焦光宗在八卦山下，与贼打仗，力战阵亡。事闻，予恤世袭，祀昭忠嗣。

王洪，延平府人，由行伍拔补北路中营外委。乾隆六十年，逸匪陈周全之乱，洪随都司焦光宗在八卦山，与贼打仗，力战败绩遇害。事闻，予恤世袭，祀昭忠祠。

屯政

乾隆五十三年，公中堂福，讨平林逆之乱，筹办善后事宜，具奏：台湾熟

番，向化日久，随军打仗，出力有功，仿照四川屯练之例，挑募番丁四千名，南北二路，分为十二屯，设立屯弁十八员管辖。将内山界外丈隘田园，归屯纳租，由地方官征收，按照二八两月支放；仍给未垦埔地，以为自耕养赡。彰邑额设屯把总一员，年给饷银八十员，配给埔地五甲。屯外委三员，每员年给饷银六十员，各给埔地三甲。屯兵一千名，每名年给饷银八员，各给埔地一甲至一甲二、三分不等。计共彰邑年额应给屯饷银：八千二百六十员。共征屯租穀：八千六百二十九石一斗二陞一合二勺，每石折征番银一员。自乾隆五十七年，改令屯弁自收散给。迨至嘉庆十九年，始再归官，设立佃首三名半，每名年给辛劳银六十员，给串征租发饷。合共应给银：八千四百七十员。除外余剩屯租银：一百五十九员一角二瓣一尖二末。

### 屯兵

彰化县额设屯兵一千名，东螺社一大屯，屯兵四百名。北投社一小屯，屯兵三百名。阿里史社一小屯，屯兵三百名。

### 屯弁

彰化县额设屯把总一员，屯外委三员。每屯不论大小，各设一外委管辖。彰属屯外委三员，归屯把总一员统辖。北路淡、嘉、彰三属，额设屯把总共三员，屯外委共九员，俱归北路屯千总一员统辖。凡外委由屯丁拔补，把总由外委拔补，千总由把总拔补。现北路屯千总李鸿勳，即彰化县属半线社屯丁也。

### 屯租

- 一、征东势角庄屯租穀：二千零二十八石八斗九陞八合三勺二抄八撮。
- 一、征车笼埔庄屯租穀：九百二十九石八斗七陞一合零三抄二撮。
- 一、征校栗林庄屯租穀：三百五十二石七斗七陞七合零三撮。
- 一、征大姑婆庄屯租穀：六百一十三石八斗四陞零八勺八抄。
- 一、征沙历巴来积积庄屯租穀：七百五十七石零二陞九合二勺三抄二撮。
- 一、征阿里史庄屯租穀：五百五十一石一斗七陞二合三勺零二撮。
- 一、征黄竹坑庄屯租穀：八十二石三斗三陞九合二勺二抄二撮。
- 一、征土牛角庄屯租穀：二百五十二石五斗九陞一合零二抄四撮。
- 一、征清水沟庄屯租穀：三百十二石九斗零七合零八撮。
- 一、征龟仔头庄屯租穀：六十三石八斗四陞四合九勺七抄六撮。
- 一、征八娘坑庄屯租穀：三十三石六斗。
- 一、征集集埔庄屯租穀：三百七十九石四斗二陞五合四勺八抄。
- 一、征大埔洋庄屯租穀：一千六百零四石七斗八陞零三石八抄六撮。
- 一、征内木栅庄屯租穀：六百五十三石五斗九陞八合五勺四抄四撮。
- 一、征万六庄屯租穀斗：一十二石五斗八陞零一勺六抄。

以上共征屯租穀：八千六百二十九石二斗五陞五合六勺一抄四撮。每石折番银一员。共折番银八千六百二十九员二角五瓣五尖六末一纤四尘。

#### 屯饷

彰化县属额设东萧柴屯把总一员，年给饷银八十员。

东螺屯外委一员，年给饷银六十员。

北投屯外委一员，年给饷银六十员。

阿里史屯外委一员，年给饷银六十员。

东螺大屯兵四百名，每名年给饷银八员。共应给屯饷银三千二百员。

北投小屯兵三百名，每名年给饷银八员。共应给屯饷银二千四百员。

阿里史小屯兵三百名，每名年给饷银八员。共应给屯饷银二千四百员。

三屯弁兵年共给饷银：八千二百六十元。又给屯佃首辛劳银：二百一十员。通共给屯饷辛劳银：八千四百七十员。除外年余剩屯租银：一百五十九员一角二瓣一尖二末。

#### 屯弁兵分给埔地

东萧柴屯把总一员，东螺屯外一员，东螺、马芝、二林，三社屯丁二百零三名，分给沙历巴来积积庄埔地共二百一十一甲零。

眉里社屯丁五十名，分给校栗林埔地五十甲零。

大武郡、半线，二社屯丁四十一名，分给万斗六埔地四十四甲零。

大突、阿东，二社屯丁一百零六名，分给水底寮埔地一百零六甲。

北投社屯外委一员，屯丁一百二十八名，分给内木栅埔地一百三十三甲零。

南投社屯丁二十三名，分给虎仔坑埔地三十八甲。

猫罗社屯丁四十五名，分给万斗六埔地四十五甲零。

柴坑仔、大肚南北、揀东西，五社屯丁一百零四名，分给水底寮埔地一百零四甲。

阿里史屯外委一员，阿里史、水里、感恩、乌牛栏、迁善南北，六社屯丁，二百五十三名，分给水底寮埔地二百五十六甲。

大肚中社屯丁四十七名，分给大姑婆埔地四十七甲零。

以上屯把总应分埔地五甲，屯外委应分埔地三甲，屯丁一名，应分埔一甲，或一甲零一、二分不等。

#### 屯政（隘附）

台湾之有屯兵，自福侯始也。侯初奉天子命而来平台，四川屯练兵二千与焉。南征北伐，未三月而大乱削平。虽古之名将，不过是也。凯旋后，以台之熟番，随军出力，议仿四川屯练例，募番丁四千人，设屯兵、立屯弁、分屯田



、发屯饷，使有司征收而散给之，俾足衣食以资调遣，法至善也。然始未尝不奋励，而后之流弊有不胜言者，不可不除而去之。

夫人必先有以遂其生，而后可以用其力，古今之通义也。脱令寒莫为衣，饥莫为食，冻馁迫身，欲从而驱策之，彼能乐为我用否也？吾知其势固有不能。尝考设屯之初，彰化额设屯兵千把总一，外委三，给予埔地饷银有差。其埔则千总十甲，把总五甲，外委三甲，屯丁一甲。其饷则千总百圆，把总八十，外委六十，屯丁八圆。其初官为经理，乾隆五十七年，改令屯弁自收发给。嘉庆十九年，仍归官收发给。相沿至今，几于有名无实；而屯政日就废弛。予尝深维其故，而知其弊所由生矣。番性愚鲁，衣食可度，即不忍轻去其乡，虽老死不出社可也。乃今则俯仰无资，纷纷散走，向时之村社，经再过焉，而已为墟矣。屯丁尚阙其人，屯政安有实效？则以埔与饷之，徒具虚名也。不然，屯丁一名，给以埔地一甲，使垦而耕焉，数口之家，亦可无饥矣。无如所给之埔，皆远其所居之社，势难往耕，不得不给佃开垦，而岁收其租税。于是鰥弃盗为给贖者有之；虎佃抗其租穀者有之；蠹胥潜为埋没者有之：此埔地之无实也。屯饷虽有八圆而官设佃首征收，非诱之佃人之抗欠，即推之官司之挪移。而又屯书发串，以刁难而勒索；屯弁冒领，捏假名以报销。散给之盘剥已甚，藉端之短折尤多：此屯饷之无实也。是故埔分一甲，终无尺地可耕；饷定八圆，无过数百可领。既不能自食其力，又不得仰食于官，无怪其饥迫切，而轻去其乡也。然则屯政之废弛，皆由积弊之难除，贤司牧实心实政，诚知琴瑟之不调，不可不改弦而更张之也。

若夫彰化之设隘，又与屯相表、里者也。而其弊亦相因。何则？屯租与隘租，皆取诸界外之埔地，而奸佃辗转为奸：屯丁欲向征收，则曰：此纳隘也；隘丁欲向征收，则曰：此纳屯也。蒙混已久，厘正为难。屯、隘相因，无从究诘。昔日之土牛红线，至今已无遗蹟。界外之荒埔，俱为民间之乐土，而其详不可得闻矣。微特兵革屡经，案卷莫考；奸民蠹吏，朋比为奸；激之既虑其酿祸，纵之莫得而清厘。盖亦积渐使然耳。且夫山之有隘，犹海之有防也，隘防生番之出没，海防洋盗之去来，其事殊，其理一也。彰化隘寮原设一十六处，守之以隘丁，统之于隘首，给之以隘租，厅县皆存册籍，以时为稽察。而不知名则犹是隘也，而实已无存矣。凡隘丁首额缺，由番汉业户举充。被豪强之辈，其不惜多费以充此役者，非能督责隘丁以守隘口也。不过欲收隘租以饱欲腹耳。隘之无益于民，犹屯之无益于兵也。然则欲除其积弊，而有志廓清者，尤恐措理未洽，徒形滋扰，则不如奉行故事之得以相安无事也。盖屯隘之租，多在界外，官非不欲为定界，以杜私越之渐；而无如利之所在，民争趋之。彼越垦之人，虽性命尚不自惜，又何畏乎犯法哉？窃谓除弊不如兴利，凡界外

可垦之地，官为经理而垦开之，做蛤仔难之旧法，于以开旷土而生游民，则大利既兴，而诸弊可革。良有司得无有意乎？